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情未央/孟华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1

(花雨, 第9辑/珠雅主编)

ISBN 7-5387-1630-0

I. 情... II. 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191 号

花 雨 (第九辑)

主 编: 珠 雅

◎作 者: 孟 华 等

策 划: 珠 雅

责任编辑: 张秀枫

装帧设计: 杨 丹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联系电话: 0431-5638648

邮政编码: 130021

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64

印 张: 144 字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一版

200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5387-1630-0/I·1559

定 价: (全 48 册) 216 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 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  
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夜樱流歌(恋物语之植物篇)(洁尘)

主角:千寻雪樱,风间夜

内容提要:

她有着最明艳的外表，却有着最灰暗的心，  
像朵带毒的樱花，沉浸在自己迷蒙的世界之中。

也只有这样，她才能忘记一切痛苦。

所有的阴谋之下都隐藏着残酷的真相呵!

对于深情的他，她无奈亦无力相随。

他是夜之子，带着死神而来。

第一次见面，

就震惊于她眼中那种舍弃一切的绝然与冷漠。

那应是心痛到最终后的结果，或许便是心死而致？

他不知道原因，

他只想用温柔与爱来化解她眼中的冰雪，

如果上天给他足够的的时间的话……

“要珍爱你的生命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都不要放弃自己生存的希望，要勇敢地面对，即使生命之火将熄，也要像樱花一样，以最美丽的容颜面对死亡……”

她不知道这是她第几次想起这段话，很巧的是，每次想起都是在樱花初绽的时候。美丽的樱花沿街而开，放眼望去如一道依天而织的长锦，映红长空。她站在樱花树下，让那些花瓣静静地落于一身，感受着那些花语，领悟美丽的死亡。

珍爱生命?!她凄然而笑，当整个世界中你已无人可爱，也无人爱你之时，生命只不过是尚能行走的躯壳罢了，何需珍爱?谁来珍爱?

一片花瓣在眼前落下，她用手接住，无意识地将它撕碎，然后又接住一片，又将它撕碎，那满地的残英是她生命的替代品。她恨樱花胜过憎恨自己的生命。

人活着为什么要这么痛苦?人为什么要这么痛苦地活着?

美丽的眼眸中有着淡淡的哀伤，轻愁无限，渐渐漫进整个心底，将心底扎出血，很痛，痛到几乎麻木。

迷蒙之中骤然在心底震出一声巨响，伴随着一个女人凄惨的尖叫，手边的花瓣突然变成一抹鲜血飞撞上她的脸，眼前霎时是鲜红的一片，遮住眼睑，像红色的海。她大惊，挥手抛开，待心情平复才渐渐醒悟这不过又是

一个幻觉而已。但那些花瓣便像溅起的鲜血一样，已经依附在她的衣襟之上。她有几分慌乱地将之掸去，双手紧紧捂住耳朵，企图逃避刚才那声巨响的再度响起。

那是一个噩梦，缠绕她一生，无法抹去。

她有着最明艳的外表，却有着最灰暗的心。

她踉跄地跑着，妄图远离美丽，逃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去，但那温和的声音又再度响起——

“要珍爱你的生命啊……不管到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都不要放弃自己生存的希望……”她跑得很快，那声音依旧断续飘摇地紧紧尾随而来，“要勇敢地面对，即使生命之火将熄，也要像樱花一样，以最美丽的容颜面对死亡……要记住呵……”

## 02

### 日本京都六神会

转过回廊，庭院，花阁，在一间宽敞的和室中对坐着两人。年长者身着和服，气宇威严森冷，瞳眸闪烁间不怒自威，有着极强的慑服力。年轻者相貌儒雅，身着西装，也是双膝而跪，神色恭谨而内敛。两人虽然都在注视着面前的棋盘，却显然都有些心不在焉。

“三谷会的事处理得怎么样？”老者先发问。这是六神会的会长——风间长次。

年轻者忙收回即将落下的棋子，恭敬地回答：“基本处理完毕，只有三谷清则一人在逃。”

“让他逃了？”老者浓眉一拧，毫不掩饰地当面训斥，“简直是废物！”

年轻人低着头没有辩白，这是他对父亲最起码的尊重。稍待片刻，他继续说道：“小夜已经去追了。”

风间长次的神色并未缓和，反而更加冷硬：“为什么要叫小夜去？我不是说过现在要尽量避免派他执行任务吗？”

年轻人名叫风间日向，是风间长次的长子，而他们口中的小夜是风间长次的次子，风间夜。

风间日向继续解释道：“主要是因为三谷清则逃到了英国，小夜正好在那边。我已经派人去接应他了。估计最迟在这周末他应该能回国。”

“等他回来，带他先来见我。”风间长次下达了命令。

“是。”风间日向轻轻躬身。

“啪”的一声，一枚棋子敲击在棋盘之上，发出悦耳的声音。

而和室外，花香袅袅，如云霭弥漫。看上去是一片宁静祥和。

三谷清则此刻正躲在英国乡间的一座小古堡中。

硕大的古堡建立在悬崖峭壁之边，到了夜晚，悬崖边上的海涛拍击声尤其震人心魄。

三谷清则听着这海浪声，已经有好几天不曾好好睡

过一觉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到了明天，他就可以找到偷渡的船只驶过大海，奔向他心中自由的国度——美国！所有的恐惧与惊慌只有在想起美国之时才可稍稍平复。美国，是自由的天堂，是人权的乐土！只有美国才可以让他完全逃避六神会的追杀。想到那高举自由之火的女神像，三谷禁不住心潮澎湃。

四周除了海浪声，一片沉寂。突然间，他好像听到了什么。他心下发紧，警觉地抓起枕边的手枪，蹑手蹑脚地来到房门边，俯听着外面的动静，但是又什么都听不到了。他仍旧不放心，拉开房门，一步步挨到楼梯口向下探望，楼下大厅的蜡烛还在独自燃烧，大门紧闭，一切如常。只有旁边的一扇窗户半开半闭，呼啦啦灌进不少的海风。他松了一口气，走到窗台边，将枪放在窗台上，伸手去关窗户，也就在这一刹那，一把银光闪闪的手枪已经抵在了他的额头之上。

“真是抱歉，三谷先生，打搅了您的休假。”那温和的声音好像日本夏夜的清风，还带着淡淡的樱花之香，与海浪声相融有着说不出的风情。但三谷的心也在此刻一下子跌进屋外的深渊之中。

窗帘轻轻被夜风吹起，若隐若现着一张属于东方的俊美之脸：一张有如少年般天真无邪的面容，却有着魔幻诡异的感染力和慑服力。那双眼睛清澈圣洁，好像富士山上皓洁的白雪，在黑夜中望来，更似暗夜的星辰，

璀璨得逼人。

他是夜之子，带着死神而来。

三谷脸色惨白，哆嗦着企图阻止对方：“慢着！你若现在杀我，很多资料和数据，还有、还有我藏起来的那些钱都将消失！”

夜之子轻笑着：“我知道，但我没有别的选择。你死后，我可以去慢慢寻找那些秘密，但是京都的樱花已经快要开过花期，我不能再等了。所以，真是抱歉，你只有死了——”

他的尾音犹如低喃的叹息，枪声也随之而响起，三谷倒了下去。

他收回枪，微笑着转过身，纵身跳下，在夜空中倏然张开一双翅膀——那是他早已准备好的滑翔翼，然后他就像个夜之精灵一般了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数日后，日本各大电视台都在播报一条相同的消息：从日本逃出国境的三谷会会长三谷清则的尸体被人在英国某郊区的别墅中发现，死因为枪杀。凶手身份不明，去向不明，犯罪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和疑点，目前警方正在全力缉查之中……

日本京都明仁集团公司的大厦顶端

风间日向关闭了电视，转过座椅，直视着坐在对面的弟弟，半天才开口说道：“你这次用的时间比较多。”

风间夜慵懒地半靠在座椅中，黑而柔顺的长发柔柔地飘动，衬托着他的脸色竟有几分苍白。半开半闭的眼眸中魔幻的味道收敛了很多，显得有些倦怠。但他的唇角依然挂着浅浅的微笑，好像窗外飘来的花香。

“没想到三谷那么能跑，我有些低估了他。若我考虑周全一些，应该能再早几天杀掉他的。”他淡若轻风的声音中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温存。

“父亲要见你。”风间日向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这是你最后一个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任务完成后你就可以直接搭机去加拿大，那边的房子已经照你的意思重新修缮过了。”

风间夜兴味阑珊地看着那个信封，“不要用‘最后’那个字眼，我一时片刻还死不了的。”

说到死，风间日向才真正凝视着弟弟的面容：“最近身体好吗？”

“老样子而已。”风间夜漫不经心地顺口而答，同时拆开了信封，将里面的人物资料抽出来。“是个女的？”他的长眉悠悠一挑，“三亿日元买她一条命，对方出手挺阔绰的嘛。”

风间日向明白他的意思，解释道：“买方的信用你不必担心，说好只要你接下生意就先付三成的款项，事成之后再付其他。”

风间夜的黑眸慢慢从纸上扬起，半带嘲笑般的口吻：“日本的失业率这么高，人命却如此值钱，难怪如今最

好做的生意就是保险和杀手的行当。”说着，他却将资料折起，重新装回信封，轻轻推了回去。

“什么意思？”风间日向一皱眉，记忆中他从未拒绝过任何的任务，“是你的身体……”

“与身体无关。”风间夜淡淡地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边，俯视着下面那片粉红色的花潮，声音像从窗外飘来，“我不会做出任何玷污樱花的事，即使只是一个名字。”

那份现在正握在风间日向手中的资料上方赫然印着这次行动目标的名字：千寻雪樱。

小巧精致的别墅前，一辆红色的跑车倏然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个女子：身材高挑而修长，轮廓优美，一身纯黑的皮衣皮裤，高腰皮靴，几乎及腰的长发遮住了大半个脸，惟一能表露心情的双眸也被一副深色的墨镜遮住，看不见任何的心语。

门卫打开大门，极恭敬地躬身说：“小姐回来了。”

女子将车钥匙扔给他，冷冷地问：“义父在吗？”

“会长已在厅内等候小姐了。”

女子径自走了进去，推开高大的房门，屋内宽敞的主厅中有几个人正坐在那里谈话。一见她到来都纷纷站起，一齐向她行礼：“小姐好！”

屋中央一个坐在轮椅中的老人看向她，眼中不带半

点喜怒哀乐：“回来了。”

“是。”她走了过去，“义父紧急召我回来有什么事？”

“有人要杀你。”老人直说重点。

“是吗。”她只是挑挑眉，嘴角扯出一个淡漠的冷笑。她潇洒地转身，欲往楼上走，“那就让他们来吧，看看是谁先死在谁的手上。”

“雪樱！”老人威严的冷喝在瞬间喝住了她的身形。有多久没被人叫起过这个名字了？连她自己几乎都快忘了她原本有这么一个应令她深恶痛绝的名字。她的背脊一阵发硬。

“对方请的可能会是‘夜之子’。”

“夜之子？”红唇微扬，露出若有若无的笑，“好啊，我久仰大名，希望他不会令我失望。”

老人的手杖重重敲击了一下地面，提高声音：“你现在越来越不服人了！连我说的话都不放在眼里。”

她轻轻甩动一下长发，低笑着：“我没让义父丢脸，不是吗？”恰在此时，大门外吹来一阵清风，她的身上骤起一层寒意，心底那种奇异的感觉开始涌动。

又来了！她不想再和老人废话，疾步奔上楼往自己的房间中去。

楼下那些还在站立的人中，一个人悄悄开口：“千寻小姐真的是长大了。”

老者冷哼了一声，深邃的眼眸中迸射出两道寒光：

“她翅膀再硬也飞不了多远！”

风间日向推开拉门，风间夜正穿着和服侧卧在榻榻米的一角，一只手举着一本书，眼神迷离，似乎看得并不专心。

“见过父亲了？”风间日向坐了下来。

“嗯。”风间夜合上书页，冲他微微一笑，“你最近好像很忙，回来后也不常见你回家。”

风间日向浓重的眉毛时刻都像是被压力压得扬不起来，很难露出笑容：“父亲对你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如今他又不得不把那些对你的期许过继一部分给我，哪里能清闲。”

“我很抱歉，为你添了很多麻烦。”风间夜的眼瞳中终于有了些许忧郁，“以后你的担子会更重。”

“别瞎想了。”风间日向说，“我更希望你能来帮我。”

风间夜噙着一丝苦涩的笑：“我恐怕已是有心无力了。”他将书放下，转身去倒茶，背对着风间日向的身形后传来几声轻微的喘咳声，但转过来的依旧是张微笑的面容。他将茶杯递给风间日向，说：“明天我会去清水寺。”

风间日向点点头：“我派人送你过去。”

“不用，我自己开车就可以了。”

风间日向沉默片刻，站起身，说了一声：“你休息吧。”转身往外走去。身后又传来风间夜略显迟疑的呼唤：“大

哥！”他站住了，回头看去，风间夜也站了起来，静静地瞅着他，轻轻地躬下身，再次说道：“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真的很抱歉。”

“闭嘴吧！”风间日向怒喝道，“不要一味地道歉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你这样谦卑只会令我心里不安。记住！你是风间家的骄傲，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所以，你必须好好地活下去！”

风间夜苍白的脸颊中晕出一层红色，水晶般明亮的眼睛中折射出一片晶莹。

窗外樱花纷纷，正吟唱着它们生命的悲歌。

人似樱花，命如樱花。

从黑暗中射出的子弹擦着千寻雪樱的胳膊飞过，她所有的神经都在一瞬间警觉起来。那种危险而狡猾的气息她再熟悉不过，她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她一翻身，转到一座高墙的后面，屏住呼吸倾听着外面的动静。这就是暗杀的开始？她冷笑，这种伎俩未免也太拙劣了。

旁边有人！她突然觉得激灵一下，原来这回对手派来的不止一个杀手。思绪转动间，她已经抽出佩枪，猛一抬手，随着枪声，她清楚地听到一个沉闷的呻吟声。她知道自己击中了对手，但是她也已退进了死角。

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慢慢向她逼近，双方的手枪对峙着。

“你是谁派来的！”她的目光紧紧盯在对方扣住扳机的手指上。

那人嘿嘿一笑：“千寻小姐应该知道，杀手是没有来历的，也不会将雇主的名字泄露出去。”

千寻雪樱看着他，忽然笑了，笑得风情万种，连握着手枪的手都慢慢垂下：“看来你是个好杀手了。”

那人为她突然的改变而狐疑，更为她美丽的笑容所迷惑，也随着她的问题接话：“我从未让自己的雇主失望过。”

“没有例外吗？”千寻雪樱的笑容更加迷人，像是一朵正在盛放的樱花。

那人隐藏在墨镜背后的眼睛明显流露出毫不遮掩的欲望，邪邪地说：“除非我足以得到可以弥补我损失的补偿。”那声音一冷，“但即使是再美丽的猎物，如果她的手里有一支危险的枪，我也是绝不会靠近。”

“因为这支枪？”千寻雪樱将枪在对方的眼前晃晃，突然扔到一边，“现在是不是就安全了？”

那人哈哈大笑起来：“千寻小姐的戏演得的确是好，可惜我不敢上当，据说之前已经有十七个杀手就是死在你的温柔之中了。我可不想做第十八个。”

千寻雪樱的表情露出黯然之色：“真是遗憾，看来你也不过是个胆小鬼。那还犹豫什么？动手吧？”她仰起脸，做出待死之状。

那人见她毫不抵抗，心底的戒备松懈了几分。面对

着她玲珑有致的身材和艳丽无双的面容，他的手竟有几分微微颤抖。他一步步逼近，终于走到她面前。忍不住伸出持枪的手想去抚摸她的脸颊。一瞬间，千寻雪樱突然施展燕子翻身踢飞了对方的手枪，一条银色的长链也紧紧勒住了对方的脖子。那人拼命挣扎，欲从链子下挣脱，但是千寻雪樱再也不肯给他任何的机会，她尖细的手指轻轻划过他的脖子，那人的力量慢慢消失，最终倒在了地上。

她摇摇头叹息：“到底还是成了第十八个，愚蠢的男人。”

风间夜拾级而上，清水寺内的樱花依旧。寒绯樱犹如染红了胭脂的少女，醉酡的容颜娇艳而妩媚。被花香包裹着，风间夜的心灵有了一分温暖平和，苍白的脸颊也被映出淡粉色。黑色的长发像是一道黑色的风，在花木掩映中无羁无缚地飘动，那双美丽深幽的瞳仁中潜藏着一丝莫测高深的微笑，神秘而优雅。

流连于樱花的世界之中，他几乎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只是当樱花纷纷飘坠之时，那心底的怅惘又再度莫名地袭来。人的生命便如樱花一样，骤开骤谢，短暂而绚丽。妄图阻止死亡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

人生不过如此，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何必留恋？为谁留恋？

不远处忽然传来枪声，一下子破坏了此刻宁静而优美的气氛，他轻轻蹙眉，但还是向着枪声所在的方向走去。

千寻雪樱紧捂着肩膀，鲜血正汩汩而出。她太大意了，竟忽视了那个被她击中的杀手原来还未气绝。

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天地似乎都在旋转，眼前一片迷雾。她要死了？奇怪，她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惧。死亡原来是这么简单，难怪所有人都在说，只有死亡可以解决一切。

“要感谢你呵，帮我解脱痛苦。”她对着那个已经再度倒下的杀手展颜而笑，轻甩了一下长发，那笑在唇边绽放，与身边飘落的樱花似已融为一体，有着凄美而绝艳的魔力。

刚来到这里的风间夜恰巧对视上这个笑容，禁不住心底的震惊，轻喃出声：“樱花在笑呵……”

当那笑容的主人因失去意识缓缓而倒时，便倒进一双温暖的手臂之中。

为她拨开额前的乱发，凝视着她唇边犹自残存的笑容，风间夜的灵魂好像已在此刻被什么占据。

“要珍爱你的生命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都不要放弃自己生存的希望，要勇敢地面对，即使生命之火将熄，也要像樱花一样，以最美丽的容颜面对死亡……”

红色的鲜血染透雪白的衣衫，稚嫩的脸上没有了笑

容只有空洞与无言。生命在她眼中第一次真切地消失，她无法挽留。为什么会有死亡？为什么人的一生要以痛苦作为开端？

千寻雪樱是在一片流水声中醒来的。

强忍着伤痛爬起来，拉开身边的纸门，外面是一片鸟语花香的世界。淙淙的流水正从院中的竹筒中倾出，将井台冲刷得光洁可鉴。小院雅致怡人，绿烟葱茏，屋的四周都种满了樱花。

和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字画，写着“心静气怡”四个大字，令人一见忘俗。榻边正烧着一壶热茶，有袅袅热气不时从中蒸腾。檐下一串青铜制成的风铃正滴溜溜地打转，发出悦耳的铃音。

千寻雪樱疑惑地在木榻上踱步，来到茶炉旁边，坐了下来。

那茶杯、茶壶都是细瓷，做工精巧，显然俱是上品。淡青色的底儿，光洁圆润，尤其令她触目的是那壶身与杯上所刻画着樱花，粉盈盈的似有娇羞之态，好像可以随时漾出香气。

“那是樱之祭。”一个和煦如风的声音伴随着脚步声而来，紧接着，从旁边的回廊外施施然地走来一个身着和服的男子。

千寻雪樱一下子愣住，她从未见过哪个男子可以有

着一张如此美丽圣洁的脸！尤其是那双眼睛，有着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火热，秋天的艳丽，一个浅浅的微笑就足以融化冬霜；黑色的长发像黑色的夜，若不是他的声音、身形明显应是男人，她几乎会误将他看成女子。

他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倾听着茶壶中的声音，满意地笑笑，从一只净瓶中倒出些许茶粉在杯中，一手执壶，细细地将开水浇在上面，溅起的水花慢慢变成淡青色，茶香扑鼻。他又拿出茶筴将茶水轻轻搅匀，所有的动作都像一道神圣的仪式，优美而尊贵。

“要尝一尝吗？”千寻雪樱还有些失神，那修长的手已举起茶杯递到她眼前。杯后那满是笑意的眼睛是无人可以抗拒的。她接过来轻轻啜了一口，没太在意茶的味道，只是凝视着对面的人。

“是你救了我？”她不得不有所戒备。

“如果说我们的巧遇算是一种缘分的话，用‘救’这个字就太生疏了。”他放下茶杯，深幽的眼睛同样在凝视着她，“我喜欢你的笑。”

嗯？千寻雪樱一惊，心头一阵迷茫，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亦或许是被他的直接和大胆所震动。他并不掩饰，更没有羞涩之态，继续说下去：“你的笑很美，像樱花。”

她的眉头紧蹙，眸光黯淡下去，冷冷地回应：“我讨厌樱花。”

他并不为她的冷漠所懊恼，淡笑着又说：“但我喜

欢。”

她也放下茶杯，直视着他问：“因为我像樱花才救我的吗？”

他侧着脸，好像很认真地思索了一阵，然后轻吐道：“是的。”

她突然没由来地想生气，眉心越蹙越紧，气大伤身，这时候才感到肩膀上的剧痛难忍，于是站起来，说：“我要回去了。”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他幽幽地问。

“不能。”她的心底有种报复似的快感。向前踉跄了几步几乎就摔倒。他在身后突然将她抱住，轻声在她耳边低语：“你的伤很重，恐怕不便行走。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不用你管！放手！”她努力挣脱他的束缚，那种温暖的气息竟让她迷惑。

他却带着顽劣的笑，反将她抱得更紧：“那么，我可不可以为你取一个名字？樱子？”

她打了一个寒噤，猛转过头，与他的眉目只在毫厘之间，近得呼吸可闻。

“我想叫你樱子，可以吗？”他温热的低语轻轻地在耳畔飘动，那声音中有恳切却更有一种压迫似的命令。

她呆怔地任凭自己被他的流光炫惑，让他的发丝轻柔地触摸着她的脸颊，好像他的手。

“你是谁？”她干涩地问，好像连呼吸都已被他的

眼波夺去。

他的手指沿着她的脸廓轻摩，那笑容渐深，渐渐神秘而不可知，只是任意放纵自己的温柔，不在乎对方是否还有力气阻挡。

她本以为他接下来是要吻她，但他只是拉起她的手，说：“走吧，我送你回去。”

“知道伤你的人是谁吗？”风间夜握着方向盘，眼角的余光瞥向身畔的千寻雪樱。

她无力地靠在座椅上，目视前方，懒懒地回答：“想我死的人。”

他一笑：“你的仇人很多吗？”

“你怕了？”她一挑眉，语带嘲讽。

“怕死？”他清幽地叹息，第一次在她面前露出愁容。放缓了车速，他的声音似乎也缓慢了很多，“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等待死亡前的一瞬。”

她一颤，心中似被重重地击了一下，疼得发抖。

他敏感地感觉到她的颤栗，一只手跨过座位握住她的，声音柔如春风，吹过她的心头，像在许诺一个穿越来世今生的重誓：“别担心，有我在这里陪你，你不会死的。”

“失手了？”一双阴枭的眼睛在暗夜中闪动，“哼，我早就知道凭那几个笨蛋还要不了她的命。”“是！”有人弯身行礼。

“六神会怎么回的话？夜之子什么时候动手？”

“他们拒绝了。”

“嗯？！”枯节般的手指握得格格作响，“为什么？他们不是什么任务都接的吗？”

站立的人迟疑地回答：“对方没有说原因，只说这桩生意时机不对，若我们不是非坚持用夜之子就可以成交。”

“废话还挺多，六神会什么时候做事这么婆婆妈妈了？管他们换谁，把事情给我办了就行！”阴冷的眼中透出浓浓的杀机。

“是！属下这就去办！”那人说完却并没有走，站在那里似乎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就说！”推开书桌，那双眼睛一下子转到窗边，隐去了光芒。

那人噤声片刻，还是开了口：“为何一定要急着杀她？按现在的情况下去，再过几年，不用咱们动手，她自己就要了自己的命了。由咱们来下手，若被她知道了，难免会有麻烦。”

“我还没怕，你怕什么？”桌后低喝出的声音震得桌上茶杯直响，随即声音一暗，“你以为我真的想让她死吗？要让她死只需我一抬手，一颗子弹就足够了。”

“那您这是要……”那人更加困惑不解。

“要她痛苦！”摇椅一转，那眼中猛射出的寒光将对面之人震得倒退两步。他咬着牙，一字一顿，“我等她长大，让她明白死亡和人生最痛苦的真谛。她幸福地活着是对我最大的折磨。”他的手一摆，下达命令：“你去照我的话安排吧。记住，我不要她死，只是要她痛苦！”

“是！”那人将身子躬得更低，看见自己足尖的那一刻，他连心底都在发寒。

千寻雪樱飞扑进自己的卧室，将门紧紧地撞上。霍地拉开抽屉，从中翻出一个药瓶，匆匆忙忙倒出药丸就着桌上的冷水一饮而尽。然后，她躺了下来，吁出一口气。肩膀上的伤似乎不再那么痛了，意识越来越模糊，眼前不停地晃动着一些奇怪的影像。但是，今天她却很难像往常一样轻易地睡去，蒙 脑海中，总有一双清澈幽黑的眸子在静静地注视着她，让她心弦荡漾，如同沉睡进蔚蓝的大海，温暖而深沉……

“叫我小夜吧，别人都是这样叫我。”临别时他微笑着叮咛。趁她怔忡间，他悄然接近她的身体，轻吻了一下她的脸颊，那温热的唇温随着话音直没入她的心底，“再见了，樱子，我们一定会再重逢的，希望还能看到你美丽的笑容。”

风间长次凝视着眼前的儿子风间夜，掩不住心底那深深的忧虑，轻咳了一声才开口问道：“日向说你不准备去加拿大了？”

“是的。”风间夜不若风间日向那般谦恭，看得出来他与父亲的关系要轻松许多。“我不想再离开日本了。”

“但是加拿大的气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风间长次下着判断，“那边的医学也比较发达。”

“您错了，父亲，”风间夜微笑着打断父亲的话，“日本的医学并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我的病如果在日本治不了，到哪里的结果都是一样。”

风间长次竖起浓眉：“你是在自暴自弃吗？”

“我并没有厌弃自己，只是想活得开心一点而已。在日本，我很开心，这就够了。”风间夜认真地说，“请父亲成全我。”

“那好吧，随你意，但如果你感到不适，一定要说出来。”

“是的，我明白。”风间夜低笑着为父亲奉上一杯茶，“最近大哥很忙，不知道我能否帮上什么忙？”

“你不用管他，你现在是休息第一，他是风间家的长子，有足够的义务和责任承担起这个家。”他话音刚落，风间日向正好拉门进来，向父亲行了一礼后他坐在风间夜的对面。

“事情都办妥了？”风间长次发问。

“是，明天见面。”风间日向一贯的毕恭毕敬。

“那好，到时候一定要办得干净利索点儿，不要再像上次三谷会那样拖拖拉拉的，只会丢人现眼！”风间长次站起来，严肃的面孔不露笑容，撂了一句话：“你们谈吧。”随后就出去了。

“有行动？”风间夜转过脸问。

风间日向点点头：“和清河组协商有关千叶地面的问题。”他拿起父亲刚刚用的茶杯，用手指揩去茶杯边缘的水渍，重新倒上一杯茶，握在手里。

风间夜看着他的表情，又问道：“只是谈地盘问题？”

风间日向笑了：“什么都瞒不过你，这的确只是一个假象，真正的目的是因为有人出钱要买清河组里的一条命。”

“哦。”风间夜为茶壶中添注了一些热水，似无心般的，“在哪里见面？”

“千贺饭店。”风间日向挑挑眉，“怎么？你有兴趣？”

风间夜也笑了，“最近是有些闲得发慌，也许到时候我会去凑个热闹。”他笑着，眼角瞥到屋外的飞花，忽然问道：“绫子好吗？我很久没见到她了。”

风间日向笑容顿敛，生硬地说：“我不知道。”

风间夜一愣：“你们吵架了？”

风间日向将头转向外侧，看不清他的表情，“我们分手了。”

风间夜立刻了然，沉默片刻，淡漠地问：“因为父亲？”

“不是！”风间日向匆忙地否认，“我是为了风间家的荣誉。”

风间夜蹙眉：“这根本是一回事！父亲的意思就是家族的意思，父亲口中的荣誉就是家族的荣誉。大哥，你要让父亲的意愿统治你一生吗？”

“住口！不许你侮辱父亲的威严。”风间日向的声音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父亲就是法，我们从小都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也不想否认这个事实。如果为了维持风间家族的荣誉而必须要我个人作出牺牲，我决不犹豫！”

“那对绫子又意味着什么？”风间夜质问，“她在你心中究竟算什么？你是否想过你对她的伤害会有多大？”

“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不是你想做什么这个世界就一定能接受，能认可，如果你的生存法则与世界的相违背，只能修改你的，而不能修改整个世界的！”风间日向无情地说。

风间夜不以为然地摇头：“那只是你的观点，若换作是我，我会让世界修改它的法则。如果不能，我宁可为自己的原则而死，也决不妥协！况且……”他凑到哥哥的身旁，举起他眼前的茶杯，深深地望进他的眸底，似笑非笑地问：“你真的是那么在乎父亲的感受吗？他在你心中的地位又有多崇高？我深表怀疑。”

风间日向死死地盯着他，两人对视了很久，最后还是风间日向转身离开。

风间夜注视着他的背影，眼中掠过一丝无奈。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每个人都会有他的不得已。人人都在委屈地活着，不只是平民百姓，也许还包括高高在上的天皇。

也许他的生命已经要用倒计时来计算了，但他决不会允许自己活得如此痛苦。看屋外樱花纷飞，它们明知自己生命将尽，为何反而要开得更加绚烂？

生命无多，更需珍爱！

### 03

千寻雪樱站在窗边悠悠地出着神儿，思绪不知从何时起已经不受控制地飘得很远。连她自己都说不清她究竟在想些什么。

门被人推开了，一辆轮椅停在门口。轮椅上的人低沉着声音问道：“你在干什么？”

她转过脸去，看着义父，回答得漫不经心：“在想事情，不可以吗？”

老人皱皱眉：“明天不是要和六神会见面吗？都布置下去了吗？”

她的眼睛依旧看着窗外，答道：“是的，除了清河组，玄武、明仁两个组也已经安排好了。”

老人刻意叮嘱道：“你要小心，最近六神会的野心很

大，刚刚吞并了三谷会，难保不会对我们有所觊觎。”

她淡淡一笑：“他们就算真有那么大的胃口，也未必有那么大的嘴。”她“刷”地拉开原本半遮的窗帘，回头问道：“还有什么事吗？”

老人愣愣地看着沐浴在阳光中的她，忽然说：“你走近一点，让我看清楚你。”

她的眼中光芒一闪，似乎有些勉强，但还是走近老人身边。站在他面前。

老人呆望着她很久，忽然长叹一声：“你和你的母亲越长越像了。”

她的心头似被人猛抓了一把般的疼痛，眼波却更冷：“我不记得她长什么样了。”

老人转过轮椅，慢慢地推出房间，而声音还悠悠地传来：“照照镜子你就会记得了。你不应该忘记她的。”

她一转身，恰好对视上墙上的那面镜子，盯着镜中人，只片刻，她霍然抓起桌上的一只茶杯，猛地砸向镜面，将镜中的影像砸成碎片。玻璃碎了一地，却折射出更多个她。

她伸出手轻轻触摸着碎片的边缘，恍惚中不小心被扎破了手指，鲜血顿时流出，滴溅到镜片之上。看着镜中带血的自己，她的脸色倏然苍白，倒退数步，跌坐进桌边的椅中。抓过一件大衣，她将自己紧紧裹住，从未有过的身冷，全身都禁不住不停地颤抖。

她究竟在怕什么？怕镜中的自己？还是怕一段带血

的记忆？

千寻雪樱走进谈判大厅时就已经感觉到四周的气氛凝重，说不出的诡异。或许今天要出什么事？她的感觉一向敏锐，但此刻她只能进不能退。

带着唇边那一丝特有的微笑，她坐在了谈判桌的一头。对面的人她虽然不认识却也能猜出那人的身份。

“风间先生，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她微笑着率先发问。

风间日向没有说话，只轻轻打了一个响指，站在周围的数十名黑衣男子都齐刷刷地掏出手枪对准了她和她身边的人。

她依旧面不改色地说：“看来风间先生不仅没有谈判的诚意，似乎是连谈都懒得谈了？”

风间日向四平八稳地坐着，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情：“对于已经确定好的目标，我从不会浪费时间。”

千寻雪樱轻撩了一下长发，优雅地笑着：“这么说风间先生此次行动是志在必得了？”

风间日向看着她：“至少目前被人用枪指着头的人不是我。”

她瞥了一下窗外：“或许是吧，但是你又怎知我不是有备而来的呢？”

风间日向也笑了：“你是说你楼下的那四十个人吗？”

我想他们此刻已经全部缴械了，至于你埋伏在对面大楼的十二个人，我刚刚得到消息也已经束手就擒了。除非你还有奇兵，否则我只能令你失望了。”

千寻雪樱镇静的面容上掠过一瞬的惊讶，但她并没有让自己的心情泄露太多的心迹。端起桌上的高脚杯，冲着风间日向微微举起，轻描淡写般说道：“看来你今天甚至不准备让我出这个楼了？”

“是的。”风间日向坦言：“有人出高价买千寻小姐的一条命，我只是帮助买主达成心愿而已。”“哦？是吗？”千寻雪樱眉尾微挑，“我可不可以问一句，我的市价现在是多少？”

“三亿日元。”

千寻雪樱唇边的微笑突然灿烂盛放，乐不可支：“三亿日元？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竟如此值钱？是谁这么抬举我？也许我应该当面致谢。”

风间日向静静地看着她的狂笑，平和地回答：“等你死后，我会在你的碑前烧掉他的名字。”

千寻雪樱微哼了一声，笑容敛起：“你以为你一定就赢了吗？在这楼中我安放了几处炸弹，其威力足以将你我炸成粉碎，这炸弹是我亲手安装，你就算再高明，也未必能在片刻间将之全部找出。而此刻……”她的笑容诡秘而得意，“只要我轻轻按下引爆器，你我就会同样变成一阵轻烟了。”

风间日向骤惊：“这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此刻这引爆器就在我的手里，你若心存怀疑可以走上来试一试。”她拿出一个打火机形状的精巧东西轻轻在两人的眼前晃动。

风间日向沉默许久，一吐长气，说道：“难怪有人说千寻小姐是只狡猾的狐狸，你现在的说法的确很是高明，我短时间内肯定无法在整栋大厦内找出炸弹的所在地。既无法证明你所说的属实性，又不得不宁可信其有。但我也要提醒你，你这个说法只适用于此刻的楼内，一旦你走出大厦，我一样可以派人追杀你！”

“那就各凭本事了。”千寻雪樱微笑着站起身，欠身一礼，“看来我们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告辞了。”随即带着人扬长而去。

风间日向看着她的背影紧咬着牙根，拨通手机，他向所有的手下发布命令：“全部人员马上撤离大厦，三组四组一定要紧紧咬住千寻雪樱的行踪，决不能让她跑掉！”挂断手机，他自言自语地念道：“女人太聪明果然是件很可怕的事。”

千寻雪樱坐在车中，下意识地轻咬着指甲，今日的失败也许应该归罪于她的轻敌，但六神会的狡猾也的确是她始料未及的。究竟是谁肯花三亿日元取她的性命？她又是在什么时候、和谁结下了如此大的仇怨？虽说这些年仇家不少，但似乎没有一个人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

力与她抗衡。躲在黑暗中的敌人无疑是最可怕的。那隐隐而来的，潜藏于世界某一个角落的阴冷令人心寒。

“小姐……”属下轻唤，语气犹豫。

她抬起眼：“怎么？还有人在跟踪吗？”六神会的人还真是训练有素，一口气跟踪她这么久，好在她布置得当，准备了多辆和她所乘车子一样型号牌照的替身车引开了对方的视线。

“那辆车……似乎从大厦出来就一直跟在我们的后面。”开车人用手指轻点了一下车头镜。

此刻千寻雪樱才注意到，一辆银灰色的本田 S2000 在距离他们两个车位的不远处正紧紧尾随。

“甩不掉吗？”她禁不住皱眉。

属下显然很没信心：“我已经改走了四条路线，但对方一直追得很紧。”

“那就让他跟吧。”她哼了哼，冷笑道：“把车开到灵园去。”

于是，两辆轿车在公路上开始了一场你追我赶的公路车赛。虽然清河组的司机是经过特殊培训训练出来的，但显然追踪者技高一筹，无论他们如何变换车组，更改车向都无法将之甩开。

灵园眼看就近在咫尺，那里是千寻雪樱的私人住宅。

临近院门时，她突然有一种极为不好的直觉，立刻对司机下命令：“调头，向北开！”

她的直觉是正确的，在灵园周围聚集了无数不明身

份的车辆，当她的轿车通过时，那些车队将她与自己人完全分隔开了。她回头看去，那辆本田还在身后。

她的情绪开始急躁不安，伸手去摸手袋，该死的，没有将那个东西带出来。车子依旧在疾驰，她的心跳开始加速，神志开始混沌。来到一个转弯处，前面横出三辆轿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她的司机被迫踩了刹车。她没有过多地思虑，从车中一跃而出，手枪已经瞄准了前面的车中人。

她的目光已经变得寒冽，这里的人都是她的敌人，全部都要死！生存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随时都要准备献身，也许死亡的目的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但这就是生存的惟一理由。死亡，只在一刹那间。

枪声响了，对方的人已经躲在车门后准备开枪。

而身后那辆本田也已开到。听到车子骤停的声音，也听到车门拉开的声音，她猛地转身，用枪指向对方的额头！就在这一刻，她突然惊住了，她所对视到的眼睛中并没有任何的惊讶与恐惧，而是平静得如一湖春水，在一片枪林弹雨中仍然可以泛起温柔的轻风。

“樱子！”对方低哑地唤出声，那是在唤她。她知道，但是冷着脸却不答。稍刻后她才吐出几个字：“你是六神会的人？”虽然是问句，但她不需要答案。

他平静地与她对视，淡然道：“放下你的枪，我们不是敌人。”

“不是？”她几乎想发出一声嘲讽的笑，事实上那

丝笑容的确已写在她的脸上。“如果不是，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放下你们的枪！”他提高声音，明显是在告诉她身后的人。

那些人不敢违背，真的将枪悉数放下。

他一把拉过她的手腕，不容她反抗，告诉众人：“对大哥说，取消一切追杀行动，她是我的人！”

随即他将她拉进自己的车内，点火，倒车，如飞一般消失在人群的视线之中。两方人员被这突然而来的变化震慑住，彼此相觑，无言以对。

“你要亲自法办我？”坐在她的车内，她反而不紧张了。眼神惬意地看着他俊美的侧脸，说不出的妖媚。

他看着前方，目不转睛：“你知道我不会。如果我最初知道他们要对付的是你，我会阻止这一次的行动。”

她半信半疑，发问：“什么时候认出我的？”

他坦言：“在你从大楼中走出的时候，我正巧赶到。”

双方一阵沉默后，她又问：“要带我去哪里？”

“樱阁。”他简单地回答。

樱阁，他们上次见面的地方。今日依旧是樱花烂漫。

下了车，她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敏感地问：“怎么了，很冷吗？”

她摇摇头，尽管表示了否定，他还是脱下自己的外

套盖在她的肩上，紧紧搂住她的肩膀，以自己的体温为她驱寒。

她凝视着他的眼睛，问他：“为什么宁可违背命令而救我。”

他沉吟，浅浅一笑：“樱花不应该是带血的。”

又是因为樱花。她恨这字眼。挣开他的怀抱，一任那件外套掉落在地上，退后数步，她遥看着他，大声道：“你看清楚，我不是你心中的樱花，也许我顶多是枝带刺的玫瑰，会把你扎出血来！”

他依旧那样温文尔雅地笑着，像是在纵容她的任性。拾起那件外套，再次将她裹进自己的怀中，以手指抬起她的下颌，温暖的呼吸在她的脸上洋溢：“我喜欢带刺的樱花。”他的声音虽然平和，却比她更加执着而坚定，他似乎认准了她就是樱花的化身，无论她流露出怎样的厌弃或是用怎样尖刻的语言刺激他都不能改变他的想法。

她若再多一分力气会推开他，她若再多一分反感会嘲弄他，但此刻的她没有精力去做任何事。靠在他的怀中，她急于寻找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而这里似乎最温暖、最安全。

“我看过你的照片，”他的声音自头顶传来，好像在半空中飘。“你似乎喜欢隐藏自己，所以照片上隐隐约约地只看到长发和墨镜，却看不清你的脸，难怪我上次会没有认出你来。”

“你为什么喜欢樱花？”她努力节约着自己的每一

分气力，但每说一句话仍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的脸上浮现出神幻般的梦颜：“因为樱花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最圣洁的生灵。”

“是吗？”她嘿嘿冷笑，笑得有些毛骨悚然，“在你眼中，我也是那么美丽圣洁的了？”

他这一回没有肯定，带着几分戏谑：“美丽有余，圣洁不足，但我喜欢，因为你美得坦白而直率。”

听到他的评价，她隐隐约约地笑了，但是身子却越来越冷，冷得甚至发抖。

“你怎么了？”他感觉到她的反应极不寻常，似是病态，又似不是。

她依然笑着，蒙蒙地笑着，连声音都在虚浮：“告诉你一个秘密，任何美丽东西的背后必定有着一分丑恶。”

“什么？”他发现她的身子开始痉挛，呼吸急促，脸颊苍白且出虚汗。这种征兆非常奇怪。

她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是你一定要看这分丑恶的，但愿你不会后悔。”她剧烈抖动着手开始在手袋中疯狂地翻找着什么，当她从中翻出一包香烟时，那种狂喜的表情即使此刻给了她整个世界都不能够替代。

他怔怔地看着她独自颤抖着点燃香烟，片刻后整个人的脸孔都隐藏在云雾之后，但那种释然缓解的神色却令他的心猛地一阵抽紧，五脏六腑都似纠结到了一起。他听到自己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你吸毒？”

她依旧故我地在那里吞云吐雾，半沉醉的状态下已听不清周遭的声音，但却不忘摇着手指上的香烟向他挑衅般地微笑：“你见过带毒的樱花吗？”她笑得轻松而得意，全然不顾他眼中那深深的创伤与忧郁。沉浸在自己迷蒙的世界之中，只有在此刻，她才能忘记一切痛苦。

“有紧急事情，须速归，等我回来。”

千寻雪樱将手中的纸笺攥成一团，无法不对着那团烂纸冷笑。原以为她一觉睡醒后会听到他多么感人或是多么堂皇的安慰，谁想到身边除了留下这么一张纸条之外便人去屋空了。

不过是个胆小鬼而已。她在心底暗暗骂着。那副深切关怀的表情纯粹是演戏，做给她看而已。当他发现她不再是他心中那个完美的形象之后就弃她而去，这种做法，与世人又有何不同？

她根本不准备照纸条上的话做，即使他会回来她也不想再与他多费什么唇舌。从一开始，两人的相遇便是一段错误的开始，就让这个错误到此结束，还给她一个清静的生活吧。

“你拦着我做什么？不是说父亲在等我吗？”风间夜静静地与站在面前的风间日相对视，并无退缩之意。

风间日向眉头紧皱：“我希望先听到你的解释。”

“我以为以你的睿智不用我再多说什么的。”风间夜倾侧过身子，看着不远处的纸门，“同样的话何需再说两遍？跟我一起去见父亲吧。”他昂首走向纸门的方向，风间日向只有跟随。

拉开门，他们同时看到风间长次那张古板冷峻的面容，今日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的神情都要凝重。

兄弟二人在父亲的对面坐了下来。

“你要做什么？”风间长次低沉的声音中透出逼人的霸气。这个家由他掌管，他从不允许任何的错误发生，但现在犯了错的居然他是他最钟爱的儿子？！

风间夜跪在那里，平和的气息一如既往。没有冲动，没有迟疑，他宁静而坚定地念出自己的决定：“我要她！”这或许是个疯狂的念头，只是短短的两次见面，却已在他心底刻上深深的烙印。从不相信一见钟情真的存在于世间，但这个世界却早已为每个人都安排好了既定的命运。他坚信这是上天赋予他的情缘，尽管有些轻狂，有些猝然，但他还是要全身心地迎接。因为这也许就是上天今生所给予他的，最后一分幸福。

如他所料，风间长次的神情转为狂躁，一巴掌打翻了眼前的水杯，溅起的水花代替他的怒气全都撩拨到风间夜的衣服之上：“你病糊涂了！”风间长次高叫着，“如果你因为寂寞而需要女人，名媛闺秀数不胜数，若你选择了那个千寻雪樱，我只能给你三个字：不可能！”

风间夜没有躲那些水花，也没有拂拭，依旧保持着优雅的坐姿和父亲凝视，他不笑的时候比平时多了一分深沉的严肃，更让人难以捉摸：“谢谢父亲的关心，”他淡淡地开口，“但这是我个人的感情生活，希望父亲不要干涉。”

风间长次暴厉的眼光几乎可以杀人，喘着粗气，他对风间日向下达了命令：“把他关起来！直到他想清楚为止。”

风间夜却率先站了起来，清朗地回答：“禁锢我的身体只能让我的心灵继续追随这分情感，如果父亲一定要用暴力解决这件事，我肯定您将失去我这个儿子。”

风间长次霍然起身，双手握拳瞪视着眼前的儿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一向令他骄傲，一向温顺遵从的儿子，居然会以如此敌对的口吻对他说话？是他在做梦还是风间夜在说胡话？风间夜没有再多作解释，从容地躬身施礼，接着就独自走了出去。

风间日向追出，叫住他：“小夜！”

他回过头来，又露出笑容：“怎么，要关我了？”

风间日向眉头蹙紧：“你别叫我为难。你知道父亲没有错。”

“我也没有错。”风间夜的眸光流散出夺目的异彩，“还记得我曾说过的话吗？如果我的生存法则与世界相违背时，我会让世界修改它的法则。即使不能，我也宁可为自己的原则而死，决不妥协！如果因此而造成你们

的困惑，我只能说抱歉。”他再度向兄长行礼，重新对视的那一刻，风间日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决绝，于是他知道，所有的规劝对于此刻的风间夜来说都不会有任何的作用。这是他选的路，他就一定会走到底的。

她走了。

风间夜站在空旷的走廊上，茫然地听着廊下风铃轻响。身边没有人，那深藏于心底的痛楚和憾恨无需隐藏，径直表露于他的眉中眼间。他其实早料到她会走，他本来是想给她一些时间单独思考，但现在他觉得自己错了，或许让她独自离去是对她最大的伤害。她可能会误会他抛弃了她，因而更痛恨这个世界。

痛恨。是的，第一次见面，就震惊于她眼中那种舍弃一切的绝然与冷漠。那应是心痛到最终后的结果，或许便是心死而致？他不知道原因。他只想将她搂在自己的怀中，以他的温柔与爱来化解她眼中的冰雪。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做到，但如果上天给他足够的时间的话……或许，他是可以的。只要……再多一点时间。

千寻雪樱回到清河组的大本营，在那里，她的养父正在等她。

她的养父，本名叫伊藤大左。在她母亲去世的那一

年收养了她。由他创建的松井会，在日本黑帮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帮会。伊藤最出名的是他的残忍与冷漠。千寻雪樱曾亲眼见他活埋过自己的属下，因为他们向警方泄漏了一些机密。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看似毫无人性的伊藤，却惟独对她的母亲情有独钟。当年他之所以肯收留已成为孤儿的千寻雪樱，完全是因为思念她母亲的缘故。

但不知道为什么，千寻雪樱从未对他有过感激之情。或许是因为他对她的冷酷，亦或许是因为他看她时那种奇异的眼神。每每接近他，她都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像是在面对一尊魔，一个鬼，而非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一个可以依靠信赖的亲人。

“你回来了。”伊藤大左坐在轮椅中，那是在一次交通意外之后造成的结果。“我听说六神会要追杀你。”他阴枭的面孔上浮现一层寒霜，“看来果然是让我料中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有些无聊的人想要我的命罢了。”千寻雪樱将手袋扔到一边，满不在乎的，“我是那么容易死的吗？”

“可我还听说，是夜之子带走了你。”伊藤森冷的语气中有着强烈质疑的口吻。

她的动作停了一下，在心中细细回想着“夜之子”这三个字，眼前再次漂浮着那一双幽沉美丽的眼。没有回答养父的话，她点燃一支烟，靠在窗边独自吞云吐雾。

“不要轻信任何人的话，尤其是你的敌人！”伊藤严厉地说。

她一回眸，似笑非笑地问：“你以为我会和他说什么呢？”

伊藤强硬地下着命令：“不管你们曾经说过什么，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忘记！包括你们相处时的每一个细节！”他转过轮椅，继续自己的演讲，“我会和六神会交涉，压下这次的事情，查清楚出钱的人究竟是谁。”见她听得全不在意，他很是不满，又说道：“过两天在平城饭店有一次宴会，由你代表我去。”

“嗯。”她心不在焉地回答。烟雾不断从手中生出，淹没了她的脸，掩去了她所有的情绪。

无聊的聚会。这是千寻雪樱对此次宴会的惟一评价。虽然来者不乏各界精英，但看得出无非是一场黑市交易的碰头会罢了。她厌恶强颜欢笑地应酬各帮各派的前辈，虚情假意地说着恭维的话或是自贬身价。持一杯酒，她躲到角落里，将眼眸投向无边无垠的夜空中。那一闪一闪的星光反倒比屋中的人更值得她去欣赏。

“又见面了，千寻小姐。”有人声在她耳畔响起，她不得不去面对。站在她眼前的是风间日向。“真遗憾啊，上次的较量没有结果。”风间日向刻意露出遗憾的神色。

她斜挑着唇角：“你若有兴趣继续那场游戏，我当然乐意奉陪。”

风间日向哼哼笑着道：“可惜啊，我的委托人已经取

消了这次的行动，游戏已经结束了。”

“哦？”她的眉毛挑得比唇角还高，“这岂不是意味着六神会要损失一大笔收入了？”

风间日向坦然而笑：“没有了这笔买卖，六神会也倒不了。千寻小姐将来若有事情需要委托我们去办的，尽管开口，我们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

“好说。”千寻雪樱应付的表情下有着挑衅的语气，“只要你们办事不是虎头蛇尾，我可以考虑雇佣事宜。”

风间日向渐渐领略到这个女人的确不同一般的气质，将眼眸一凝，他的声音忽然冷下来：“你最好离小夜远点儿，否则六神会就是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你！”

她将杯中的酒饮干，若无其事地冲着他笑言：“还是叫你们的王子离我远一些吧！我对他可没有半点兴趣。”

撇下风间日向，她走到阳台上。裸露的双臂被夜风吹得也有些冷了。对面的星光璀璨依旧，像一双双无瑕的眼睛在悄然注视着她。她抱紧双臂，将头埋进臂中，沉沉之中觉得有些倦了。

一件带着温暖气息的大衣忽然披在了她的身上，她懒懒地抬头，又看到那双熟悉的眼睛。

“女孩子爱漂亮，却从来不考虑天气，下次再出来我得帮你带件衣服了。”他娓娓道来，似是老朋友般关切。

“你想我死吗？”她突兀地问。

“什么？”他眼神中的疑惑并不是装出来的。

她用手一指屋内：“我刚刚被人威胁禁止接近你，你就出现在我身边，也许出了这里的大门，我会被至少二十把枪指着头顶。”她说得很严肃，并没有戏谑的意思。

“那么，”他沉静地问，“你想死吗？”

“或许吧。”她极淡漠地回答，“活了二十年，连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已经活腻了呢。如果死亡可以领我去一个新世界，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

他默然不语，良久才缓缓开口：“不要把死亡看成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当你的生命一点点流逝，生存的时间可以用分秒计算的时候，你只会感到无边无尽的恐惧，然后在心底不断地对自己呐喊：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他说得那样动情，千寻雪樱也不禁为他的情绪感染，那双如晚星般明亮的双眸中有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带着婉转与凄凉，吸住了她的心神。她强笑一声：“好像你自己亲身经历过那种痛苦似的，何必装出一副悲苦的样子……”

他却在此刻紧紧握住她的双手，深深地凝视着她的眼睛，倾吐着最真挚的言语：“樱子，让我们一起活下去吧！”

他的声音在她的耳畔连绵回响，于是她发现，她的心已开始一点点地溺毙在他的深情之中。

千寻雪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最终还是和风间夜离开了会场，或许是因为骨子里叛逆的性格，故意想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作一番挑衅；亦或许只是因为风间夜那一句话，令她怦然心动，难以自己。

他们没有去樱阁，而是到了一座大厦之中。看到大厦里的一些工作人员毕恭毕敬地向风间夜行礼问好，千寻雪樱知道这里肯定是六神会的产业。

风间夜打开一个房间，开启了屋中的电脑。千寻雪樱坐在他身旁，看着他飞快地在电脑上敲击着键盘，有些茫然地问：“你在找什么？”

“找你的敌人的资料。”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那个想杀你的人虽然被暂时压制，难保不会有再次与你为难的情况发生。我们必须知道对方是谁，做好防范。”

她靠在他肩上，瞥了一眼显示器，问：“那你找到了吗？”

他没有回答，依然在操作之中。过了一阵，他终于停下手中的工作，皱着眉摇头：“奇怪，竟然没有一点资料保留下来。”

这个结果完全在千寻雪樱的意料之内，她也不在意，随口问道：“没去问过你大哥？”

“我问过，但他不肯告诉我。”风间夜其实也知道这是绝密文件，客户一方的信息尤其是机密中的机密。但风间日向此次的口风似乎特别的谨慎，除了告诫他要远离千寻雪樱之外，再也不肯透露半个字。这里面究竟隐

藏着怎样的秘密？他越发好奇了。在千寻雪樱的身前似有一团神秘的云雾，看不清摸不着，却能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即使此刻两人相依相偎，仍像在隔着一层迷雾交谈，无法深入，无法倾心。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忽然间拉起她，又往外走。千寻雪樱叹着气：“你做事从来都是这么随性而为吗？能不能劳烦你告诉我一声你下面要做什么？”

“去找一个人。”他头也不回，却将她的手抓得牢牢的。

她无奈相随，曾经在相遇的一刹那间误把他惊看作天人，却原来他也有着普通人的鲁莽和热忱。令人惊艳的言谈外表下，究竟是怎样的一颗心？是天真无邪的少年，还是高深莫测的神者？那不经意间流露的优雅中所揉和的空幻又究竟是从哪而来的气质？为什么在他隐隐笑意的眼底总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和遗憾？

两人再次来到的是一个通宵开放的舞厅。这里人声嘈杂，灯光迷乱，浓重的烟酒气味令千寻雪樱都有些难以抵挡。

风间夜拉着她在众多人群中穿梭，直到来到吧台前，对待者说：“给我来两杯‘蓝色多瑙河’，给这位小姐一杯‘黑玛丽’。”

此刻千寻雪樱才注意到风间夜所指的那位小姐是坐

在他们身侧的一个红衣女子。那女子抹着妖艳的脂粉，穿一袭吊带红色曳地长裙，完全是一副风月场中的打扮。看到风间夜时，她咧嘴一笑，冲他举杯，大声说：“好久不见了，我们的夜之子！”又向他身侧的千寻雪樱瞥了一眼，露出一个惊讶的神情，“这位漂亮的小姐是谁啊？”

“我朋友，千寻雪樱。”风间夜不着痕迹地将自己的手搭在千寻雪樱的手上，尽管介绍简单，他已用自己的行动向旁人表示了他与千寻雪樱的关系非比寻常。然后又对千寻雪樱说：“她是我的朋友，北川绫子。”

两位女性重新审视着对方，都在猜测对方与风间夜真正的关系。还是绫子先笑着开口：“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小夜带女孩子出来玩。”

千寻雪樱不置可否地耸耸眉，并没有受宠若惊的意思。

“找我有事？”绫子笑嘻嘻地问风间夜。

风间夜含笑点头：“要借你的电脑用一用。”

绫子哈哈地笑着抄过手边的手袋：“就说想让我为你做一次免费的义工又有什么？一起走吧！”三人离开舞厅，没有坐车，七拐八拐地拐到旁边的一条小巷，最后进了一间小小的斗室，里面的陈设杂乱不堪，实在不像是女孩子住的地方，连千寻雪樱都禁不住皱眉。北川绫子却径直走向屋中的那台电脑，一边开机一边问：“需要我帮你查什么？”

“查六神会最近接的任务都是由谁委派的。”风间夜

静吐出来。

北川绫子的表情明显有些惊讶，但没细问，只嗤笑：“夜之子要叛会了？”

风间夜还是淡笑如常，轻言：“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当一次叛逆又何妨？”回眸看了一眼千寻雪樱，他的眸光温柔而深沉，似有言语却欲语还休。

千寻雪樱默而不答，但谁能保证那低垂的睫毛下所闪过的波纹不是感动所致？

绫子若有所思地看着二人，竟有些失神，转过脸看着荧光屏，心中微微地泛起酸意，说不出是嫉妒还是羡慕。

随着绫子高速而有效率的操作，六神会中的机密档案很快被调了出来。但当他们打开和千寻雪樱有关的这次委托函时，上面只有一个神秘的联系电话和一句魔鬼般的咒语：“要让她永远痛苦！”

千寻雪樱怔怔地看着那行魔咒，想笑却笑不出来。那种隐隐的颤栗与冷寒又袭上全身，沉沉的乌云紧压上心头。

“猜得出对方是谁吗？”风间夜悄然问。

千寻雪樱摇摇头。她想不出谁会对她有着如此恨之入骨般的仇怨，甚至不仅仅是想要她的命而已。

风间夜随即指示绫子道：“查查那个电话的来源。”结果得知，那个电话号码来自新宿的和泉小学。

“是新宿吗？”风间夜喃喃低语，又问千寻雪樱：“在

和泉小学里有认识的人吗？”

千寻雪樱依旧摇头。

“那就去看看！”风间夜握紧她的手，“也许可以找出那个幕后之人。”

新宿？千寻雪樱瞪着荧光屏上的字样，生硬地从嘴中念出：“我不去！”那目光从屏幕上移到风间夜的面前，依旧冷硬，“我不会去的！如果他想让我痛苦，我不会退缩。我绝不会主动去找他，除非他举着枪站在我面前。”

风间夜的微笑渐渐变得淡薄，优美的唇角抿成危险的弧度。与她相互对视，他极淡却极有杀伤力地指出：“你在害怕，樱子。尽管我不知道你害怕的根源，但你的确在害怕。从心底里害怕。”

千寻雪樱一怔，有片刻两人都在盯视着对方的眼睛，而后她又开始惶乱地翻着皮包，开始找烟。

风间夜一把攥住她的手腕，低低的声音中有着无穷的迫力：“别再企图用毒品麻醉自己，用你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正视现实，我说过，有我陪你，你不会死的。”

她惘然无语，原本抓紧的香烟倏然滑落。

04

明仁集团的大厦中

风间日向默默地听着手下人不断发回来的线报：

“二少爷已经和千寻小姐开车离开了京都。”

“二少爷的车已经开过了名古屋。”

“二少爷已经经过了甲府”

“二少爷已经进入了东京。”

.....

对于所有的消息，风间日向只有一句命令回答：“紧跟他们，暂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千寻雪樱落单，就立刻射杀！”

即使会因此而招来风间夜的痛恨他也认了，保护弟弟的安全是他一贯的责任和义务。那个千寻雪樱令他有极为不安的感觉，危险的气息似在逼近，而小夜.....他不禁忧虑：他究竟还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可以耗费在这么一场生死的角逐之中？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值得吗？

电话铃骤然响起，接通后对方是个十分柔媚的声音：“听说你在找我？”

他阴沉的声音如他此刻的表情一般：“小夜前两天去找过你是吗？”

对方呵呵一阵笑：“你有那么多的耳目，干吗还来问我？”

“他找你做什么？”他逼紧了声音。

对方笑声如铃：“我还能帮他做什么？无非是玩玩电脑而已。”

他面色如霜，“我警告你！如果小夜因为你提供的消息而出了事，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对方妖娆的声音有了些许愤愤然，“我记得你说过永远不再见我了。看看最终是谁要求谁！”

“咔嚓”一声，电话竟被对方挂断，风间日向愣愣地看着话筒，不觉喃喃自语：“她的脾气还是没有变啊……”

坐落在以商业娱乐区闻名的新宿御苑中的和泉小学，简朴而宁静，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这里是即将被拆迁的对象。老师和学生都已搬走，昨日曾经的辉煌也已成为人们心头永远的记忆。

敲开了学校的大门，风间夜温和而优雅地向守门人行礼：“大叔，你好啊！”

“你是？”守门的大叔被这个年轻人夺人的风采所迷，误以为他是本校毕业的学生，“这里快要拆了，学校已经搬到南面去了。”

“这里没有人了吗？”风间夜虽然问得随意，其实内有深意。

“早就没有了！”大叔摇着头说，“上个月就都搬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看门了。你要是想找哪位老师，就去新学校找吧。”

风间夜抬头看看院内，忽然又笑着说：“我已经很久没来了，没想到马上就要拆了。能让我们四处走走看吗？实在是很怀念在这里读书的日子啊。”

大叔咧嘴一笑：“好吧，你去转吧，小心地上那些碎玻璃啊，不留神会扎到脚的。”

风间夜道了谢，与千寻雪樱一起走进校园。

并肩走在路上，千寻雪樱轻轻嘲笑：“没想到你撒谎也很在行。”

“做非常事自然要用一些非常手段。”风间夜并不在意，闲静的外表下，那双幽深的双眸却警觉地留意着四周的情况。

这里显得比较凌乱，一些散乱的书本桌椅到处可见，显然在举校搬迁后并未派人来收拾。偶尔有些碎玻璃散落在地上，可能是前几天被风从楼上吹落的。

“你真的对这里毫无印象吗？”风间夜问。

千寻雪樱的神情有几分不耐烦：“我说了，没有。”

风间夜轻声自语：“如果对手是潜伏在这里与外界联络，那他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走进教学楼，找到校长室，门已上锁，但这难不到他。取出一个精致的小工具，只不过十秒左右，门就开了。屋中空空如也，连张椅子都没有。

“你又在找什么？”千寻雪樱斜靠在门边眯着眼问。

“电话。”风间夜从房间退出来，“那部在六神会的委托书中留下的联系电话。我出来之前曾经试打过，还能打通，如果它确实在这个学校里，在办公室中的可能性比较大。”

“现在你看到了？”千寻雪樱扬手一挥，“校长室里没有，你要怎样？一间一间去撬吗？”

风间夜回身微笑：“有何不可？”

千寻雪樱心中一叹，只觉得他实在有些疯了。

风间夜说到做到，真的撬开了每一间办公室的门，但还是一无所获。

走出教学楼，他并未沮丧：“这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对方很有可能已经将电话转移了。”他又突然回身仰望着这座大楼，眼神迷蒙，“做一个普通人真的很好啊。”

千寻雪樱也站住，看着他。

他的声音轻悠而怅然：“一直都很羡慕那些可以生活在人群中的同龄人。像个正常人一样去上学，上班，恋爱，结婚。虽然平凡又普通，但却宁静而温馨。”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种生活，也许是很多人所鄙弃的，但却是我梦想中的世界。”

他突然而来的忧郁引发了她心底的悲情。虽没说话，但她心底却已有了共鸣。他们的世界，从幼年起便笼罩在一层黑暗的罩子中，看不到多少光明，多少希望，多少梦想。只能看到无尽的血腥、杀戮和死亡。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命运，或是上天给的或是自己选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生存的价值又在哪里？

“你来看！”风间夜忽然有些兴奋地唤她。以为他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她凑过去看，在教学楼外的长廊中，一根柱子上隐隐约约刻着一句话：一生永远爱 X 子。名字已经看不清楚，显然是年代久远了。

不过是少年人青涩的恋情。她不禁嗤之以鼻。这个

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用“永远”来形容，除了——死亡。

风间夜却雅然而笑：“好美的誓言，不是吗？”他的眸光转向她，“这世上最美的誓言莫过于用生命作交换。倘若……”他的话突然顿住，微笑有点凝固，看到她略带疑惑的表情，他却未将后面的话说出来，“倘若上天肯给我时间，我也可以许下一个相守一生的誓言。”但是，一生？他还有一生吗？两人失神的对视中，魔一般的忧郁在心中乍隐乍现，不曾说出，只是独自品尝。此刻他们只觉得自己的痛苦应该由自己承担。分与对方，只能平添更多的愁烦。

“夏子？”在两人身侧乍然传来一个惊诧的呼声。

两人一起看去，一个中年妇女就站在两人身旁不远处，惊讶地看着千寻雪樱。听到她叫出的名字，雪樱浑身一震，如被雷殛。

那妇女眼中的目光更加惊奇，但又很快从震惊中苏醒，歉然道：“抱歉，我认错人了。”

风间夜早已察觉到两人异常的反应，只笑了笑说：“没什么，那位夏子女士是您的朋友？”

“是我小学同学。就在这里，我们一起长大的。”在风间夜温暖的笑容前，没有人会隐藏自己的话。中年妇女盯着千寻雪樱，“你和我的同学长得真的很像。”

“人有相似，没什么奇怪的。”千寻雪樱很快就回复到冷漠疏离的表情中去。

妇女看着他们：“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

风间夜隐隐觉得她与这个学校有着渊源，先前那个谎言立刻更改，答道：“路过这里，好奇便进来看看。”

“哦。”妇女点点头，慨叹着：“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了，想想当年的情景，还真令人伤感。那时候一到了春天，同学们便爱坐在樱花树下聊天，可惜前两年那些樱花树也被移走了。”

提到樱花，风间夜的眼中掠过一丝遗憾，他恭敬地探问：“那您是这里的……”

“我现在在这所学校教书，今天回来找一些遗落的材料，没想到正巧碰到你们。”她推推眼镜，善意地笑着，“这里也没什么好玩的，天快黑了，还是回去吧。”她又看了一眼千寻雪樱，禁不住问道：“请问你的名字是？”

然而千寻雪樱却倏然转身，疾步离开，像是在逃避她的追问。

风间夜从后面追上，低声问：“为什么不告诉她你的名字？”

“有用吗？”她冷冷回答，“我又不认识她，告诉她我的名字做什么？”

“你听说过夏子这个名字吗？”风间夜闪动着晶亮的双眸注视着她，令她心颤，但她还是硬着声音说：“不知道。从没听说过。”

她走得很急，脚下突然一绊，几乎摔倒，风间夜在后面欲拉住她，反被她推到一边去。接着她听到他在后面一声低呼，忙回头看去，他的一只手正从旁边的窗台

上移开，而窗户上破碎的玻璃将他的手掌扎出鲜血。血，顺着手滴落到地上，滴进土中。她的目光上移，讶然发现他的脸色苍白，却只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任那鲜血不停地涌出而无所动容，好像在释放自己的生命。

她扑过去，撕下自己衣服的一角急急为他裹上伤口，但鲜血很快又透过布片渗出，似乎流无止境。

他的身子突然一晃，虚弱地伏倒在她的肩上，轻然的声音中有着紧迫：“带我去医院！要快！”

千寻雪樱茫然地站在抢救室的门前，不停有人影在她眼前穿梭晃动，她只觉得心中空空的一片，惟一还记得的，是风间夜在医院门前倒下去时那苍白无血却凄然非常的脸。在他倒下去的那一刻，她突然有种如被人掏去全部生命的失落与焦虑。她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只是徒然望着抢救室中昏黑的人影，寂然无语。

主治医生紧张地观测着风间夜的动静，确定他暂时无碍后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年轻人，要小心了，你现在的身体可经不起一点意外啊。像流血，如果不是离医院近，难保不会出更大的意外。”

风间夜尽管体质虚弱，但心境清明，他轻轻地问道：“外面是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在等我？”

“是啊！”医生笑着回答，“她已经在外面站了两个多小时了，不说不动，谁叫也不睬，眼睛直直地看着屋里

面。是你女朋友？挺痴情的嘛。”说完，医生又慨叹着：“可惜啊，你年纪轻轻怎么生了这种病？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有没有将我的病情告诉她？”风间夜躺在床上清幽地问，但那语气中却深藏一股迫力，连医生都突然觉得身子有些发冷，忙齿颤唇冷地回答：“还、还没有。”

他的神情一下子释然了，沉沉的睡容中浮现出淡淡的笑意，蒙 时不忘绝然般地叮嘱：“不要说，一个字都不要告诉她！”

“为什么？”医生一愣，但凭着医生的天性和经验，他又立刻明白了眼前这个温雅少年的心思。“我不能让她为我痛苦。”他轻吐出一片叹息，淡淡的，又浓浓的哀愁印在眉间，“她还有美好的后半生要活下去，为了我而伤心，是不值得的……”幽沉的声音又淡淡飘来，“我这样强行介入她的生活，是不是也错了呢？”

他低喃着，终究抵不过药力带来的困意，还是睡去了。

医生望着他俊美温存的面庞，感动而又叹息着摇头，退出了房间。

走廊上，他又看到那个面目冷凝的少女依旧伫立着凝望屋中，于是走过去对她说道：“你朋友已经脱离了危险。你现在可以进去看他了。”

“他是什么病？”她终于开口，那逼人的眼锋几乎令医生说了真话，但他还是巧妙地撒了个谎：“其实也没

什么，他体质不好，贫血，所以很容易晕倒。以后要尽量避免他疲劳就行了。”

医生的话没说完，那冷凝的身影已经夺门而进。显然她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

医生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那少女正专注地凝视着床上的人，那种神情，应是任何一个堕入爱河的少女都会有的。可惜啊……医生再次慨叹着摇头，缓缓离开。可惜这么一对完美的情侣，却没有未来可以期待。人类可以主宰一切，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人类究竟是渺小的，还是强大的？生死的轮回，究竟要延续到何时？

风有很多种，风间夜喜欢它最轻柔的时候。小时候他曾经梦想在黑夜中飞翔，风从身边掠过，风声很美，像夏夜的竹笛。风轻轻的，有着一丝清凉，可以吹走尘世间一切的愁烦。但是，风有时也是很残忍的，譬如春天的风……

“为什么风一定要把樱花吹落枝头呢？”他轻轻地问身边的千寻雪樱。医院有一大片漂亮的花园，席地而坐在樱花树下，风间夜略显孱弱的面庞中仍然有着愉悦。被樱花包裹，使他感到安全而温暖。他仰着脸看着纷纷而落的樱花，执着着刚才的问题，“是不是风在前世与樱花有着一段痴恋却被樱花拒绝，所以它一定要在今生永无休止地追逐报复呢？”

千寻雪樱坚守着她的沉默，只坐靠在他身旁，轻合着双眼，似睡非睡般。而风间夜犹如风一般优美的声音便在耳际如奏夜曲，“其实风真的很痴情啊！吹残了樱花，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它就真的能得到幸福吗？樱花死在最美的一刻，自然有千万人为之唏嘘，而风逝去的悲壮却有谁来怜惜顾盼？”

他的声音虽轻，却如涓涓流水，将那点点哀伤注入两人的心底。她的心微微地痛，不喜欢他说得如此不祥，终于睁开眼，有些忍无可忍地岔开话题：“几时回去？”

“明天吧。”他将目光从樱花上收回，投向她，“昨天我看你在吃一种蓝色的药片。”他的目光明亮逼人，令她无所遁形。她不答话，他继续问下去：“是毒品吗？”他问得很艰难，目光中企盼的神采明显是希望得到她否定的回答。她却一咬牙，故作满不在乎地回答：“六号，海洛因中的极品，你想试试吗？”

“你是在毁自己！”他为她的消沉痛苦。

她不理睬他灼灼的目光，只轻倦着伸伸懒腰，诡异般笑着说：“不吸毒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人世间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她甚至危险地从手边拿出一支烟挑逗他，“如果你哪天心情不好，不妨抽一支，不管你痛苦全消！”

她笑着将烟在他眼前晃动，虽然她笑得放肆而妖媚，但他却能看出她笑得有多么虚弱而苍白。他没有责备她，只默默地从她的手上接过烟，审视着它，淡淡地说：“如果你一任自己现在的状况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你会像这

烟一样，化成灰烬，堕落于风中。”

她的眸光中有着一瞬悸动，但伪装的笑容又继而浮现：“很美的一番说词，若是让所有吸毒的人听见，恐怕会更加趋之若鹜呢！只可惜我们这种人终究是只能下地狱的。”

他未加理会她语音中的嘲笑，反而郑重地将那支烟收起，对怔住的她低沉着声音说：“还是由我来保管吧，如果可以把你的痛苦也一并保管起来的话，我情愿陪你下地狱。”

她虽然已经开始习惯他时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温柔话语，但此刻仍会为他声音中的那分真挚所颤栗。一种类似幸福的颤栗，一种可以让人倾其生死的颤栗……

“真是巧，又碰到你们了！”有人在对他们说话，从自己的世界中被惊扰醒来，两双眼睛同时看过去，却是那个上回在和泉小学遇到的中年妇女。

“您好！”风间夜微笑着回应，站起来迎视着对方，“是来看望病人？”他留意到对方手中的花束。“是啊。”中年妇女笑着回答，“我的一个老朋友病了，来看望他的。你们怎么会也在这里的？”风间夜含笑据实回答：“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在医院休养。”

“哦，是这样啊，你年纪轻轻可要多注意身体啊！”中年妇女虽然面对风间夜说话，目光却不时地飘向千寻雪樱。

被看得烦了，千寻雪樱站起来，说了一声：“我去喝

水。”然后就一人独自离开。

中年妇女看着她的背影，说道：“她的气质好冷啊！和夏子正相反。但是面孔又长得好像。”

“请问……”风间夜忽然说道：“那位叫夏子的女士现在在哪里？”

“她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中年妇女微叹着，“所以那天见到这个女孩我才特别惊讶，好像看到了学生时代的夏子。”

风间夜眼中的光芒一闪即逝，继续保持他的谦和：“那位夏子女士姓什么呢？”

中年妇女从没见过有哪个男子可以有着如此迷人的微笑，那种优雅的气质令人一见倾心，很自然将他视作朋友，于是也就无所隐瞒地回答：“她姓藤真，藤真夏子，后来嫁了人，随丈夫姓千寻。”

“千寻？！”风间夜眸中的异彩再次闪动，唇边漾起一个神秘莫测的笑意。很有意思不是吗？千寻夏子，千寻雪樱。

“夏子就是在这家医院里去世的啊。”中年妇女回头看看医院的大楼，长叹一声，“真是遗憾，她走时只有二十多岁，还很年轻。”

“她的丈夫呢？”风间夜追问。

中年妇女皱着眉回想：“好像在她去世的前半年也过世了，当时她走的时候我们都说是去追随千寻先生了。他们生前夫妻感情很好的。”

“他们没有孩子吗？”风间夜再问。

“好像有一个女儿吧！”中年妇女再次回想，“应该是个女儿，我还记得那女孩的名字似乎是叫……雪樱。白雪的雪，樱花的樱，是夏子起的。”

于是，风间夜唇底的笑意更缥缈了。他以极温和、极优雅的姿势向中年妇女躬身，由衷地说：“感谢您的指教。”

并肩站在新宿的车站站台上。风间夜很久没开口说话了。

“在想什么？”千寻雪樱好奇地发问。很少见他会保持如此长时间的沉默。

“我们也许应该留下来。”他说。

“嗯？”千寻雪樱不解。

“我们什么都没有查出来，不是吗？”他说。

她却笑了：“怎么？有挫败感？你从没有经历过失败吗？”

他依旧认真地说：“但我们其实并不是没有线索的，不是吗？”

她一震，盯着他问：“你什么意思？”

“夏子。”他静念出这个名字，如他所料地在她的眼中看到一种惊惶的神色。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夏子？我从没听说过

这个名字！”她急急地辩解，恰巧车已进站，停在他们面前。门开了，她刚要抬脚迈上，却被他一把拉住，拉回到月台的后面。

“你干什么？”她怒而质问，“我说过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没有听她解释，一径将她拉出车站。外面的世界灯红酒绿，夜晚中的新宿御苑很是疯狂。风间夜似乎感染到了空气中那股张扬的气息，拉着她在人群中急速地穿插奔跑。

“你究竟要干什么？”她愤怒地想挣开他的手，却又一次失败。他握得太紧，像是怕遗失掉她，决不肯放松半点。

一路奔进一个偏僻的小巷中，他终于停了下来，努力喘着气，调匀呼吸。身体刚刚康复，他本来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但这一次实在是迫不得已。

“有人在跟踪我们。”跑开一段距离，他才作出解释，“在月台上，至少有十个以上六神会里的人。”

“如何呢？”她哼笑，如果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绝不会逃跑，“是来要我的命的？这又不是我第一次遇到想杀我的人，更不会是最后一次。”

“如果是大哥下的命令，他们可能会一直追逐我们，直到你死！”黑夜中他的眼睛中有着难得一见的寒光。

“如果我死了，你会为我哭吗？”她突然问出的这句话令风间夜有点错愕。细细思量片刻，他郑重地回答：

“我不会。”在她有些讶异的目光下，他继续说下去，“如果你是因为轻生而死，我不会为你流一滴眼泪。因为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不爱自己的人是不配被人爱的。”

他说得很冷硬，在他一贯如春风般和煦的声音中，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冷意。她在一瞬的讶异后忽然笑着明白了，再温柔的人原来也是有冷绝的一面。在那张柔情似水的脸庞下，有着一颗坚强而决然的心。其实他是在鼓励她热爱生命啊！她心头又浮过一缕淡淡的微酸。这个傻瓜，为什么就不能明白她早就已经不会有爱的事实呢？无论是爱人，还是被人爱，都与她无关。即使是自己……她也不屑去爱了。

两人的沉默与伫立已经使得追兵从后面赶上了。风间夜继续拉着她一闪身躲进一家舞厅中。舞厅里到处是人，听不见彼此说话的声音，音乐声震耳欲聋，所有舞池中的男女都沉浸在疯狂的音乐情绪之中。激光镭射灯忽明忽暗，到处都是人影闪动。风间夜拉着她从前门绕道侧门，穿了出去。

刚出门，千寻雪樱就立刻感觉到有异样的气息逼近。回眸间乍然看到有个人影正在向她逼近。她本能地从衣袋中掏出枪，但就在即将扣下扳机之时，却被风间夜攥住了她的手：“别开枪，我肯定他不会伤害你！”她看了他一眼，收回手。而风间夜对那人冷喝一声：“站住！”他的神情骤然变得威严难犯，气势咄咄逼人。那人果然被吓住了，不敢再靠前一步。趁此机会，风间夜一抬手，

叫过一辆出租车，两人便上车而去。

风间夜将千寻雪樱带到一处小家宅院中。这里平静宁和，没有任何人影。

“这是我私人的住宅，去年高兴时随性买的，连我哥哥都不知道。”他拉开盖在家具上的白布，家具果然很新，像是从未有人用过。

“这世上没有永远守住的秘密。你刚才阻止我杀了那个人，很有可能他已经跟到附近来了。”千寻雪樱的脸上罩着一层青霜。

风间夜微抿着唇角看着她：“你在为我阻止你杀人而生气？”

她冷冷地说：“我一向不会放纵任何危险的举动，但你却令我破例！”

他站在那里，望着她的眼睛，肃然地回答：“那是一条人命。”

她却像听到天大的笑话，扬着眉冷笑出来：“哈哈，真是好笑，没想到这种话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耶稣吗？还是上帝？”她故意做出一个夸张的手势指着她，如念台词般冷幽地独白，“‘夜之子，乘着夜色而来的死神之子，挥动起死神的双翼，带你飞向天国。’这句美妙的小诗难道不是为你而写的吗？看看你这张天使的容貌，对于那些该死的人来说，谁会相信

你竟是魔鬼派来的使者呢？”

她的讽刺与挖苦几乎刺穿了他的心，残忍得让他的心滴出血来，但他还是保持着一贯平和的声音轻轻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该死或是不该死，即使有，这个标准也本不应该由我们制定。一个人的罪孽或是功过，应该交由上天评判。我们之所以说他该死，不过是要为我们的杀人寻求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他悠然的聲音中那巨大的沉重似要压垮他的整个身体，倚靠在墙角中，他的唇底泛起一丝无奈的笑意，“多杀一个人，手上便多一抹血腥。其实我们早已变得血迹斑斑，罪孽深重了。”

她被他的话说得浑身微微发颤，默默地探询着那张凄绝的脸，忽然觉得在他的心底所潜藏的那分近乎悲壮的伤感似乎如沉大海，深不可知。

就在她迷惘之时，他悄悄走过来，将她紧紧揽在怀中，在她耳畔叹息着：“樱子，我究竟还可以爱你多久？”

她不明白他话中的含义，只是感到他的言语中那浓重的哀伤已经贯穿她的整个身心，令她一点一点地碎落，就像凋落枝头的樱花，一切都归尽于风中了。

## 风间家族的祖宅

风间长次冷峻的表情从未有今天这般的阴郁。冲着坐在对面的儿子风间日向，他没有任何留情的意思，开

口责骂：“笨蛋！为什么没有按我的意思把他关起来？如果让他们早一点分开，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风间日向低垂着头，看不见表情，只能听见他清晰地自责：“父亲责备得是。是我太疏忽了，以为小夜自己可以看清事实，便想再等一等，没想到他会这么冲动。”

“那个女的呢？为什么还没有杀掉她？就是伊藤再护着她，我这次也是非要她的命不可了！”风间长次怒问。

“小夜一直和她在一起，没有下手的机会。”风间日向据实禀报。

风间长次的脸色更加铁青：“委托方怎么说？”骗伊藤说委托方取消了任务也不过是缓兵之计，一旦有机会，千寻雪樱的命还是要交给六神会！

“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只是给了我们两个月的时间。”风间日向回忆着那封奇怪的委托信，“要她痛苦。”这样的要求六神会以前从未遇到过。让一个人痛苦比杀她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像千寻雪樱这种看似铁石心肠的冷美人。究竟要做到何种程度才能让对方痛苦？威胁她的生命？没用，她根本无惧。那么，威胁她的家人？她似乎是孑然一身。仅有那么一个义父，据说关系也不算好。烫手的差事，现在又牵扯进小夜，真是头疼……他蹙眉对父亲说：“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该接下这个任务。”

“胡说！”风间长次轩眉高挑，“六神会从来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我看是你办事不力！将来怎么能让我放心

将整间会所交给你？”

“对不起，让父亲失望了。”风间日向低沉的声音似在忏悔。

“算了算了，”风间长次不耐烦地挥挥手，“赶快加派人手把小夜找回来，我不想听你再 嗦下去了。”

“是的。”风间日向默默站起，去拉门闩。风间长次又在后面叫住他，“记住，是把小夜平平安安地带回来！绝不许伤他分毫！”

“是。”风间日向深深地鞠躬，拉开门，走出去，又将门轻轻合上。但他却没有马上离开。站在门外，他呆呆地看着门上的白纸，灯光下父亲威严的身影映射在门上。

“在父亲眼中，我算什么？”他轻声自问。痛苦地闭眼，凝眉怔立片刻，终于大步而去。

这间“相遇在涩谷”的酒吧，有多久没来了？风间日向看着五光十色的招牌，不禁十分困惑。我这是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转身欲走，突然听到从里面传来一阵放肆的笑声，随后看到一抹熟悉的红影与一个酒醉的男人相携出来——

两人嬉笑着，彼此夸耀：“山田先生的酒量真是不错啊！”

“哪里，绫子小姐才厉害啊！喝了这么多杯脸都不

红。”那男人笑咪咪地伸手去抚摸女方的脸，女子也不躲，就让他摸。

风间日向的心头有些作呕，不觉脱口斥骂一声：“下贱！”

那女子却听到了，眼波一转，看到了他，眸光一闪，笑得更加放肆：“我当是谁说话这么冲？原来是风间大少爷啊！抱歉了，我今天太忙，没工夫陪你，你自己进去找乐吧。”她娇滴滴地对身边的男人说：“山田先生，不是说要回你家继续喝吗？”那男人高兴地说：“对啊对啊！我家就在这附近，咱们走！”

两人跌跌撞撞，互相搂抱着往前走，路过风间日向身边时，似乎对他熟视无睹。风间日向再也看不下去，一把拉过那女人，对她喊道：“你闹够了没有？”

女子一把甩脱他的手，恶狠狠道：“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管我？”

风间日向突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女子一声冷笑，回身去扶山田先生，风间再次拉过她，不发一语地突然甩了她一个耳光。女子愣住，抚着脸，瞪着他，一瞬间由惊异转为愤怒，高喊出来：“风间日向！你太过分了！咱们早就分手了，你无权干涉我的私事，更无权打我！”

风间日向虽然已打下手，但马上就后悔了，听着对方疾颜厉色的批判，恍惚间一阵心虚。与对方火石一般的眼神一触即分，他忽然一叹：“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

样？”

“我是怎样不用你管！回去做你的大少爷去吧！”她不屑一顾的口吻意有所指。那位山田先生蒙蒙胧胧地还在叫她：“绫子！快来啊！”她回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说道：“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自己滚吧！”

山田岂能放过？走过来骂骂咧咧：“小妖精！还拿什么劲儿？”伸手来抓她，她不躲，看着风间日向的反应，但他也只是站在原地，手指轻微地颤动了一下，又收了回去。绫子的心一下子凉了，手一翻，居然将山田摔倒在地，喝道：“快滚！别来烦我！”山田被摔得酒醒，踉跄着爬起来急忙走了。

绫子瞪着风间日向，半晌骂出一句：“懦夫！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没能力保护！”

风间日向的脸抽搐一下，却没反驳，敛敛神色，说道：“我找你是有事的。”

“是吗？想不到这么快你就有求于我了？”绫子幸灾乐祸的神情毫不遮掩。

他还是不还击，再问：“你知不知道东京有什么地方是小夜会去的？”

“你是他亲哥哥，又是六神会的首脑，这种问题你来问我？是不是显得你太无能了？”绫子打了个哈欠，“抱歉，恕我没办法回答你，累了一天，我要回去休息了。”

“绫子！”风间日向忍无可忍地叫出来。她猛地站住，

转回身，又笑道：“还没忘记我的名字？我原本以为，你把什么都忘了。”她此刻就站在酒吧的牌子前。“相遇在涩谷”的字样对两人同样的触目惊心，心头千百遍曾经萦绕过的那一段回忆又岂是能随意忘掉的？

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阶段中都会有一段茫然期。对于风间日向来说，他似乎一直都处在茫然的状态下，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活，不知道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分量究竟有多重，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不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用什么方法才能勇敢地将爱人搂在怀中。这一切的一切，他一无所知。也许从他姓风间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剥夺了知道这些问题答案的权利。他只是孤独地活着，为了一个“风间”姓氏，为了一个家族的荣誉，为了别人的期待，为了……继续活着，仅此而已。

## 05

冷清的小宅，并不很大，没有流水，但可以闻得花香。为什么当初要选在这里隐居？如果此刻有人问风间夜这个问题，他会笑着回答你：“因为这里可以闻得见樱花的香气。”从这里到御苑，一路上延绵开去的都是樱花，如处身于花之潮中，瑰丽而壮观。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带着樱香从窗外飞进，生命的气息随处可闻。

爱花并不见得要去折取它。当它在枝头绽放时，应在花下驻足流连，倾心去领会那盛极的灿烂，只有当它

婉转落下，贴于衣间身上，染得清香几许时再收拾起那哀婉的美好，轻埋于它的故土之下。待到明年，花之精魄从新转世轮回，又可以得见那无边的花海，满天的花账，无尽的情潮。

在风间夜很小的时候，曾经偎在母亲的怀里发问：“樱花好美，可它也是要谢的，是吗？”

母亲笑着回答：“樱花会与你同生共存，当你的生命走到终点时，也就是樱花落尽的日子。”或许是从那时候起，樱花成了他的寄托，潜意识里不停地告诉自己，樱花一定会永生不败。

“多么幼稚的想法。终于我也要走到花败的一天了。”他苦笑着自嘲，今天的空气有些沉闷，不由得牵动起心底的抑郁。想了这么多，又能做什么呢？

屋内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声，如哭似嚎，极为凄惨，他匆忙自遐思中回转过神，跑回屋中。

在屋内的床上，千寻雪樱长发披散，蜷缩着身子辗转反侧。那哀戚的呻吟正是由她发出。今日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以往一丝一毫的倨傲之气，她只像一个困兽，被关在笼子中无法逃出。

风间夜跑过去，将她在床中紧紧抱着，贴在她耳畔轻声细语：“再忍耐一下，樱子，很快就会过去的！”

感到有人来到身侧，神志已经陷入错乱之中的她双手双脚乱蹬乱踏，拼命发泄着过盛的精力和体内难以压制的痛苦。不管不顾地打着他的身体，凄厉地骂着：“把

我的东西还给我！把它给我！”风间夜使尽全力钳制住她，坚决地回答：“不行！你必须远离毒品，才能做回一个正常的人！”

“该死的！”她痛骂着，像个泼妇，毫无气质可言，“我的事不用你管！你给我滚到一边去！把我的六号还给我！否则我要你的命！”

“你要是真想我的命就拿去吧！”他并未动摇，虽然看着她痛苦他更加焦虑，但这是戒毒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若松懈了，便会功亏一篑。

千寻雪樱发疯般撕咬着他和手臂，在他的身上很快见到各种青紫色的伤痕，但他反将她抱得更紧，避免她会转变攻击成为自残。

两人像一对较劲儿打架的动物，此刻若谈优雅风度都会成为最大的笑话。

屋里有些凌乱，是千寻雪樱这几天发作时到处破坏东西造成的结果。透过她零乱的黑发，额头上隐约可见一块淤青，那是她昨天自己撞墙而得的伤痕。今天是戒毒的第三天，仍然艰苦。

终于，折腾了有一个钟头，她渐渐平静下来，喘着气，瞪着天花板，神情木讷，如痴傻了一般。很久过后，她忽然清楚地幽然问出：“你这个笨蛋，让我去毁灭不是更好？人早晚都要死，活下去就一定会快乐吗？”

他温柔的双手圈着她的身子，轻轻摩挲着她身体的肌肉，使她逐渐放松下来。那深幽如宝石般的眼眸淡淡

地闪着光泽，很平静，也很深沉。“你会这么说是因为你还不知道生的快乐，死的痛苦。如果你知道了死神会在哪一天向你招手，你一定会竭尽全力抓住一切生的希望，让自己活下去。别否认，因为这是所有人的本能。你也会不例外。”

她的眼瞳清晰起来，点点盈盈似泪光闪动，哽咽着又骂他：“笨蛋，总爱说这些大道理。真不知道等我死后，你会不会跑到地狱里给我说教。”

他寂然着，紧抿着双唇，沉重的心跳声在她的耳边回响。一声，两声，三声，跳得很有节奏，这就是生命的力量吗？

“我们不会死的！”他郑重的语气好像初见面时就已对她立下的誓言，“别担心，有我在这里陪你，你不会死的。”

“笨蛋！”这几乎快成了她的口头禅，“是人就都会死的。”闹了半天，她又倦又累，侧过身子，整个人依靠在他温暖的怀里，那轻淡温暖的气息是这些天来治疗她失眠最好的良药。

他抱紧她，抚着她的背让她睡去。一双眼遥望着街对面的樱海，淡雅的念白似在自语，似在说给她听：“把你的生命给我，把我的生命给你，在我们的灵魂相融的一刻，我们就会得到永生。”

她的呼吸深深浅浅，没有再接话，但一滴清谧的泪却无声无息地自微闭的眼角边滴落。

他依旧注视着窗外，眼神悠远，好像在注视他们未来的命运与归所。

樱香还在屋内流转，盘旋。凄美的舞姿或许是他们心头最后留下的风景。而抱紧对方的一刻，他们仿佛已经拥有了整个世界。

六神会永远不会有找不到的人——包括死人。

风间日向站在庭院前，阳光斜斜地投下了他的身影，盖住了地上的落花。他应该是不受欢迎的人吧？带着现实的残酷来打搅这么一对等待死亡的恋人，连他自己都有些迷茫。

但是从屋中走出来的风间夜在看到他的时候却并没有任何的惊愕与紧张，只是平静如常地微笑着招呼他：“要进来坐坐吗？”

于是，他推开了小巧的院门，与弟弟一起走进去。

看着四周的一切，他迟疑地问着：“这里似乎……”在他的记忆中有着一闪而过的熟悉，眼前的景象似曾相识。

风间夜笑着解释：“是涩谷的家。”

于是风间日向才恍然记起，这里的一切布景之所以眼熟得要呼之欲出，原来是因为它的布局及建筑与风间夜孩提时代建在涩谷的家极为相似。

“你居然还会记得？”他未免诧异，风间夜离开涩

谷的时候应该只有五六岁而已。会对那里的家有着如此深刻的印象？

风间夜轻笑：“去年我来东京办事，路过时去看了一眼，很喜欢，就画了图叫人照着盖了一间一模一样的。”

“你很恋旧。”风间日向的心头泛起无名的热度。他盯着风间夜的脸，恍惚着从这张好看的脸上看到一个曾经同样美丽的影子。

风间夜诡笑着拍拍他的肩：“你这样子看我会让我误以为你是个 GAY。”

“胡说！”风间日向的脸色一沉，原本曾有的一丝好情绪也荡然无存。

“怎么不进去了？”风间夜看到他停驻在原地，没有了前行的意思。

他看看屋里，冷着脸说：“你应该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我不会让你太为难，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收拾和话别，然后马上和我回京都。”

风间夜幽幽地笑了：“你这样说已经是在使我为难了。你明知道我不可能离开。”

“不过是个女人而已！”风间日向怒责着，完全是兄长的架式。

风间夜却不睬他过于激动的神色，将眸光投向屋里，有如眷宠般地微笑：“对于你来说，或许她只是个女人，但对于我来说，她几乎是整个世界。”

“父亲在等你！”风间日向甩出一记重磅炸弹，妄图

动摇他的心意。但风间夜依然毫无反应。只淡淡地说：“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就可以请回了。”

“小夜！你几时变得这么任性？”他的脸色一沉再沉，对弟弟在千寻雪樱身上过分投入的迷恋深不以为然。

风间夜终于收回眼神，看着他，那眼神认真而执着，一如他最初向父亲召告他“要”千寻雪樱一样无所畏惧：“我的前二十年已经完全奉献给了风间家族，我现在只想在生命即将终结时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难道错了吗？”

“错了！”风间日向断然道，“你可以喜欢任何人，就是不能喜欢一个危险的敌人。”

风间夜坚定地回答：“是不是敌人是你们定的，在我眼里她只是个我所爱的女人，仅此而已。”

风间日向大喝：“小夜！你为何这么执迷不悟？你要让整个家族为你着急痛心吗？”

风间夜笑得优雅如风，修长的手指掠过发际，握住一缕黑发。另一只手不知从哪里变出一把小刀，一瞬间将黑发割下。这几个动作虽然看似平和，却快如闪电，等风间日向明白他的企图之时，风间夜已经笑着将割断的黑发举到他的面前：“拿去吧。”他的口气好像是送出了一件最平常的礼物，但只有风间家族的人知道这里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风间日向再次被震惊住，他叫道：“你！你竟然为了她而断发？你要和整个家族断绝关系吗？”

风间夜笑得深沉：“如果你们执意苦苦相逼下去，我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在他的笑容面前，风间日向忽然觉得自己渺小而可怜，风间夜可以以如此灿烂的微笑迎接风雨和死亡，但是他……却连明天会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明天。他连想都没有资格想。

风间日向孤独地离去，一如他孤独地来访。除了那一束象征着勇敢和决绝的黑发，他什么也没能带走。

“你其实本可以选择其他的路走。”千寻雪樱披着长长的床单坐在台阶上，等到眼前的场景最终落幕才缓缓地开口。

风间夜回过身，给予她一个深情的笑：“如果你所说的那条路是指离开你的话，很可惜，那路早就已经被封死了。”他一同坐下，连同床单将她一起拥住，笑指着前面的樱花说：“你看，从亘古开始，我们就已经注定要在一起纠缠不清了。我是一缕多情的风，你是一朵美丽的花。生生世世都没有人能我们将我们拆散，即使是死亡，也不可能。如果有一天我死去，我的灵魂还将伴随你获得新生。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我们的心便不会灭亡，风与樱之间的传说还会继续流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能没有爱和生命的！”

还是在那个窗帘紧闭的世界中。那双属于鹰的眼睛

紧紧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信息：夜之子与千寻雪樱出走，现在新宿御苑附近。

只是短短的一行字，但鹰眼却看了很久。最终淡淡露出一丝满意的笑，“他们的发展比我预计的还要快得多啊。”

“是！”他身边的人点着头回答，“难怪所有人都说爱情的力量最伟大。”

鹰眸放肆地笑着：“那就让他们这一段伟大的爱情继续下去吧。看看千寻雪樱是如何面对那个最阴暗的真相和失去挚爱时的痛苦！”那声音中霜冷的寒意似要冻结一切。

“下一步是否继续按计划执行？”身边人请示道。

鹰眼一利：“当然！直到他们查出真相为止！”

身边人疑惑地问道：“您怎么能肯定他们一定会去调查？千寻雪樱似乎对过去的记忆极为排斥，恐怕，她的表现会阻止计划的进程。”

“这你不用担心。”鹰眼冷冷地笑，“很多事情不是她想逃就逃得掉的，更何况她的身边还有夜之子啊。”

“是的！您说得很对！我马上去安排。”下人离去。

鹰眼回身看着桌上的花瓶，那里摆着的花瓶中插着一支今早折下来的樱花，失去了阳光的生命永远不可能美丽。看那一桌凋残的花瓣便是最好的证明。

枯干的手将花瓣一点点小心地拾起，然后又在手中揉搓攥紧，想象着这样的凌虐给花瓣带来的痛苦，他不

禁又一次冷冷地笑了。

“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千寻雪樱似笑非笑地问，“这么急着为咱俩选墓地了？”戒毒疗程的第二周，风间夜将千寻雪樱带出了那座孤立的小院，却引领着她来到东京市立公墓。今天在下雨，所以在墓地中几乎看不到人影。

风间夜撑着一把伞，体贴地将她搂在自己身边，大半个伞面都在她的头上，自己的肩膀却全然暴露在雨中。望着眼前的一片墓地，他无声地笑笑，回答她：“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死后的情景。其实若在生前为自己选好墓地，感受着自己躺在草中花间的气息，岂不是件很有趣的事？”

千寻雪樱禁不住“扑哧”笑出来：“是啊，再没意思的事情，到了你这里都能优美得像诗。在生前就能看到自己死后的样子吗？嗯，或许是个不错的想法。若要你来选，你会把自己的墓地选在哪里？”她问得调侃，但风间夜真的很认真地四下巡视了很久，指着远处的一棵樱花树下，说：“就在那里吧。等我死了，还可以闻到樱花的香气，每年花落时都好像是你的眼泪落在我的身上。也算是最美丽的祭奠了。”

“傻话！”她偎在他怀中痴痴地笑。朝夕相处的这些日子里，她已在不自觉地改变原来执着的个性，何时变

得这样爱笑了？是在屡屡看到他最温暖的笑容之后，还是被他那些反复撞击心灵的言词所感动使然呢？连她都不能说清了。但是，每次只要她在他的面前笑，他就会以那样动人心魄的眼神凝望着她，许久不说话。偶尔被看得脸红，用手去蒙他的眼睛，他笑着攥住她的手，低低地说：“但愿能将你的笑容永远刻在记忆中。”

在那充满珍重呵护的和风细语中，她也已习惯被他宠溺。

或许她真的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梦了？不再被沾染血色的往事所困扰，也不再被阴暗无边的生活所禁锢。被他爱着，恣意放纵自己哭与笑，原来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奇怪？她忽然留意到在不远的一座墓前站着一个撑着伞的女人。雨水溅湿了她隆重的和服，但她却没有真正去注意。能让她在雨天中盛装拜祭的人，一定是她的亲人吧？千寻雪樱一阵出神，突然冲口说出：“如果我死了，就与你埋在一起吧。”

风间夜一愣，立刻笑了：“是想学那些‘生同寝，死同穴’的夫妻吗？”

她摇摇头：“你若死了，会有你的家族为你哭泣哀伤，而我……没人会来看我，或者为我掉上一滴眼泪的。我不要孤独地死去。即使是在阴冷的地下，也会寂寞的。”

他惊叹道：“樱子，你真的变了！”

“是吗？”她很懵懂，“哪里变了？”

他笑言：“以前你视死亡如游戏，就算走得再孤独也不会令你动容。”

她侧着头想想：“是你教我的：人只有在面临死亡的一刻才会害怕。其实你说漏了一句，人在失去最爱之人的时候同样也会害怕。”她的手环住他的腰，如此温和的声音即使是她自己也很难自记忆中找到，“我很怕失去你，那样我才会真的害怕，不是怕死，而是怕孤独地生存。”在她说完的同时，她敏感地察觉到他的身子微微地颤栗了一下，那原本拥紧她的手臂在一瞬间僵直。是被她的话感动了？还是……吓倒了？她匆忙抬眼看他，出乎意外的是，他竟然避开了她的目光。他从来都不会避开他的眼神，正是他每一次专注地凝视和眼中那火热的炽情令她感受到了生与爱的意义。但为什么现在他又会避开？怕被人爱？还是怕被她爱？爱上他难道不正是他所希望的吗？怎么会……她胡思乱想着，却听到他在和人打招呼：“入江女士，真是抱歉，我来迟了。”

那个穿和服站在墓地边的女人和蔼地对他们微笑：“我也只是刚到而已。你们很准时。”

当她面对他们时，千寻雪樱才猛然想起她就是那个在和泉小学和医院中两度碰上的中年妇女。她为什么会到这里来？而且似乎是和风间夜有约在先？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这女人，她就会有很不祥的预感，想马上逃掉。

他似乎看出了她的企图，强硬地揽紧她，眼神却依

旧温和：“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吗？其实我是想带你见一个人。”

见一个人？她茫然地看了他一眼，瞳眸无意间瞥向那个叫入江的女士身前的墓碑，斜斜的角度看不全，却隐约看到两个字：夏子。她的面孔倏然变色，立在原地几乎无力向前多走一步。失去血色的嘴唇轻颤着，拼命摇头：“不，我不要见任何人！我要回去了！”

她急急地想逃开，风间夜反将她抱在胸前，这一刻他没有退缩，强令彼此的眼睛对视，那温如水一般的呼吸却浓烈得几乎可以将她融化，而在他声音中所蕴含的无穷的迫力更令她为之心颤，“别再逃避了，樱子，这是你应该去面对的，也许是打开你的心结惟一的办法。”

“什么心结？面对什么？”她张惶地反驳，“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自作主张地带我来这里看一块墓地根本是莫名其妙！”

“你明知道这儿不仅仅是一块墓地！”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都敲得她心疼，那冷静的口吻近乎残忍地剥开了她心底隐藏最深的创痕，“在这里长眠的，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你怎么能抛弃她呢？樱子！她是你的母亲啊！”

她的脚一软，晕眩在一瞬间就击垮了她。

冰冷的雨打在她的脸上，就好像母亲死的那一天。没有温暖的春风，没有美丽的樱花，只有流尽的鲜血和冰冷的死亡。直到现在她依然能清晰地记得死神降临时的气息和那几乎可以遮蔽整个世界的绝望。

她的生命是以死亡作为开幕的序曲。

“要珍爱你的生命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都不要放弃自己生存的希望，要勇敢地面对，即使生命之火将熄，也要像樱花一样，以最美丽的容颜面对死亡……”

从千寻雪樱有了记忆的那一天起，这段话便如魔咒般紧紧依附着她。尽管这段话是如此的温和且充满感染力，但在千寻雪樱的心头却似一道流血的伤口，想得越多，伤口的痛就会越深。

那是个女人的声音，每当她照镜子的时候便会想起那个女人的脸——与她如此的神似。于是她无法忘记那个女人的名字，她的母亲：千寻夏子。

这段话如此根深蒂固地植在她的心中，就像一段朦胧而令人心悸的回忆——

樱花树下……甜蜜的微笑……温暖的呵护……惊悸的眼神……被血沾污的衣裙……倒下的身影……

支离破碎的回忆，却是心头最大的梦魇，从小到大，多少次会在梦中惊醒。醒来后仿佛还能看见那袭绣着樱花的白色和服，被血侵染，无色的脸庞上犹然挂着微笑对她反复叮咛：“要记住哦……珍爱你的生命……”

十几年来，她一直在勉强自己去忘却这种痛苦的记忆，但一直没法做到。而风间夜，却又轻而易举地将它自尘封中唤醒。如今她所要面对的，远远胜过戒毒时所需要的决心。又一次和自己作战，这一回或许她会输，

输得很惨……

呆坐在椅子中的千寻雪樱，身上依旧穿着刚才被雨淋湿的衣服，雨水顺着头发自脸庞滑落，连她的手指都已冰凉。风间夜将她带回后，并没有急着对她说什么，只是一遍又一遍用宽大的毛巾为她擦去身上的湿渍和头上的雨水。当触摸到她冰冷的指尖时，连他都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寒噤，半跪在她身前，双手捧起她的脸，望着她的眼睛，从他眼底辗转而来的温暖以及柔情，在拼尽全力地唤醒她迷失的感情，但无论他如何努力，她就是不肯回应，眼睛中还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急了，晃着她的身子，焦灼地呼唤：“樱子！醒过来！面对你自己！”

她闭上眼，仿佛在拒绝整个世界。

“你这样逃避只能说明你的懦弱胆小！面对过去并不是件可怕的事，再艰难的事情，都由我和你一起承担，相信我！我会陪在你身边的！”他的声音对于她来说像来自飘渺的天外，多么悠远啊，她都抓不着。身子一阵阵发冷，连头都昏沉沉的。她要死了吗？

他将她自椅子上抱起，放在床上，毫不避嫌地为她解开湿濡的外衣，然后用厚厚的毛毯将她一层层裹住，抱紧她，用自己温热的脸去贴紧她冰冷的脸颊。他的体温，即使相隔层层毛毯，她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那分滚

烫。睫毛一阵轻颤，她终于凄然地开口：“为什么你总是在阻止我选择死亡？”他轻吻了一下她的睫毛，苦涩的微笑挂在唇边：“因为樱花凋落的一天就是风止的时候，但我却不愿意就这样死去，我要和你一起活下去啊。樱子！”

她禁不住又有泪水自眼角进出。

“我并不想探究你的过去。”等到千寻雪樱终于可以冷静地面对一切后，风间夜才说出他最真实的感受，“我只是隐约觉得那个想必让你一生一世痛苦的人与你的母亲有关。”

“你想怎么办？”她知道无法去阻止他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虽然心口依旧作痛，却比以往的思之便要沥血似乎轻然了一些。只有爱，才可以抚平世上的一切伤口。或许这也是不变的定式。

他紧靠在她身边，令她能随时感受到他的存在与力量，与她解释：“那个我们几度遇到的入江女士既然是你母亲的同学，应该对你母亲的过去比较了解。向她打听一下当年究竟有谁和你母亲的关系密切，或许能查出一些迹象。”

“入江？我不记得这个名字。”她摇摇头，“你肯定那个躲在幕后的人一定与我的母亲有关？也许那个神秘电话会在和泉小学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风间夜悠然地一笑：“你又在逃避问题了，樱子，电话与你母亲之间一定有着必然的联系，我坚信这一点。

我已经约好了入江女士见面，等问了她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判断不是更好吗？”

“你又擅作主张。”她有些不悦。

他笑着拉起她：“走吧，最近你身体不好，越来越瘦了，需要多补一补，地点就约在了杯户饭店。听说那里的甜点是最出名的。”

她无可奈何地随他走出屋子。

外面是个明亮的世界，但是心头的乌云却不是可以轻易散去的。去见入江女士，意味着又一次要去面对那段艰难的回忆，她微微发抖，有种恐惧挥之不去。他很明心意地揽过她。靠在他的肩膀上，她不断地自慰，有他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们到达杯户饭店的时候，入江百合子已经等在那里了。起身迎接他们时，她的眼睛中闪动着喜悦的光芒。没等双方坐定，她便冲口问出：“你真的是夏子的女儿，雪樱？”

千寻雪樱点点头。

百合子的眼里依稀有点泪光：“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再遇到你。算起来，从夏子去世后，我已经有十六年没和你见面了。”

千寻雪樱对她的热情反应很冷淡，只是静静地把玩着手边的一个汤匙，听她侃侃而谈：“夏子真的是个很优

秀的女性啊!可惜走得太匆匆，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女儿现在长得如此美丽，一定会很安慰。”

“伯母，”风间夜闲雅地打断了她的追忆，浅笑着发问：“千寻女士为什么会猝然去世，您还记得吗？”

“怎么？雪樱没告诉你吗？”百合子说完又恍然记起，“对了，那一年雪樱才五岁，恐怕是记不得了。”她的神色渐暗，“真正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因为夏子结婚后就很少和我们来往了。她去世时我赶去医院为她下葬，医生说她是心脏病突发致死，但我和夏子认识多年，从没听说过她有心脏病。后来又有传言说她惹上了黑道人物，是被人射杀而死的。”

千寻雪樱的身体一抖，耳畔乍然划过一道枪声。是幻觉！她知道，以往的那个噩梦又浮现于眼前。绽开的血花，染红的衣裙，还有苍凉的微笑……她一阵阵发冷晕眩，下意识地又去翻找皮包里过去用来麻痹自己的毒品。

斜斜地伸过来一只手，将她的惊悸温暖地包裹住，手的主人虽然没有看她一眼，但这深深的一握已经令她重新振作了精神。如他承诺——他会伴在她身边的。

“千寻女士生前和谁交往比较密切？”风间夜继续问题。

百合子努力地回忆着：“上大学时她和深田光、筱原秀作最谈得来。我们几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那时候深田他俩几乎是疯狂地爱着夏子。不断写纸条、在柱上

刻字表达爱意，一度我们曾经以为夏子会嫁给他们其中的一人，没想到最终她会选择了一个局外人。不过等我们见到千寻先生后，也明白夏子的选择是正确的。”

“怎么说？”风间夜一挑眉。

百合子笑了笑：“千寻先生是个非常稳重，又温柔体贴的人，和深田、筱原的毛躁跳脱比起来，更容易让女人有安定感。”

风间夜沉吟着，又问道：“千寻先生是怎么死的？”

百合子微微叹道：“听说是喝醉了酒，不慎落海淹死的。”

风间夜轻蹙起眉头：“一个很稳重顾家的男人，会喝醉了酒一人去海边吗？”

百合子摇摇头：“我也很奇怪，但是夏子只是在葬礼上一个劲儿地说是自己不好，我想大概是他俩当天曾经吵过架，所以千寻先生才会喝酒后不慎失足吧。”

风间夜没有评论，只是转而又问：“那么，深田先生和筱原先生后来是否继续和她家有来往？”

百合子一笑：“深田是个比较看得开的人，大学毕业后就和别人结婚了，一直在北海道的一个渔场里工作。筱原的情况不太清楚，听说他留学去了国外，还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她还在说着，皮包里有振铃在响，她急忙说了句“对不起”，起身走到一边去接电话。

风间夜轻声问千寻雪樱：“有没有听你的养父说起过深田光和筱原这两个人？”

“没有。”她淡然而答，不觉疑问：“你在怀疑他们？他们为什么会想折磨我？就是因为情场失恋吗？”

“情可以使人疯狂。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他优雅地用手里的刀叉为她切下一块蛋糕，放在她的盘子里。

她皱着眉：“我不喜欢太甜的东西。”

他一笑：“不觉得你的人生里苦涩的东西太多了吗？有时候这种甜甜的味道可以纾解你的心情。”

她有些被迫地捡起刀叉，叹气说：“你总是在想方设法地同化别人与你的思想保持一致。”

“或许吧。”他细细品味着口中那丝香甜的气息，好像初恋的感觉，很真很纯，“我希望你能活得快乐。”他突然说了一句很不祥的话，“即使有一天我不能陪在你的身旁，你自己也能以坚强的笑容面对一切。”

那与记忆中母亲留下的遗言如此惊人相似的话并未使她感到温暖，反而更加心寒。放下刀叉，她很郑重地盯着他的眼睛，清幽地问：“你会离开我吗？”

他的手指停顿住，深深地思量了很久，最终只是很艰难地回答：“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不会离开。”

他的话里有话，她知道，但她却没有勇气进一步探寻。在他的眼中，除了能看到对生的渴望，还有对死的恐惧。生命应是如樱花一样灿烂的，但是它又消亡得太快，快到无法预知，更无须谈掌握。便如她母亲的辞世，无尽的心痛之后只留下一段惨烈的记忆。如果她真的狠

心去揭开他明显在刻意隐瞒的故事，他们之间又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局面？

暂时就这样吧！她轻幽地叹息，依靠着他的肩膀，听他的心跳，与自己的心跳保持着一致，隐隐在轻微地呼应。只要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存在的气息，哪怕只有一秒而已，也是幸福的。其余的，就让她自私一回，不要去想了。

06

即将回到他们的小居，风间夜突然远远地站住，定定地看着前方。在他们的屋前，停着一辆黑色宾士。

“是你的家人？”千寻雪樱并不意外。

风间夜淡淡而笑：“是我的父亲。”他眼角的余光随意扫视了一下周围，可以预见，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旁人都是六神会的下属。今天的一幕，早晚是会到来的，也在他的意料之中。没有退缩，他携起千寻雪樱的手，只是淡淡地说：“去见见我父亲，他虽然是个很严肃的人，但是对我很好。”

幽静的小院中，几个黑衣属下整齐地排在门前，看到风间夜都齐刷刷地鞠躬问好：“二少爷好。”

风间夜以微笑作为回答，径直走进屋去。并不算大的客厅里，只有风间长次一人在座。他领着千寻雪樱走过去，在对面坐了下来，平和地浅笑：“父亲。”

风间长次犀利的眼神从一开始就盯在千寻雪樱的身

上，没有回应儿子的问候，他冷冷地向千寻雪樱发问：“是你拐走了我的儿子？”

千寻雪樱也没有回答他的话，只轻轻地媚笑，以无尽的风情来抵挡对方浓浓的敌意。

“父亲，”风间夜似有似无地笑着，“我们只是在相恋，我希望能得到您的祝福。如果您是来指责谁的，恐怕您走错了地方。”

“放肆！”风间长次努力保持的修养终究没能持续多久，瞪着眼睛喝道：“你这是在和爸爸说话的口气吗？是谁教得你如此没教养？”

风间夜面不改色地回答：“从小我所学所知的一切都是您精心调教的，如果您认为我的回答是侮辱了您，也只能请您原谅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风间长次气得不想理他，转而再攻击千寻雪樱：“你是个危险人物，你自己应该知道，况且像你这个有吸毒史的女人，是不配进我风间夜的门的！”

被揭起旧伤疤，千寻雪樱的脸色终于一变，随即冷笑着：“我虽然没有高贵的血统，但也不屑于去攀附你们风间家。恐怕是您太高估自己了。失陪！”她随即站起身走进旁边的一扇纸门中。

屋中只剩下了父子俩。长长的对视后，风间长次突然低叹一声，问道：“我听说你前两天曾经住进医院？身体如何？”

被他突兀的温柔反倒搞得有些困惑的风间夜要斟酌

着回答了：“没什么，只是病犯了一下，并无大碍，请父亲放心。”

“和我回家吧。”风间长次的眼光中全是热烈般的迫切，“毕竟家是最安全的，在那里你可以得到最好的休息和治疗。”他的长眉耸动着，“你知道，父亲是爱你的。”

风间夜的眼神中也不觉地掠过一丝惻然的伤感。风间长次看出他微小的变化，继续趁热打铁：“我已经叫人把东阁收拾出来，你不是最喜欢那里的樱花吗？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一直住在那里，住多久都行。你母亲会在那里守候你，保佑你健康平安。”

提到母亲，风间夜眼中原本的温柔却冻结了，轻笑的神情中有着一丝微寒：“父亲还记得母亲曾经住过的东阁？那里有多久不曾听到父亲的足音了？记得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年，除了特训，我几乎根本就见不到父亲的面。母亲每天都坐在东阁的廊边等候，却永远也等不到父亲的脚步。父亲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那里的樱花吗？因为它们酷似母亲的微笑，带着凄凉和悲壮去迎接死亡。”

在他雅乐一般款款而来的声音中，风间长次的脸色由红变白，这些话正捅到了他心口的痛处。风间夜的母亲曾是他深爱的女人之一，但是最后却因难以忍受丈夫的冷落而孤独地自杀。因为这件事，他曾经反省过，因此也更加钟爱风间夜，但他清楚，在这个看似温文尔雅的儿子心中，对他有着深切的不满和厌恶。有时候失去的东西，是永远都弥补不回来的。

但在儿子面前，他不想示弱，依旧板起面孔道：“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不想再提，我只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宁可背叛整个家族对你的希冀，也要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风间夜无声而笑，像在嘲弄他的薄情：“风间家族中已经制造过无数的感情悲剧，始作俑者无非是这个家族高贵的头衔。风间家族，为了这个姓氏而献身的人有太多，我不愿效仿再加入其中。如果有一天我会死去，只希望死在最爱的人的身边，希望父亲能成全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或许我的深情可以使母亲在天国中宽恕您曾对她犯下的错误。”

最后的一句话像个炸弹，将风间长次所有伪装的面具炸个粉碎，额头上青筋突突直跳，眼珠子红红地瞪着风间夜，怒道：“你对我和你母亲的感情知道多少？凭什么随便断定我们之间的感情根基？”

“父亲认为我错怪您了？”风间夜笑得轻灵而魅惑，“那父亲是否能告诉我，这幢屋院是否令您联想起了什么？”

“什么？”风间长次皱起眉，这才重新审视这里的布局和建造，依稀觉得有点眼熟，却一时想不出来是在哪里见过。

风间夜凄冷一笑：“看来父亲是忘记了。还是我来揭开谜底吧！二十年前，就在涩谷，我和母亲曾经住在同样的一幢小屋中。父亲当时偶尔会来看望我们，但显然那

段历史已经从您的记忆中淡去了。”

他的话很冷，冷中那股咄咄逼人的锋芒令风间长次都有些招架不住。于是他不禁再次诧异，这个曾经带给他无数骄傲的儿子，自己究竟了解多少？从风间夜的脸上，依稀还能回忆起一个纤细女子的身影，曾经那样撩拨过他的心弦，带给他无数的喜悦与甜蜜。当时他的那种冲动与坚决，便如现在的风间夜一样吧？但一切终究还是逝去了，青春和爱情，也许还将包括这个他最宠爱的儿子。想到这一切，他突然一阵战栗，今生头一次，他发觉自己并非是无所不能的。在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事情他都无法操控。原来，他只是个凡人，平凡到甚至不是一个成功的丈夫或父亲，无论在外面争得了多少荣耀，在感情方面，他只能算是失败者。

风间日向一直都留在东京，没有和风间长次一起去给风间夜施压是父亲的意思，因为他认为凭他一人足矣。而事实上，风间日向自己也不想去。因为如今他太了解风间夜的性格，从看到他在自己面前微笑着断发的一刻起，他就知道这世上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小夜对千寻雪樱的感情。既然多说无益，就让父亲去为这个事头疼吧。

独自坐在屋中，他低头看表，已临近正午，估计那边的会面应该已经结束。他站起来，准备去迎接战败的

父亲。猜想着他会有着怎样的一脸失落，风间日向忽然从心底涌出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感觉。

他的确敬重父亲，因为这是他从小受到的诸多家族教育后养成的观念。但是，在潜意识中，他又何尝不是在痛恨父亲呢？恨他的眼中只有事业和家族的名誉，却把爱他和原本他应该爱的人都抛之脑后。不过他坚信自己将这分恨意收藏得很好，连父亲都不曾察觉。在父亲面前，他永远都是恭敬臣服的。一次次听到父亲无情地呵斥他时，他自己都有些渐感麻木，甚至淡忘了他对父亲真实的感觉。直到……前些日子小夜的悠然一语轻易就点破了他的心事，他才悚然醒悟过来。

他为家族牺牲了这么多，包括自己的尊严和爱情，为什么在父亲的眼中他却永远只像个奴仆一般没有地位？永远都无法像小夜那样得到父亲诸多的关心和宠爱？只是因为小夜的母亲曾经是他惟一深爱过的女人吗？外表无情的父亲，在心底也会隐藏着一片纯真的感情？这怎么可能？他对着自己轻轻冷笑：若那是真实的父亲，他又怎么能忍心让自己最爱的人孤独地死去？于是他再摇头，父亲就是那个冷血的父亲，威严的一家之长，高高在上的风间家的首脑，掌管着整个家族所有人的悲喜命运。不过，眼下看来要出点意外了，风间夜的固执叛逃，应该会令他大伤脑筋，重新反思一下他以往的教人法则吧？

电话铃刺耳地响起，他早就准备好了，拿起电话用

和平时一样平和的声音接答：“喂，我是风间日向。”

“是我，大哥。”出乎他意料地，来电的竟然是风间夜。

“小夜？找我什么事？”他十分纳闷，难道是他估计错了，妥协的是风间夜？

风间夜的声音却听不出任何多余的色彩，还是那样优雅：“能出来见个面吗？想请你帮个忙。”风间日向沉默了一下，没有马上回答，眼眸无意间掠过墙上的一幅字：天之风，神之间。于是他的声音沉稳而冷淡，“如果你肯回家的话。”

对面也突然没有了声音，然后是一声极其轻微的笑：“猜到你会这样说，但还是希望你能……算了，那就多保重吧。再见。”

听出来对方要关机了，风间日向突然急问一句：“你现在在哪里？”

“你的楼下。”话筒里面是一片愉悦的笑声。

楼下。一片樱海之中，风间夜静靠在银灰色的跑车前，黑发轻扬，那优雅的神秘气质即使身为哥哥的风间日向看了多年仍不会觉得厌烦。一瞬间，他突然发现，他对风间夜的妒忌原来强烈得超出自己的想象。这种感觉令他自己都不免心寒。

黑色的玻璃窗中隐约可以看见一个女子的脸型，于是他说：“你现在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她吗？”风间夜笑而答道：“如果我不陪伴在她的左右，恐怕她早就死在六神

会的枪口下了。”

见面的第一句话，风间夜就没有虚情假意的客套之意，在他看来，那一切都是多余的。风间日向眼中所流露出的杀意即使是他本人都未必察觉得到。既然如此，倒不如开诚布公地谈开，免得彼此尴尬。

“要我帮什么忙？”风间日向也决定单刀直入切入主题。

“帮我查两个人现在的行踪。”风间夜递过去一张纸，上面写着两个人名：深田光、筱原秀作。

风间日向瞥了一眼纸上的字，问：“什么时候要结果？”

“尽快吧。如果可以，希望明天能拿到。”风间夜深信六神会的情报机构足以办到。

风间日向晃晃手中的纸，又问：“如果办妥了，你如何回报我？”

风间夜笑得极为狡诈：“别想让我有什么承诺，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有一件事。”

“什么？”风间日向的眸光一闪。

“劝你和绫子和好。”风间夜在对方的眼中看到期望里的恼怒，哈哈笑着打开车门，绝尘而去。

“那个绫子究竟是什么人？”千寻雪樱终于忍不住问出来。

风间夜回忆着过去的往事，感慨地回答：“她曾是哥哥的女友。如你所见是个电脑高手，但因为曾混迹舞场，所以为家族所不齿，哥哥就和她分手了。”

“薄情的故事。”千寻雪樱冷笑着作出注解。

风间夜却叹道：“是个妄图以爱情去换取名誉的悲剧罢了。”

“我很奇怪，”千寻雪樱偏着脸看他，“生长在这种家族中的你，怎么会有着如此深沉执着的个性？”

“或许我的很多性格是遗传自我母亲吧。”他无声地一笑，眼中更多的却是落漠，“从小看惯了太多的情伤离合，所以我早早就发过誓：绝不会放弃自己爱的权利。哪怕要用我的整个生命去交换！”

风间日向真的只在一天之内将两个人的资料送给了风间夜。

在木榻上席地而坐，风间夜对调查的结果甚为惊讶。原来深田光和筱原秀作分别在几年前就已先后离奇死去。警方虽然判定为他杀，但追查多年依然没有凶手的踪迹。关于千寻雪樱的调查才不过刚刚开始，仅有的一点线路就被掐断，他们所面对的对手恐怕比他们预想的要强大得多。

看着结果，千寻雪樱反而笑了：“这回死心了吗？”她为他拨开额前的长发，想看清楚他的眼睛，“为什么你

就不肯让自己轻松一些？”

“我从不退缩。”他坚定地回答她。忽然转头问道：“知不知道还有谁暗恋过你的母亲？”

她一愣，脑海中一个人名呼之欲出，但随即却忍住，垂下眼帘，没有作答。

但这个细小的反应已被他看到，低下头去探寻她的眼眸，轻问：“有什么不能说的吗？樱子？”

“那个人不可能会想害我的。”她答得很肯定，“虽然我们彼此并没有太深厚的感情，但还是有着几分情意，毕竟，是他把我养大的。”

于是他明白她在说谁。停驻了几分钟的时间，他复又一笑：“早闻伊藤先生的名望，能不能带我去拜见？”

“你要见他？”千寻雪樱十分吃惊，“以现在六神会和伊藤组之间的关系，你若去了，很有可能被强行扣下作为人质要挟！”

他仍然只是笑：“伊藤组虽然声名显赫，但要想留下我还是很难。恐怕他们还没有这个本事。”千寻雪樱大叹出声：“你这个人，有时天真得近乎纯情，有时又狂妄得要死。真叫人捉摸不定。”他笑着去抓她的手，唇边轻触到她的侧脸，云淡风轻般轻扫而过，却撩得人心潮涌动：“你这句话是不是代表你的心已经为我陷落了？”

她故意瞪了他一眼，心底却在暗暗回答：从初见他的那日，她的心就早已不属于自己了。

伊藤大左冷冷地看着站在桌前的一双璧人，可以杀人的利眼始终未曾眨过，连千寻雪樱都觉得浑身冷得起了一层疙瘩。风间夜握着她的手却是温暖依旧，脸上温雅的笑容似乎可以千年不化。

“夜之子大驾光临是为了告诉我六神会要并吞我伊藤组，还是说想成为我组中的一员了？”伊藤终于开口，话语虽然戏谑，眼中锋芒不减。

风间夜含笑回答：“只是作为后辈前来拜望，另一方面想向您打听一些事情。”

“那就是有求于我了？”伊藤大左的神色终于露出半分笑容。

风间夜想想而笑：“或许是说今天的我有求于您吧。”

“什么？”伊藤的脸色又变。

“如果伯父想用我今天的请求而来换得我的什么许诺未免目光短浅。今日之我虽然的确有求于您，但也许到了明天，求人者会换成是您呢！”风间夜的眼睛始终与对方对视，令对手感受到他不可抗拒的实力。

伊藤忽然哈哈大笑：“风间家的人素来以‘沉默寡言，只做不说’而闻名，没想到会出现你这么个伶牙俐齿的。有你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辅助，看来风间长次那老头儿还有几年蹦头了。”

“谢谢您的称赞！家父听后一定会很高兴。”风间夜微一躬身，再站直时问道：“我可以提问了吗？”

“说！”伊藤只给了他一个字。

风间夜朗朗发问：“请问伯父与千寻夏子女士是什么关系？”

伊藤一怔，似有怒意：“小子，这与你有关吗？”

“请您回答。”风间夜还在直视他的眼睛。

伊藤深吸一口气，如吐心声：“夏子是我今生惟一爱过的女人。”说这句话时他脸上所流露出的真情连风间夜都不免为之动容。

“您是否听说过深田光和筱原秀作的名字？”

伊藤眉一皱：“深田光？筱原秀作？”他沉思片刻，继而答道：“是的，我认识，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据说也是夏子儿时的玩伴。”

“您知道现在他们在哪里吗？”

“不知道，大学毕业后没再和他们联系过。已经很多年了。”

“您当初收留身为孤儿的千寻雪樱，动机为何？”

风间夜的问题接踵而来。

伊藤一下子被问恼了：“动机？注意你的措词！如果你是问我抚养她的理由，很简单，我爱她的母亲。就凭这一点，我不会让夏子的女儿流落街头！”

千寻雪樱心绪一动，好像是第一次听义父如此坦白地述说对母亲的感情，若在以往，她会嘲弄他故作痴情。但当现在她已渐渐品尝到了爱情的滋味之后，她只能为之心动。

“最后一个问题。”风间夜忽然收敛起所有的笑容，晨星一般的双眸蕴射出夺人的光芒，“您知道千寻母亲的真正死因吗？”

千寻雪樱全身一颤，万没料到他会问出这个问题，苍白的颜色夺去了她所有的神采。记忆的深处，那诡艳惨烈的一幕倏然浮现。在无数残落的樱花、血衣、笑容和叮咛出现的同时，有一声巨响总难遗忘。那究竟代表了什么？

伊藤的脸色同样骤变，几乎要从轮椅中蹦起来，低喝着：“你问得越来越过分了！”

“您还没有回答我。”风间夜直立着身子，与对方平视。

“夏子死于心脏病，死亡鉴定书上早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伊藤虽然答得干脆，但明显可以看出他眼底闪烁躲避的神情。

风间夜盯着对方的眼睛，一瞬不眨，僵持了很长时间，空气凝滞。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微笑着再次躬身：“感谢你的赐教。我要告辞了。同时还要向你提出最后一个请求，请允许樱子留在我身边。”伊藤大左转头去看千寻雪樱：“你要和这个人在一起？”

刚从迷蒙的沉思中回醒的千寻雪樱慢慢地点头，没有犹疑和停滞。

“我听说风间家族并不赞同你们在一起。”伊藤的眼中又露出些许的狡猾和幸灾乐祸。

风间夜微笑地一语带过：“那些事就不劳伯父费心了。如果能得到你的首肯，我会深感安慰的。”

伊藤冷笑着挥手：“那你们就去吧，让我看看在现在这个世界中是否还有爱情可以立足的地方！”

对于义父能如此轻松地放他们离去，千寻雪樱深感震惊和诧异。在对方的笑容里，她隐隐觉察到了什么古怪而恐怖的气息。

见他们似乎要携手离去，伊藤忽然叫住风间夜，“关于夏子的死，请相信我的话。这里没有任何的故事。”

他刻意的嘱咐在此时显得怪异且不自然，风间夜还是笑着回答：“是的，但愿如您所言。”

他不相信义父的话！千寻雪樱再次倍感困惑地望着风间夜神秘的笑容。他到底想查明什么？

北川绫子从舞厅出来，脚步有些趑趄，站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凉爽的空气清新醒脑，她还没醉。就凭那些该死的老头们就想灌醉她？哼，谈何容易？模模糊糊中看见一个车影向她开来，她一招手，那车就停在身旁。打开门钻进车内，她咕哝着吩咐：“去月野酒吧！”

司机却没有急着开车，反倒微笑着反问她：“小姐，你醉成这样还要去喝酒吗？”

“谁说我醉了？”绫子不满地拍着驾驶座的靠背，“喂，叫你开车你就开车，怎么那么多的废话？！”

车还是没有启动。车前人却递过一听罐装茶饮，“记得你爱喝这种茶，还是先醒醒脑吧。”

绫子神志这才反应过来，怎么这个司机的声音这么耳熟？悦耳恬静得如儿时母亲为她挂在床头的风铃。强打起精神仔细去辨别那人，对方干脆打开车内灯，转过脸来。淡黄的光晕下是一张属于夏夜天使的脸庞。于是她笑了：“你真不愧‘夜之子’的封号，为什么我每次见到你时都是在晚上？”

风间夜一笑：“因为在白天我很难找到你。”

绫子的幻眸一转，同时也看到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千寻雪樱，于是冲她热情地打了个招呼：“HI，你好！”

千寻雪樱很难得地回报了一个微笑。很难看到有个女孩子像北川绫子这样做事大大咧咧的，感觉却又很有魄力的人。只是不难看出她活得其实也并不快乐。

“这回是要我侵入哪个电脑主机啊？”绫子懒懒地问。

风间夜回答：“东京日和医院。”

“你要那里的资料做什么？总不会是为了你的……”绫子显得一片茫然。

风间夜骤然打断了她：“对，是为了我要查的一案子。这个忙你一定要帮。”

“好！”绫子爽快地答应后，又笑着提出附加条件，“不过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什么？”风间夜等她的下文。

绫子甩甩头：“让你那个骄傲的大哥也来求我一回。”

风间夜再笑道：“你对他原来也没有忘情啊。”

绫子撇嘴：“少抬举他了，我是看不惯他那副臭德性，明明心里想要又不肯说，总拿一大堆的借口理由去搪塞拒绝别人，其实最窝囊的就是他了！”

风间夜听着她的批语，笑容中掠过一丝怅然，紧接着回答：“那我就只有尽力而为了。”

“开车！”绫子大声说，“管你带我去什么鬼地方呢，认识你们兄弟俩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不幸！”

“千寻夏子。卒于昭和五十九年。死因据说为心脏病突发。”风间夜缓缓念着千寻夏子的资料，眼睛盯着绫子手边的电脑屏幕。

“你怀疑她的死因？”绫子手指不停。

风间夜轻声回答：“嗯。”回头看了一眼千寻雪樱，尽管她的神态镇定，但那平静无波的面容却掩饰不了她心底的悸慌，她的手指微微颤抖着。他给了她一个鼓励的笑，“没什么好怕的。我只是在调查一个真相。”

千寻雪樱却无法笑出来，将自己深埋进沙发中，无意识地啃咬着指尖，身上越来越冷，好像正身处一座寒窑。

绫子在电脑前敲击了很久，终于打着哈欠大声说：“不行，查不出来，十几年前的资料，根本就找不到了。”

风间夜没有动，沉吟片刻后，他又下达了一个指令：“到伊藤组的档案区转一圈。”

千寻雪樱一震，不觉问出声来：“你又想查什么？”

“四处碰碰，也许能碰出点运气来。”风间夜简洁地回答，眸光突然定住。屏幕上出现的是几年前伊藤组追杀过的目标，其中赫然写着两个名字：深田光，筱原秀作。

第二天，风间夜避开千寻雪樱，单独给在京都的百合子女士挂了一个电话。

“您是否听说过伊藤大左这个名字？”

对方思考着回答：“是伊藤吗？好像曾经在哪里听过。”电话中很快传来一阵了然的高叫声，“哦——对了，记得千寻先生生前有位挚友就姓伊藤。夏子去世后，他来吊唁过，据说很多夏子的遗物也都由他保管了。是个外形很冷峻的人。”

错不了，那个人应该就是伊藤大左。风间夜半眯着眼睛思忖，为什么伊藤一再对他追问千寻夏子的死因表示阻拦和不满？是想掩盖什么样的事实？千寻先生的离奇死亡和千寻夏子的无中生有的心脏病突发是否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呢？

他陷入沉思之时，身后被一双纤细的手臂圈住了腰：“在想什么？”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他转过身，还是以微笑迎人：“没什么，只是觉得今天的花开得很好，看出了神儿。”

“天天看花都不倦吗？”她闪动的眼睛明显流露出怀疑的神色。

他还是自然而然地微笑，用手撩拨着她的头发，轻声说：“樱花之于我就如恋人，欣赏它是永不会倦的。”

她随手接过一片被吹落的花瓣，怪异地问他：“为什么樱花没有黑色的？”

“黑色？”他略现诧异。

“对，黑色，”她点头，“黑得像夜，才配得上它们骤生骤死的一段命途。”

听她的话音又有些灰色调，他轻颦了一下眉尖，说：“我不喜欢黑色，樱花也不应该是黑色的，它应该永远都是夺目而璀璨的。谁说死亡就如黑夜？将死前的一刹那才应舞尽最美的风采，让世人皆知它们生得灿烂，死得傲然！”

她圈着他的腰，素然而笑：“早知道你会这样反驳我的。”

他将她的头埋在自己的胸前，低低的声音如诉指令：“那就永远不要再说这种让人伤感的话了。人生无多，最应珍惜。”

她现在越来越喜欢伏在他的胸前听他的心跳，感受生的气息。只是在这一刻，那平稳振动的波音似乎也有了几声极不规则的律动。是对她刚才所说之话的忧伤使

然吗？她将他抱得更紧，只有在相拥之时，最能体会到情浓之味。

07

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千寻雪樱不喜欢寒风刺骨的天气。但是和风间夜在一起，似乎就没有选择目的地的权利。

北海道的小樽，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小镇。与典雅艳丽的京都和现代气息极浓的东京相比，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将自己裹在厚厚的大衣中，千寻雪樱拼命地对着自己的双手呵着气，白雾在空中形成，一下散去，那温暖又消失了。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她无奈地紧靠在风间夜的身边。徒步走在小樽的街道上，四周行人很少，偶尔路过的人都会用惊异的眼光打量着他们，好像在看另一个世界的人。这里没有樱花，没有与风间夜相匹配的优雅以及热情。这里与他们根本就没有交集。

风间夜走了很久，大概是因为从春天骤然过渡到冬天的气候令身体极为不适，他觉得身体从未像今天这样虚弱。即使紧紧搂着千寻雪樱，他仍在不住地瑟瑟发抖。终于，他们俩坐在旁边一家屋门前的台阶上，相偎着休息。

看到他的嘴角苍白，千寻雪樱解下自己的围巾，裹

住他的手：“听说只要手脚不冷，身体就会暖和了。”冷风骤然灌进脖子，不由得打了个喷嚏，鼻子眼睛全都红红的。“真是找罪受啊。”她叹着气，“你能不能告诉我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找一个人。”风间夜将围巾又解了下来，将两人的手一起缠了进去，笑着呵气，“这样就都暖和了。”

看着被缠在一起的手，她有些失神，好像很多人的命运都是被捆绑在一起的。挣脱不开。不过，如果能和他这样捆绑下去，就是一生一世又有何妨？

想到这里，她不自觉地说了出来：“真想能这样绑住一辈子。”

风间夜一愣，笑道：“傻女孩，难道你要一辈子依靠别人生活吗？”

她扬起眸：“依靠你，不行吗？”

风间夜又怔住，不知如何回答。千寻雪樱却笑了：“这天冻得我几乎要神志不清，竟和你说这些蠢话。都是被你教坏了。”

他笑得十分淡：“学会这些话，将来你一定会有机会说给人听的。”

她的心底隐隐有着不好的预感，但还是笑道：“对，说给一个更傻的人听。”

风间夜淡笑着沉默，却笑得迷茫，眉宇间一抹抑郁之色倏然飞过，尽管他掩饰得很好，还是被她发现了。被围巾紧裹的双手与他的完全契合，只是他的手指也失

去了以往的温暖，冰凉得了无生气。

“啊，你们怎么坐在这里？”一个提着篮子的中年妇女站在他们面前诧异地惊呼。

风间夜抬起脸，歉然道：“是您的家？不好意思，天太冷，想在这里休息一下。我们这就可以离开。”拉着千寻雪樱站起，他突然被一阵眩晕击中，差点摔倒。千寻雪樱和那个妇女一人一边地将他架住，妇女热情地说：“从这里到可以寄宿的饭店还有一段路，天很快就要黑了，看来今晚可能要下雨，你们还是来我家休息一下吧。”说着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将两人让了进去。

屋子不大，火还热着，从外面骤进屋中，热气袭人，几乎可以钻进身体。千寻雪樱从没有想过走进这样一间平凡的小屋，喝到一杯热茶原来也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很多生活中的美好，如果见惯了，就不会去珍惜。只有失去时，才知道它的宝贵。这句话永远都是真理。

妇女一边给他俩倒茶，一边笑着说：“你们不用拘束，我家里没什么人。我丈夫几年前就去世了，孩子在秋田上大学。很久没什么客人到我家来了，一时还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招待你们了，可千万不要笑话啊。”

这样毫不避讳地就将自己家的情形随便告诉了外人，妇女的坦率朴实很让风间夜及千寻雪樱的心中更感受到一缕温暖。

“看你们的样子，像是从大城市里来的吧？”妇女好奇地问。

“京都。”风间夜回答。

“哦，京都啊，那可真是个大城市，我还没有去过呢。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最远就到过札幌，真是没见过世面。呵呵，又让你们见笑了。我现在要去做晚饭，你们想吃什么？吃鱼好吗？我们这里别的不多，就是有鱼，都是最新鲜的。我做鱼的手艺在这一带可有名了，我丈夫生前就最爱吃我做的鱼。他说比东京大饭馆里的厨师们做得还好呢。”妇女絮絮叨叨地拉着家常，显然对这一对客人的到来极为欢迎。

风间夜盘膝坐在榻榻米上，微笑着行礼：“实在不好意思，太打搅您了。”

“哪儿话，能有人吃我做的饭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啊。天天就给自己做，早就做烦了。你们坐着不用动，很快饭就做好了。”妇女站起身，提着篮子到后面的厨房去忙活了。

风间夜笑对千寻雪樱说：“这就是平凡人的生活，对于咱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及。”

千寻雪樱回笑：“你是想让我也为你做一辈子饭吗？”

他还是那样恬静而浅然地淡笑着：“一顿饭足矣，不敢奢求一生。”

“难道你认为我没有那分耐性做一辈子饭吗？”她

略带嗔意。

他忙将她拉进怀中，轻抚着她的秀发，低叹：“是我不敢确定我们究竟……”他又一次欲言又止。她拉开他的手，紧盯着他的眼，问：“不敢确定我们什么？”

“没什么。”他又一次避开，“是我太多虑了。我但愿能在有生之年天天吃到你为我做的饭。”

她转颜而笑，秋波流转，火炉将两个人的脸映得通红。他的眸底清楚地映出她娇艳的红唇，他几乎把持不住要覆上去，但心头响过一声雷鸣，似被另一个自我阻止。他闭眸片刻，努力将心底的欲望压制下去。任凭自己心底有再大的伤痕裂开，也不想让自己现在放纵的情欲对将来她的心灵伤害得更深。这是他在活着的时候所能为她做的，最大的公平。

“您是否听说过以前在这一带有个叫深田光的人？”风间夜问主人。

而那个妇女手中原本端着的茶盘差点惊得摔在地上：“你们找他干什么？”妇女再次上下打量着他们，眼中有了戒备之色。

风间夜宁静的微笑对任何人都有着安抚的作用，“深田先生和家父曾经是同学。我幼年随父亲出国生活多年，最近回国办事，父亲托我来问候一下他的老朋友。但因为多年不联系，只知道深田先生住在小樽，却不知道他

的具体住址。我只好跑来打听了。”

随着他巧妙谎言的娓娓诉说，妇女的神色缓和不少，但是神情却转为忧郁，又问了一句：“你父亲和深田先生是在哪里认识的？”

“东京，他们一起在那里上的大学。”风间夜察言观色，揣测着问道：“难道您认识深田先生？”

妇女的眼圈已红，叹息着回答：“他就是我已去世的丈夫。”

与千寻雪樱交换了一个眼神，风间夜看似懊悔地说道：“真是遗憾，没想到深田伯父竟然已经去世了。如果家父知道一定会痛心疾首的。”

深田夫人掏出手绢轻轻拭着眼角流出的泪水，对于亡夫的想念，即使事隔多年想起仍不免伤感。

待她平静下来，风间夜才又问道：“伯父是因病去世吗？”

“不是。”深田夫人摇着头，“他死的前一天身体还好好的，那天出海打鱼，人就没再活着回来，几天后是被别的渔船发现了他的尸体才运回来的。警察检验他的尸体说是饮酒过量而坠河致死，可先夫生前几乎是滴酒不沾，因此又怀疑是被人害死，但警察又找不到任何可疑的嫌犯，案子就不了了之了。”

风间夜听得很仔细，继续问道：“伯父去世前，没有什么外人来找过他吗？”

“没有。”深田夫人答得很肯定。当初警察也就这个

问题反复地问过她，她回忆过多次，实在想不出来，现在时隔多年自然就更难想出来了。

风间夜对她的回答也并不意外，因为如果人真是伊藤组杀的，做事这么干净利索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千寻雪樱坐在一边不发一语。那晚由北川绫子调出的伊藤组曾追杀对象的秘密档案风间夜并没有让她看到，但她仍可以猜出风间夜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追查神秘人的线索。

风间夜的眸光闪动，忽然笑着说道：“家父派我来还希望能找回一张他当年与深田先生的合影，本来不应该再打搅伯母，但这是父亲多年来的一桩心事。如果伯母有空，希望能帮忙查找一下。”

“好，你们等一等，我去找找看。”深田夫人转进内室。

千寻雪樱这才开口：“你怀疑害死深田的人就是幕后企图害我的那个人？”

“有此可能。”风间夜微微颌首。

“那你要深田夫人找什么照片是什么用意？”明知是根本就没影的东西，怎么可能找得到？

风间夜神秘地轻笑：“你等一下就知道了。”他忽然站起来，如魅影般无声无息地紧贴在內室的门边，眯着眼睛看进去。千寻雪樱诧异地看着他独自行动，对他诡异的表现不知所谓何故。

屋内一阵动静，深田夫人似乎要走出来了。只片刻

间，风间夜又以刚才娴静优雅的姿势重新坐好，好像一切都未发生过。

深田夫人两手空空地走出来，万分抱歉地说道：“先夫生前留下的照片很少，也没有找到您所形容的那一张，改天我再找找看吧。”

“那就太感谢了。不过如果实在找不到也不要勉强。”风间夜微笑着回答。

深田夫人急急地说道：“不不，不必客气。我一定会尽全力帮您父亲和您达成心愿的。”

“说谎能脸不变色心不跳的人我见过不少，不过能将谎话说得让人人都信以为真，趋之若鹜，达到你这种水平的，我好像还是第一回见。”千寻雪樱坐在卧榻上轻轻拍着掌，戏谑的神色完全显现于眼中。

“做非常事就要用非常的手段，否则什么都查不出来。”风间夜似乎格外疲惫。躺下身嘱咐千寻雪樱：“先睡吧，明天还有其他事忙。”

两人相隔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风间夜很快就睡熟了，轻微的鼻息声在寂静的暗夜中倾心可听。千寻雪樱则很难睡去。坐在他身边，俯身望着他熟睡的面容，有种说不出的眷恋。在他身边多看一眼，多停留一秒，有时候都会觉得是种奢望：他虽然用词坚强而热情，却令她有一种比樱花还要脆弱的不祥之感。看那柔顺的黑发

轻覆在他的脸颊上，好像一道与世隔绝的屏障，遮蔽了他真实的心灵。她轻恻着微叹，终于还是躺了下来。瞪着眼看着天花板，茫然地出神，直到被睡神折磨得无法再撑下去了才辗转睡熟。

四周好像已经毫无声息了，一切都已夜深人静。

原本静静地侧躺在褥榻上的风间夜忽然悄悄地坐起，清亮的眸子有如夜之星，透明且清澈，再也看不出任何的倦怠之色。

无声无息地起身，凝视着睡在身边的千寻雪樱，一丝宠溺的微笑悄悄浮上唇角。就这样凝视着她的睡容，独自在屋中跪坐了很久。最后他抽身而去，悄悄退出了这间小屋。

屋内另一张榻上的千寻雪樱睡得依旧很沉。窗外偶尔可以听见起伏的海浪声在远方遥遥呼应，像是一首浩荡的夜曲，或是，吟唱了千百万年的情歌。与她梦中的幻景隐隐相和，飘然而来，飘然而去，在心底留下一串难以忘怀的涟漪。对于她来说，这是难得的宁静之夜。

清晨，千寻雪樱醒来时，风间夜已不在身边。她忙拉开门，却看到他穿着整齐地坐在客厅对她微笑：“睡饱了吗？今天我带去你去吹吹海风。”

“你的身体……可以吗？”她在他身边坐下，微皱着眉，“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很不好。”

“是吗？”他的笑容略显做作，“是屋里的光线太暗的缘故吧。我倒觉得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千寻雪樱没和他争辩，又盯了他一眼，突然觉得他的笑容有些古怪，似乎在极力掩饰着什么，连眼中的目光都闪烁不定。出了什么事？

据说在北海道冬天的海面上可以看见大片大片的浮冰，蔚为壮观。不过现在的海面依旧很美。深蓝色的，略带透明，看似温和的外表下，不知隐藏了多少的世事变迁。一眼看去遥遥无涯，人之渺小，在天与海前倍感清晰。

风间夜的衣襟被风吹开，优美的长发也被吹得散乱，但在那极淡极美的笑容下，却显得格外的魅惑。

“喜欢海吗？”他为千寻雪樱裹紧了大衣。

“不喜欢。”千寻雪樱淡淡地摇头。

“哦？是么？”风间夜一挑眉，“为什么？”

“因为它太强大。”她如实回答。她从来都不喜欢被压制的感觉，无论是被人，被事，还是被这无边无尽的海所钳禁。

虽然她没将心里话说出来，但他却明白。望着海天之处，他淡然道：“的确，再强大的人类，在海的面前也必须臣服。但即使身体屈服了，心灵依然要继续抗争。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永恒地主宰世界。无论它有多强大，

都不可能主宰永远。”

她看了他一眼，觉得今天他的话格外的古怪：“风间家族对你来说是一片海吗？”她问得慎重。他却很快地回答：“以前或许我会这么认为，但是现在的我已不在乎这片海是否能颠覆我这只孤舟，只要能在海上自由地驰骋，哪怕只有片刻，我也是获得了胜利。”他说完又反问：“在你心中，伊藤组又算什么？”

她被问住，呆呆地想了很久，缓慢地答出：“是一个可以令我栖息的屋檐，或者，是一个养育我的深渊。无论深渊下有多危险，我只有选择跳下去。”

他将她拉到自己的前方，手指轻托住她的下颌，极不认同地凝眸而视：“你完全可以选择跳的，因为我就站在你的身边。这世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生存。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都必须勇敢地活下去！”

又是这句话。她微闭上眼，不去看那双动人心魄的眼：“活着对你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是的。”他沉重而坚定，“从没有心甘情愿去死的人，无论死得多慷慨，多么情有可原，如果可以给他们一个光明正大活下去的机会，没有人会选择去死。就是因为生的美丽无人可以抗拒，包括你我。樱子。”

回到深田夫人家门口的时候，两个人突然同时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凭借着在黑道多年所磨炼出来的直觉，

他们似乎都闻到一股极强的血腥气息。

冲进房门的一刹那，不祥的预感立刻得到了证实：深田夫人正倒在客厅的血泊之中。风间夜将她扶起，去试探她的鼻息，已经断气了。

千寻雪樱的身子发紧，是谁？究竟是谁？是那个要折磨她的人吗？如此残忍地下手，毫无顾忌地杀人，即使是她，仍会感到彻骨的心寒。

“我不会让他得逞的。”风间夜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自眼中透射出的寒光宛如利剑，苍白的额角泛起怒极的红晕，有着夺人心魂的艳魅。充满杀机的夜之子，千寻雪樱从未见过，这一刻她对他不再熟悉。而那个无形的深渊好像正静静地敞开，等待着他们无悔地跳进。她冷冷地生出一阵心悸。

风间夜打了电话报警，但没等警察到来便与千寻雪樱一起离开了。

在小樽车站等车时，他握紧双手盯着地面，危险的气息将他紧紧包裹起来，仿佛与世隔绝。即使是千寻雪樱也不知道此刻的他在想什么。

“可以帮我去买瓶饮料吗？”他忽然开口问。

千寻雪樱怔怔地应了一声，醒过味儿来起身去不远处的小卖部。风间夜却并没有在原地等候，他也站了起来，慢慢踱步到了车站的后面。站在一个墙角，忽然冷

冷地开口：“你们准备跟着我们到什么时候？”

从墙角附近的阴暗处闪出几条人影，穿着黑衣，戴着墨镜，不知身份。

其中一人道：“风间先生，我家主人要我转告您，千寻雪樱的事您最好别插手，否则刚才的一幕很可能会再度重演。”

“这是威胁吗？”风间夜冷冷地淡笑，“贵主人以为我风间家的人是很容易被唬住的吗？”

几个人同时亮出枪，指着他的额头：“主人有令，如果风间先生不听劝，就只有送您到天国去了。”

风间夜笑得优雅而轻邪：“如果夜之子是这么容易被牵制住的话，我早在很多年前就没命了。”他说着话，身子微微后仰，一旋身不知从哪里抽出一把软剑，如闪电般刺中其中两人的手腕，两支手枪立刻掉在地上。

另外两人情急开枪，子弹飞进后面的墙壁中没有打中，而风间夜已如鬼魅般欺近他们的身前，抬脚踢中了他们握枪的手，手枪飞上天后有生命般又都落到他的手中。

几个杀手总算立定时，风间夜已双手举枪对准了他们脑袋，悠然道：“我虽不热衷杀人，但并非不会杀人。或许也应该让你们尝尝被人用枪指着脑袋的滋味。”

那几人吓得脸色苍白，额头冒汗，哆嗦着几乎说不出话来。

千寻雪樱此刻听到枪声赶到，见此情景奔到他身边，

急问：“怎么回事？”

风间夜一笑：“没什么，这几位朋友只是无聊想陪我玩玩而已。”他的脚尖勾起掉在地上的另两支枪，挑给千寻雪樱，“枪是危险的，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随便装子弹进去。”两人很有默契地一起将弹匣卸掉，再将枪扔了回去。

看着那几个尚心有余悸的人，风间夜冷冽地轻笑：“别忘了向你们的主人汇报，告诉他，只要我活着一天，就决不会放弃追查真相的。”

“你又要去哪里？”在札幌的机场，千寻雪樱看他刚刚买回的机票，不是回京都，而是飞往名古屋。

“筱原秀作生前的家在名古屋。”他将机票装进口袋中。

她却突然在他身后将他抱住：“放弃吧，不要再去寻求什么答案了。如果你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会死得不明不白。”

“樱子，”他低哑地轻唤，“我的确怕死，但绝不会选择糊涂地活着，既然已经知道危险在逼近，逃避是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中才行吗？”她轻喊，几乎是在恳求，“难道要我眼睁睁地失去你，才能达到你所追求的完美吗？”

他不由得微微颤栗，声音低如叹息：“如果我死在你面前，你会怎样？”

她的手指僵硬，心在下坠：“那我就陪你一起去死吧。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死亡的。”

他缓缓转过身，眸中的忧伤深邃如海，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苦笑着：“傻孩子，忘了我一直是怎么告诫你的吗？不要轻言死，一定要珍重自己的生命。”

她与他互相凝视，彼此灵魂的震颤从对方的眼中可以清晰地读出，但她依旧坚定地回答：“死，永远不是最可怕的事，失去最爱，一个人孤独地活在世间才是最痛苦的。你是希望我安心地拥抱死神，还是独自痛苦地面对未来？”

他无奈地闭上眼，心在此刻自动碎裂。他无法回答她这个问题，无论是死是生，他都将伤害到她，但这正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或许他真的错了，从一开始认识她起，就错了。

名古屋的一片公墓中，有位老婆婆手捧花束缓慢地行走在墓地间。终于，在一座墓碑前停下，将花放在墓前，嘴角噙着笑，轻声说道：“秀作，妈妈又来看你了。今天寂寞吗？我带来了你最爱吃的今川烧和吉野饭，你一定会喜欢的。”说着，她哆哆嗦嗦地从随身的包袱中拿出食物放在墓前，燃气香火，双手合十默默地祝祷，无

限惆怅地凭吊她久已失去的儿子。

“婆婆，在这里长眠的是您的亲人吗？”有人在旁边问她。

老婆婆抬起混浊的双眼，好半天才渐渐看清一对年轻的男女就站在她身边，说话的是个长发的年轻男子，有着一双很美丽的眼，笑得是那样温柔可亲，令她不由得想起她最心爱的儿子。

“是啊，是我惟一的儿子。”老人长叹着，干枯的手指轻轻抚着墓碑上的刻字：筱原秀作。

年轻人蹲下身，也看着那个墓碑，随意搭着腔：“您儿子过世很久了吗？”

“好几年了。”老人的脸上没有一丝的笑容。老年丧子是人生至痛，如今她孑然一人，独自生活，无论是天伦之乐还是晚年之福都享不到了。想到伤心处，老人禁不住热泪盈眶，对着墓碑高喊：“秀作啊，为什么你这么命短？让妈妈再看你一眼啊！你把妈妈一个人抛在这里，你真的忍心吗？”

年轻人静静地听她哭诉，脸上浮现动容之色。这是风间夜。得知筱原秀作的母亲每周都会来为儿子上坟，他特意在这里守候。老人的哭声触动他的心弦，不由自主地回头看向千寻雪樱，后者的脸上有着同样震动的神色，想来心情与他一般。

“婆婆的儿子是生的什么病？”风间夜一步步试探。老人拭着泪水，哽咽着回答：“是被人枪杀的。”

风间夜眸光一闪，又问：“警察没有抓到凶手吗？”

老人摇头：“警察什么都没有查到，甚至找不出一个嫌疑犯，我儿子死得真是冤啊！”老人又抱着墓碑放声痛哭。

风间夜静默一下，再道：“您儿子死后，没有人再找过您的麻烦吗？”

“我儿子都死了，这难道还不够吗？”老人骂着，有所警觉，“你是谁？为什么总问我儿子的事？”

“我……”风间夜微笑着正要编造一个巧妙的谎话来安抚老人，没想到老人的视线穿过他看到他身后的千寻雪樱立刻脸色骤变，惊叫道：“你！你！是你害死了我儿子！”原本孱弱的老人忽然在一瞬间跃起扑向千寻雪樱，眼中全是凄厉恶毒的神情。千寻雪樱身子一闪，躲过老人的袭击，接着就被风间夜搂住，拉到了他的身后，阻止住欲再度扑上来的老人。

“婆婆，您怎么了？”风间夜也不免吃惊。

老人死死盯着千寻雪樱，眼神利得可以杀人：“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儿子就不会死！藤真夏子，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你！”

这下两人方才了然，老人是将千寻雪樱错看成了她的母亲夏子。但是，为何老人又对夏子有着如此深刻的仇恨？

风间夜还是低语轻抚：“老人家，您一定是认错人了，您仔细看，她只有二十岁，您肯定她就是您所说的那位

夏子吗？”

老人被他提醒，神志渐渐清醒，方觉出眼前的少女的确与记忆中的那个人有所不同，而且时隔这么久，那个夏子也早已死去，她们当然不会是同一个人了。但是清醒后的老人更加痛苦，跌倒在地大声哭道：“秀作啊，你为了那个夏子甚至不娶老婆，到最后又为她而死，真是冤孽啊，冤孽啊！”

风间夜蹙起眉，低问：“您儿子的死与那位夏子女士有关？”

老人双眼呆呆地直视前方，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抑郁和苦楚始终无处倾诉，今天却不由自主地对一个陌生人讲了出来：“我儿子知道一个秘密，一个和那个叫夏子的女人之死有关的秘密，就为了这个秘密，他才被人杀死的。”

千寻雪樱顿觉一阵阵发冷，脸色忽青忽白，嘴唇轻颤：“您，您肯定您没有记错？那个夏子的死隐藏着秘密？”

“我记错？”老人怒目而视，“我儿子为此送命，我怎么可能会记错？他的日记在最后还写着：为了夏子献身，我无怨无悔！这个傻瓜，结果就真的为她献身了。谁会感激他？只留下我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婆子一个人过活。谁来可怜我？秀作啊，你的心中就没有为妈妈着想过吗？”

老人忽怒忽悲，言语错乱，神志几近崩溃，风间夜

一眼瞥见身后的千寻雪樱也摇摇欲倒，扶住她，沉声道：“一切都还没有经过证实，你不用太过忧虑。”

“是的，一定是有内情的……妈妈的死……我知道……没那么简单……”千寻雪樱脸色苍白如纸，神情呆滞，耳畔那自心底震响的枪声明白无误地告诉她，那声枪响的确真实地存在过，在枪声的背后也的确隐藏着某个重大的秘密。只是，她的记忆模糊一片，什么也想不起来，片段闪回的记忆无法成串，几乎要将她逼疯，她越害怕，心坠入深渊的速度就越快，四周一片漆黑，看不到边，只有——只有一双温暖而有力的手臂紧拥着她，是的，她还有这双手臂！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双手臂的紧拥，和那样一双深情的瞳眸无时无刻不在凝视着她，她才会有重新站立起来的勇气。

“夜，”她喘息着哀恳，“带我离开这里。求你！”

“别怕，樱子，”他轻抚着她的背，像往日一样安抚着她迷乱的心智，“有我在这里，你什么都不用怕。”

她将脸埋进他的肩窝，好温暖，如春风般的气息，多呼吸一刻，便会多一分力量，她不能失去他，她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存在是为他而生。他呢？但愿亦是如斯。他们需要彼此的关爱，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整个世界都鄙夷抛弃他们，只要拥有彼此，就是拥有了一切。

“他们到了名古屋？”漆黑的小屋中，鹰眼中的得意之情尽显，“看来当初留那老婆子一命的确是对了。”

旁人附和着笑道：“还是您神机妙算，料准他们会去那里调查。现在他们离真相是越来越近了。”

“真相？”鹰眼中有着冷冷的笑意，“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活着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一些所谓的真相，可是谁又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不过是个虚幻的壳子，一个别人用完就弃置荒野的垃圾罢了，知道了能怎样？不知道又怎样？”他的眸底尽是冷冽，“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早些知道，只有查出他们所需的真相，他们的痛苦也就真正拉开了序幕了。哈哈哈哈哈！”一阵放肆的狂笑在小屋中响起，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怖。

北川绫子在屋中全神贯注地敲着电脑键盘，外面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她一边大声地应着，一边抱怨：“来了来了，谁这么一大早不让人休息？”猛地拉开大门，门外站着的赫然是风间日向。

“你？”她一怔，又笑道：“风间大少爷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我事先声明，我可没招惹到你们风间家。”

“小夜……前几天为什么来找你？”风间日向艰难地开口。

绫子挑挑眉：“有意思，你弟弟的事你总跑来问我，真要让人怀疑你风间家的情报网是不是名存实亡了？”

她没有让他进屋的动作，于是两人就这样站在门口僵持。

不喜欢就这样沉默下去，风间日向咳了一声，再度开口：“听说你最近没去‘涩谷’上班？在休息？”

“干累了，舞女也是要休息的，不是吗？”绫子哼声道：“我们吃的是青春饭，总得一方面抓紧时间赚钱，一方面保养好自己的容貌和身体，免得早早就被人甩了，连后半辈子都没着落。”

风间日向的脸色很难看，听绫子说话的口吻很令心痛，但他并不想这样受人奚落，他来，也是有目的的。一抬头，他坚定了一下语气：“父亲让我转告你，如果以后小夜再来找你，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必须拒绝，否则风间家会动用一切财力物力来对付每一个阻挡在家族前面的人。”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话？”绫子心如芒刺，嘿嘿一声冷笑，原本在心底曾有的那一丝隐隐的企盼也被人扔到了深海之底。昂起头回答他：“我北川绫子做事从来不看对方的身份地位，如果我愿意，就是沿街乞丐我也会把他们当朋友，为他们两肋插刀；如果我不愿意，就是天皇让我做太子妃，我也不会甩他一眼！大少爷还是请回吧！”

她怒极转头往回走，门没有撞上，还露出一条缝隙，风间日向恰巧从缝隙中看到她略显瘸拐的步态，一下又将门推开，问道：“你的脚怎么了？”

她一下子站住，没回头，粗嘎着声音回答：“走霉运，

被狗咬了，你开心了？”

风间日向心绪翻涌，很想奔上前抱住她，轻叱她的不小心，但是，对家族传统观念的坚守使他最终没有迈进一步。“你……以后自己多加小心吧。”这是他所能说出的，最温柔的安慰了。然后没再停留，他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北川绫子倏然转过身，只看到渐渐淡去的背影。虽然已有泪水渐渐遮住眼幕，她还是强忍着不让它们流出，努力挤出一个不屑的冷笑，斥骂一声：“笨蛋！”

牺牲了感情就会幸福吗？为什么他就不能像风间夜一样勇敢地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而与家族抗争？为什么她就不能完全将这么一个固执懦弱的人从心底抹去，还要为他担心，牵挂？

她苦笑着对自己轻骂：“北川绫子，原来你也是一个大傻瓜！”

再次来到富士山下，两人默默无言。四周春暖花开，樱花烂漫，无数的游人在身边穿梭游览，与他们却好似隔着一层世界。

好半天，风间夜开口说话，依旧带着温和的笑：“想去爬山吗？冬天的富士山虽然是最美的，但是太冷，不是人人都可以上得去的。现在天气正好，若能爬到顶，就可以看到全东京樱花盛开的景象，一定会很壮观。”

“听说富士山是座活火山。”她悠悠开口，“也许我们爬到半路就会被喷发的岩浆烧死。”

他一愣，仍然保持笑容：“说得这么惨烈，一点美感都没有。”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好的。即使曾经美好，也不会总是一成不变。你接受不了残忍，就是不敢面对现实。”她无情地说。

他却笑意更深：“现在说得这么透彻，怎么换作是你自己又不能想通了？”他牵着她的手，“既然你知道残忍有时候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又何需害怕？又为何不敢面对？”

“劝人容易劝己难。”她低下头，轻踢着脚下的石子。

他笑着劝慰：“其实你现在所有的忧虑都是真相到来前的臆测而已，也许等你揭开真相，你会发现，结果原来不过如此。到时候你会为自己现在的退缩而感到可笑呢。”

她依旧矛盾重重，遥望富士山：“如果一切可以被富士山喷出的岩浆烧熔，便不会再有烦恼和痛苦了。”

他在她身后抱紧她的腰，黑色的长发从后面掠过她的耳际，轻蹭着她的脸颊，淡雅的声音带着温和而霸道的口吻对她许诺：“如果你愿意，我将为你点燃整座富士山，当岩浆喷向你的一刻，我会覆在你的身上，为你挡去所有的痛苦。”

她展颜一笑：“狂妄的念头。”

他也在后面吃吃而笑：“只要能让你释怀，狂妄一次又何妨？”

她相信，如果当他的说法真成了事实，他一定会如自己的承诺以身相救，所以，她笑不是因为他天真的想法，而是为了话中那一分难得的深情。令她无悔，甘愿与他一同赴死的深情。

08

东京日和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松井雄已在这家医院工作了近三十年，有着良好的声誉和威望。经他治愈过的病人无数，而救死扶伤，帮助病人解除痛苦也正是最令他感到快乐的事。清晨，当他一踏进医院的大门，就可以听到很多病人和护士向他真诚地问好，在他看来，这也是对他的工作最大的肯定。

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刚打开门，却愣住了，屋内已经坐着一男一女。

“你们是什么人？”松井主任很诧异。

那个有着一头黑色长发的男子微笑着起身行礼：“是松井主任吗？打扰您了，我姓风间，是特地来向您打听一些事的。”

“哦，请坐。”松井将他让在旁边的座位上，随手拿起一支笔，沉思着问：“是问哪位病人的病历吗？”

风间夜点点头：“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恐怕在贵院的资料库中查不出来，所以要向您当面请

教。”

“是什么时候的事？”松井主任很好奇。会是多久以前的事？十年？二十年？

风间夜道：“您是否还记得，在十几年前，曾经有一位名叫千寻夏子女士到贵院就诊，据说当时是被判定死于心脏病。”

风间夜刚刚念出“千寻夏子”的名字，松井有些木讷的神情立刻闪过一丝惊恐，问道：“你是她什么人？”

千寻雪樱此刻站起来接答：“我是她的女儿。”

松井惊诧的目光转移到她身上，反复逡巡，似在确定她话中的真实性。

千寻雪樱迈上几步，诚挚地说：“请告诉我，我母亲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松井手中的笔“啪嗒”掉落在桌面上，囁嚅着说：“我，我不记得了，时间太久了，我实在想不起来，抱歉，帮不了你们。”

“请再仔细想一想！”风间夜探上身，毫不顾忌地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千寻夏子这个名字您真的不记得了吗？那么，伊藤大左这个名字您是否有印象呢？”

松井的脸色更白了，从椅子中蹦起，叫着：“什么伊藤大左，我更不知道，我说了，我帮不了你们，请你们出去！”

风间夜直立在桌旁，浅笑的眼中却有着凛寒的光芒：“松井主任，听说您一向以诚实守信著称，说谎可不算

是什么美德啊。”

松井的背紧靠着墙壁，微微地发抖，似乎在极度恐惧着什么，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既然你们听说是死于心脏病，那就是心脏病了，不可能还有别的死因。我们日和医院从不会误诊的。”

“是吗？”风间夜微挑唇角，露出一个邪邪的笑意，“但是我们却有证人能证明，千寻女士绝不是死于心脏病。如果我现在把这个消息公开出去，恐怕对贵院的声誉会有损害，另外，您这个主任的位置可能也会有所变动了。”

“你！你这是威胁！”松井的脸色由白变红。

风间夜笑容不改，依然幻魅：“就是威胁又如何呢？只要您再说一句‘不记得’，我立刻可以联络到一百位以上的记者在医院的大厅召开记者发布会。”他微晃着手中的手提电话，淡然道：“是您说，还是我说？”

松井低着头，沉默不语，但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不知过了多久，他艰难地吐出：“我不能说，如果我说了会有很多人遭受牵连。如果您一定要查，还是直接去问伊藤先生本人，他完全清楚事情的始末真相，至于我自己，的确是无能为力。”

风间夜也静默片刻，微微一叹：“好吧，我不为难您，不过您必须告诉我，千寻女士去世的病历现在在哪里？”

“都在伊藤先生的手上。千寻女士死时身边所有的东西都被伊藤先生带走了。”松井勉强而答。“非常感谢。”

风间夜轻轻颌首，与千寻雪樱欲转身而去，松井忽然又叫住他：“风间先生是否曾在我院就诊？”

风间夜一怔：“是的，不久前的确曾经在贵院住过。”

“哦，看来我没有记错。”松井此时才露出一丝笑容，但很快又转为肃然，“您是否已经找到合适的配型对象了？”

风间夜一甩头：“不劳费心，这点小事我自己能解决。”

“还是抓紧去找吧。”松井急切地说，“要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

风间夜没再回答他的话，只是默默地拉着千寻雪樱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配型对象？指的是什么？”千寻雪樱站住问他。

风间夜依旧表现得不经意：“没什么，只是治疗贫血的一种方法而已。”

“是吗？”千寻雪樱的眼中充满了质疑，贫血的治疗还有时间限制吗？

风间夜一笑：“这不是什么大事，不必放在心上。现在我们应该去找伊藤了。”他抓紧她的手，认真地说：“答应我，无论结果是什么，都要勇敢地去面对。”

她反握住他的手，沉重而缓慢地回答：“我会尽力。”是的，为了他，她也会去尽力的。如果继续任由自己被那个幻梦折磨一生，她的生命只会永远深陷于无边无尽的痛苦之中。该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你们知道了多少？”伊藤大左冷森森地看着对面的这对男女，威慑感在空中释放凝滞，似乎一触即发。

风间夜淡笑着：“也许很多，也许很少，我们所知道不过是些皮毛和片断，而能将他们串联在一起的那条细线，似乎还握在您的手中。”

“你们恐怕问错人了。”伊藤冷笑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们这条细线的秘密？我苦守它十几年，为的是我在夏子临终前发下的誓言，如果我说出来了，就是对不起夏子，将使我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风间夜犀利地冷笑：“您以为您保持缄默就算是个信用之人了吗？对于樱子，您依旧是在欺骗，与无信之人毫无区别。”

伊藤大左看了千寻雪樱一眼：“我不说，是为她好。”

千寻雪樱脸色一变，定定地说：“告诉我真相！求您。”

伊藤也看着她：“在我的记忆里，你从来没有求过我。”

“那是因为以前我没有任何事可以求您，但是这一次，我求您告诉我真相！母亲，究竟是怎么死的？”她激动的双手都在颤抖。

伊藤深深地一叹：“雪樱，不要再去追寻什么真相了，相信我，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反而会更好。”“不！”千寻雪樱坚决地否定，“您一定不知道当自己被一个虚无的设想

所折磨，却永远不知道答案会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请告诉我，我不要再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中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我只要一个答案，一个没有任何虚假的答案！”

“真实有时候可以残酷地杀死一个人。”伊藤深沉地说道。

她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但还是坚定地望着他：“请告诉我！”

“那好，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看来我也无法隐藏，独守这个秘密无论对谁都是一种痛苦。”他轻轻低喃：“只有令夏子失望了。”

风间夜眉心一展：“您是承认，千寻女士的死的的确是别有隐情？”

“不错。”伊藤大左肯定地回答。

千寻雪樱的指尖仍在轻抖，嘴唇发干，声音也变得暗哑：“那么，妈妈是怎么死的？”

伊藤盯着她的眼睛，不带一丝一毫的表情，冷冷地念出每一个字：“是你杀死了她，是你用枪，亲手打死了她！”

一切都仿佛在此刻停住，包括空气，时间，心跳，呼吸……惟一无法停住的，是从心底深处无限度扩散出的痛感，渐渐吞噬了全部的感情，全部的思想，全部的意志和全部的生命。

千寻雪樱如被人扔进深不见底的冰窟之中，无限度地往下坠，往下坠……麻木得几乎没有了知觉，直到她

的肩膀似被人紧紧地抓住，她在恍惚着看着眼前那双深情而忧郁的眼。没有微笑，没有回答，记忆中所有的一切都在此刻变得清晰起来。她记得了！记得了！

在纷纷飘坠的樱花树下，穿着和服的母亲微笑着对她呼唤：“雪樱！快来看！樱花开得多美啊！”而她——年幼的她却举起黑漆漆的枪管，对准母亲，无意识地扣动了扳机——

那一刻，枪声与母亲冻结的微笑同时刺进她的眼中耳中，然后她看到从母亲胸前喷涌而出的鲜血染满了母亲的前胸。那鲜红的血，染透了母亲雪白的和服和她崭新的衣裙。被血溅到的樱花瓣艳红而刺目，好像无声而凄美的笑，带着悲凉的嘲讽在她的眼前缓缓飘落。母亲扑倒于樱花树下，樱花还在凋落，很快盖满她一身，如一幕美丽的葬礼，而观众只是她一双无邪的眼睛。

那一天，她杀死了她的母亲，她惟一的亲人。

她茫然地举起双手，看着它们，就是这双手，扣响了扳机，射出了子弹。罪恶的双手，沾满了血腥，她是个罪人，一个沾满母亲鲜血的罪人。她应该是被打入地狱，深受轮回煎熬的，那么，为什么她还要站在这里？在等候谁的审判？

猛然间推开身边一道模糊的身影，她如狂魔一般疯跑出去。

外面有一辆车子停在那里，她不管不顾地冲进去，居然发动了。然后她便像箭一般开着车冲了出去。

车子疯狂地开着，她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地狱吗？从这里是否可以一直开到地狱？反正她知道她永生永世都进不了天国。她不愿背负着杀害母亲的这份罪孽苟且偷生，如果还有一个可以让她立足又不会被玷污的地方，或许就是地狱了吧？

车子冲上马路，又开出马路。开到了富士山的脚下。

她丢弃了车子，又开始疯狂地向山顶爬去。

她叫千寻雪樱，注定与“雪樱”有关，如今她已肮脏得不堪再与樱花比肩，还是让富士山上的皑皑白雪来洗涤她罪恶的灵魂吧。若能将生命献与雪山，或许她的精魄还可以长存。谁来宽恕她曾犯下的罪孽？雪山之巅是她最终的归途。

站在一处悬崖边，她凄然而笑，无所依恋地纵身而跃，却突然被人自身后死死地抱住。她努力挣扎，两人都摔倒在山边，身后的人抱得太紧，即使她拼尽全力仍不能再前进半步。

她绝望地回头看着那人：那双幽深而美丽的眼，虽然自眼波深处翻卷起从未见过的波澜，但那分缱绻的深情却更胜以往。

“樱子！”他大声地呼唤，企图唤醒她头脑深处最理

智的意念，“你真的要选择死亡了吗？独自去死你真的不怕孤独吗？”

她的眼角边已一片濡湿，是泪，却不知何时到来。凄然地望着他，惨淡地轻问：“除了死亡，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脱一切痛苦？”

他大声地回答：“死亡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法，你必须活着，活着才有一切！”

她笑得更加悲凉：“那么请你给我一个能让我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

“为了更好地活着！这是支撑所有人活下去的最终理由！”他浩浩然地回答。

她略带怔忡：“不是为了爱吗？”以为他会给她这个答案。

他抱紧她，怕一松手就会失去她：“如果你已无法感受到爱的存在，这个理由对你来说未免牵强，但如果你肯为了爱而生存，那就会赋予你更多的勇气和力量！为了我，樱子，请你活下去！”

他的每一个字都如响雷重击着她的心灵，于是她渐渐不再挣扎，不再反抗，颓废地靠倒在他的怀中，忽然放声恸哭。倾泻而出的泪水浸透了彼此的衣衫，但却令他释怀，他终于将她自死神身边拉回。在人类生与死的抉择前，爱的力量永远高于一切。这是真理，不容置疑。而他们之间这一场注定短暂的爱情，也早已被命运钦定了无数的悲喜和壮烈。

即使有一天他将离开，也必定会带着这些艳丽的记忆死去。这一切的经历足以说明他不枉此生。但是，他又是如此的不舍和眷恋。所以，在鼓励她活下去的同时，他也在拼命燃烧自己每一分钟生的希望。

是的，活下去，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一定要活下去！

千寻雪樱在副座上睡着了。但是睡得并不安稳，即使在沉睡，仍有两行清泪顺着眼角流出，轻滑过脸颊，落到了身下。

风间夜开着车，一只手持着一支点燃的香烟，淡淡的烟味在他的身边缭绕，令他看上去平添了一分阴郁与艳魅。黑亮的瞳仁中没有多少伤感，反倒有股冷冷的笑意，像是在鄙夷什么，却又若有若无的，让人捉摸不透。

停下车，他打开车门，轻轻将千寻雪樱抱出来，偏巧这时一阵剧烈的眩晕令他无法站立，即将摔倒的一刻被人一把扶住。他回头一看，笑了，是风间日向。

“你来了？”问得随意。

“嗯。”答不经心，只是望着他的眼神深深地沉思着。

风间日向伸出手：“我抱她进去吧。”

风间夜没有争，交给了哥哥。风间日向抱着千寻雪樱走进樱阁，将她安置在一间卧室中。两兄弟又一起走出。

还是坐在院边的回廊上，风铃依旧，樱花依旧，人也依旧。

“查出什么了吗？”风间日向首先发问。

风间夜保持着他一贯的笑容，似答非答：“很多。”一挑眉，又问：“当初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我去查那个幕后的委托人？你明知我早晚也能查出。”

“直觉。”风间日向冷冷地扯出两个字，“一个不是以杀人，而是以折磨人为乐的人，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我不希望你令自己陷身于危险，而且我也不相信你会为了她而以身犯险。”

风间夜唇角轻扬：“说白了，就是你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存在。”

风间日向只是沉默，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只是问：“那么，你现在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风间夜摇摇头：“还不知道。”

叮叮的风铃声忽然吸引去了风间夜的注意力，他略带怅惘地看着院内的樱花，说：“这里的花期还可以坚持一个月，京都的樱花很快就要谢了。”

“真的要和她相伴到死吗？”风间日向的口气有些残忍，“让她看着你死对你来说是件很美的事吗？”

风间夜轻蹙起眉头：“我希望她能勇敢地活着。”

“一旦失去了你，她还能活得下去吗？”风间日向瞟着旁边的纸门，又盯着他，“你现在的身体似乎越来越差了。”

风间夜发出一声长长的幽叹，频繁的眩晕代表着病症的加重，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他会永远地倒下而再也无法站起。看着他倒下去的千寻雪樱会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像今天一样，发狂地爬上富士山？那时候又还能有谁将她从悬崖边死死地抓回？

“你少管人家的事了。”院里传来北川绫子嘲笑的声音。而她那犀利直率的眼神正冷冷地注视着风间日向，“你自己不敢去爱也就罢了，还要阻止别人相爱吗？”她走上回廊，对风间夜道：“小夜，别让他动摇你，我支持你！勇敢地爱下去！即使死了，也死得辉煌。”

风间日向瞥了一眼她的脚，皱皱眉：“不是提醒过你吗？”

“你提醒过我什么？你只是说不让我为小夜工作，可没说不让我来看他。”北川绫子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大大咧咧地走到两人中间。

风间日向猛地抓住她的手，沉声道：“你不要挑我话的空子，你明白我所指的其实并不是那一点点的意思。”

“放手！”北川绫子冷森森地看着他，“您这高贵的手碰到我这个肮脏的身体，会辱没了您的身份。”

风间日向的脸涨红，眉峰跳跃，咬着牙：“绫子，如果你恨我，就直接说出来吧。不必总是这样冷嘲热讽的。为什么你不肯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你的？”绫子的冷笑中有着说不出的凄楚，“你总是这样，总要别人为你着想，考虑你的身份，你的地位，

你的处境。但如果你是一个事事都肯考虑周全的人，我们又何至于搞成今天这种局面？你初认识我时，我就是现在的我，并未对你有任何的隐瞒，如果你那时就表露出嫌弃或是厌恶而不来招惹我的话，我也不会低贱自己去向你摇尾乞怜。既然爱了，又不肯承认，又要放弃，你以为自己做得很伟大，很有光彩吗？如果这会令你解脱，只能说明你的自私与可悲！”

风间日向霍然站起，眼中全是受伤的神色。嘎哑着声音对风间夜说了一句：“我有事先走了。”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樱阁。

风间夜一直冷眼旁观，此刻才淡淡一笑：“很失望吧？”

北川绫子哼声：“我失望什么？”

风间夜微垂着眼帘，黑发拂过额际，虽然掩去了诸多表情，但那风中和煦的声音却锐利依然：“其实你很希望他能站起来反驳你，和你唇枪舌剑地争论一番，甚至是义正严词地将自己离开你的理由说得再冠冕堂皇一些。让你看到一个彻底自私的风间日向，你才会对他真正绝情。可偏偏他的逃避总是令人生气又无计可施。于是便会更恨他，却又更忘不了他。”

绫子坚强的头缓缓低下：“你究竟是鬼还是神？怎么总是能洞穿别人的心事？”

“我？”风间夜的笑容苦涩而无奈，“我倒宁可自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我是鬼，我不用惧怕死亡，如果我

是神，我会得到永生。只可惜，我只是一个人，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永远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生死的人而已。”

### 京都清水寺内

千寻雪樱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樱花。樱花如雨，花海如潮。可惜这一切的美丽对她而言都是最大的讽刺。为什么母亲要为她取名雪樱？难道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她这一生会像白雪和樱花一样，徒有艳丽的外表，却无法将这分美丽保存到永恒？如此的短暂，一切都无法挽留。多么可笑，她不仅是朵有毒的樱花，还是朵沾满血腥的樱花。

残忍的结局，这就是追求真相所付出的代价。要用整个心灵的破碎与绝望去承担。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风间夜在耳边款款道来，“还记得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你笑，好像满园的樱花都在盛开。”

她也想努力挑起一个微笑回应他，可是却笑不出来。痴望着他的面容，这样的美好，只会令她从心底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卑、害怕。害怕自己没有资格去拥有他的深情，害怕上天总有一天会惩罚她这么一个在幼年就已经冷血无情的女子。她的一切早已失去，她也已习惯失去，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在她的身边？不让她就这样无助地死去，那样她还能觉得欣然。可是现在，这深不见底

的忧郁与痛苦，已不是他的一个微笑所能化解的。尽管从他的身上汲取温暖是使她生存下去的惟一希望。“为什么不离开我？”她尖锐地问，“我究竟有什么好让你这样对我？”

他沉思片刻，还是淡雅地笑着：“我相信自己对你的第一感觉，无论你曾做过什么，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是一朵最纯洁的樱花。”

她的心却在滴血，什么时候他才肯对她冷眼相视？让她也能安心地放弃这段感情，重新回到自己原来封闭的世界中去？她不要任何人的关爱，因为她根本不配被人爱。她的名字，她的命运都在表明，她是一个被诅咒了的女人。这一生，都不应该有幸福。

“你的眉头锁得好紧。”他轻笑着，伸出食指细细抚过她的眉心。“忘记过去吧，樱子。你还有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

“美好的……未来？”她极其艰难地重复着他的话，这几个字念出来如初学时一般稚嫩，不知所云。她的生命中还会有美好吗？上天会怜悯她吗？对她所犯下的罪行真的可以既往不咎吗？

她悠悠的神思不知徘徊到了哪里，全然忘我。风间夜的瞳眸却在此刻刺出一道惊悸。

“小心！”他猛地将她拉倒，随着一前一后两声枪响，远处的一棵樱花树下摔倒出一个人。

血！红色的血！她迷惘的眼中全部映出的是鲜红色！

一如记忆中最悲绝的一幕。同样是为她而流出的鲜血，同样是出自她最心爱人的身上！

风间夜的手臂被子弹打中，鲜血汨汨而出，瞬间染红了他的全身。无穷无尽般的流逝，对映着他近乎惨白的脸色，但他还在竭尽全力给与她的一个安抚的笑，“别担心，没事的。”

他要死了吗？她的心悸停在此刻，说不出心中那如被刀割针刺的痛感是何时生出，只记得他在临昏厥时，还虚弱地伸出手，轻轻擦去她脸颊两侧的什么东西——是泪，擦不尽的泪，如同他喷涌而出的血。

血泪交融，樱花飞舞，心在低泣，梦似残风。

无论曾经如何努力地去拥有，失去只需一瞬而已。

风间家族的人如飞一般赶到医院。

风间长次奔过千寻雪樱的身旁时只狠狠地甩了一句话：“如果小夜有什么意外，我会要你生不如死！”

她没有反应。无论是生，还是死，对于她来说，几乎已失去了任何的意义。以生死要挟一个心如僵木、形如僵尸的人只是徒劳而已。

她只是没有任何表情地站在抢救室的外面，面如白玉，目如呆石，形如一尊雕塑。

然后，她的手机骤然响起，尖锐的铃音令所有人都对她露出极端厌恶的神色。她走到一边，掏出手机，是

个陌生的号码，想挂掉，只在一犹豫间，还是接了。

“喂。”她木木地说，脑子里空白一片。

话筒的另一侧是个尖细而得意的笑声：“看到最心爱的人死在自己的面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是吗？”

她的心猛然缩紧，所有的直觉都在这一刻恢复，厉声问：“你是谁？”

“你一直都在寻找的人。”对方继续开怀地笑着。

“是你杀了他？”她的指节突出，几乎能将手机捏碎。

“不是我，是你！”对方阴厉的声音寒冽而无情，“你是个不应该有爱的人，谁和你在一起谁就会变得不幸。是你将不幸带给他们的，是你！”

她的血被冻住了，背靠着墙壁慢慢瘫滑到地上，耳边那个声音还在如魔咒一般轻吟：“你的痛苦应该由你自己承受，连累别人只能给你身边的人带来更大的不幸。如果你还懂得一点点爱的话，就离开他们！永远地，离开！”

风间长次沉痛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儿子，是那样毫无生气地躺着，仿佛随时都会离开他的生活。这种绝望的感觉，在风间夜的母亲死前他也曾经感受过。那种感觉，只要感受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记。

“她呢？”风间夜睁开眼后问出的第一句话。

风间长次狠狠地说：“不要再管她了！是她害得你这样！你为什么如此执迷不悟？”

“很多感情，你永远不会明白。”风间夜因为虚弱，声音比以往更加轻微，但固执如旧，“让我见她！”

风间长次没有答应他，只默默地凝望着他，缓声道：“你以为我阻止你们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我对她有成见吗？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会给她的将来带来怎样的生活？”

从未见过父亲如此痛心疾首的表情，也没有听过他如此诚恳的声音，风间夜鼓足一切力量，问：“您想说什么？”

只见风间长次从自己的口袋中轻轻掏出一张纸，小心翼翼地递给他，说：“这是你母亲死后，我在她的遗物中找到的，从没有给你看过，现在给你是有些迫不得已，希望你看完会改变你的想法。”风间夜接过那张纸，努力聚集眼神去看清上面零乱得近乎疯狂的字迹，那的确是母亲写的，不仅因为那熟悉的字体，还有那凄婉且悲绝的言辞，读之有如母亲再生，带给他更加痛彻心扉的震颤——

“如果你深爱一人，却又不能履行你爱的承诺，那么，就远离她，不要再带给她任何痛苦的幻想，宁可独自承受孤独，宁可背负着愧疚与她对你的恨意，也要狠下心远离她，只有这样，才能还给她一个完整而公平的人生。”

纸笺从他的手指中滑落，掉在白色的被单上，但两者都没有他的脸孔那般的苍白，凄美至绝境，又无奈至绝境。

若无法完整地爱她，就应该远离她，归还她那一份完整。这是母亲苦到极点的心声，也是在冥冥之中告诫着她惟一的儿子，不要步她失败恋情的后尘。

即使有着如此沉重的伤情，他还是笑了，为了这段从一开始就已注定没有结局的恋情而笑。他将自己所有生的力量都给了她，却又剥夺了她生的希望。他真的有这么残忍吗？残忍到心中自私得只有自己，只想到自己爱人与被爱的感受，全然不顾别人的心情。

他真的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了。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他应该将那完整的人生归还给她。

门被人大力地撞开，千寻雪樱奔了进来，她的脸比他还要惨白，跌跌撞撞地跑近床前，她死死地抓住他的被单，一字字地哀恳：“远离我吧！求你！离开我的身边，离开我的生活！”

他浑身轻颤，两人的眸底都是绝望的神色。就这样四目相视，多少曾经共同拥有过的甜蜜回忆都乍然划过心头，谁能忘怀？谁能放弃？但是，又必须忘怀，必须放弃。

“这是你的意愿吗？让我离开你？”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轻柔，唤着她的名字，就像初次相识时，“樱子，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吗？”

她忍住所有的悲痛，努力使自己坚强地回答：“我们在一起只有痛苦，不会有幸福。”

他凝视了她很久，似乎要透过她的眼睛看穿她的心底。最后，他只轻轻地微笑，不知是释然还是逃避，没再看她，淡淡地说：“那么，分手吧。”

简单的一句话，同时埋葬了两个人。

她的灵魂在这一刻死去，站起身，低喃着说：“谢谢。”随即逃也似的奔了出去。

屋内，他长长地叹出一口气，幽沉而伤感，好像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已耗尽在这一声叹息之中。

## 09

天灰蒙蒙的，还在下雨。伊藤大左坐在轮椅中，有人为他撑着雨伞，遥遥望着在风雨中跪坐于母亲墓前的千寻雪樱，他沉寂了好久才叫人将他推了过去。

“行了，樱子，无论是凭吊还是忏悔，你都已经足够了。”他开口劝阻。

千寻雪樱的浑身皆已湿透，目光仍然呆滞地看着墓碑，问：“母亲生前是什么样子的？”

伊藤默默回答：“有着如你一样美丽的外表，温婉而娴静。”

“为什么我会杀她？”她攥紧了拳头，眉尖痛苦地纠结在一起。

伊藤微叹：“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后来据人推断，

你可能是从哪里发现了那把枪，随手拿来玩，结果造成了悲剧。说起来也是你无心之过，你那时毕竟还小。”

她的嘴唇轻抖：“您也认为我是个罪人，是吗？”

“你还是个孩子，是夏子最爱的女儿。”伊藤大左回答得似乎避重就轻。

她倏然转头瞪着他：“那么，你为什么要杀深田光？杀筱原秀作？他们的死是你造成的吧？在伊藤组的行动档案中有追杀他们的记录。你不要否认！”

“我没想否认。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为了你生活得更幸福！”伊藤大左的声音高昂而激动，“我在夏子的灵前发过誓，要让你活得幸福！任何人都不能破坏！深田光和筱原秀作企图联手公开我好不容易才隐藏起来的夏子死亡的秘密，我决不会允许他们做出这种错事！为了阻止他们破坏你的生活，我是不惜一切的，哪怕是杀人！”他眼中的阴寒千寻雪樱曾经见过，就在很多年前，目睹他命人活埋自己的属下时，他眼中流露出的就是这种凶狠的寒光。他的气势像一只在沙漠上饿极的狼，两眼放射出的凶光可以让人为之胆寒。

面对一个为了保护她不惜以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人，她不知道是应该感谢还是恐惧。咬住牙根，瞪着墓碑上的字，绝决地说：“如果母亲活着，是不会让你为我去杀这么多的人的。”

“可惜她死了，”伊藤冷哼一声，“你的一切只有由我为你做主了。”

“我现在已经成人了，我希望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她挺身而出，“我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关爱，爱对我来说只是个沉重的负担，无用的包袱，再背下去，我会累死。”

伊藤对她的话并未指责，只冷冷问：“风间夜这个包袱，你也准备甩掉了？”

她的心骤痛，表情却很淡：“我与他之间的事不需要别人操心。更何况……”她的眉垂了下来，“他从来不是我的包袱，我才是他的负累。”

“你们兄弟都不可理喻！”北川绫子将买来的鲜花狠摔在风间夜的床上，几乎将他的脸都埋去。人在屋中来回转着，“我还以为你和风间日向不一样，爱得勇敢又坚决，没想到最后你也是选择放弃，你太让我失望了。”

风间夜用手拨开挡在脸前的花，淡淡地说：“如果你所爱的人死在你的面前，你会为他伤心吗？”

绫子一下就明白他话中的潜意，她大声答道：“会！而且我会永远记住我们之间曾经共同拥有过的那分爱，因为那是属于我们共同拥有过的永远美好的记忆！”

风间夜轻轻一笑：“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你的心里会不会也随着他一起去了呢？”不等绫子回答，他又自行解释：“如果没有，说明你们爱得不深，如果有，会令活着的人更痛苦，面对如此的局面，你会选择哪一边？”

绫子被问住，瞬间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

风间夜自花束中抽出一支百合，独自摆弄：“所以，惟一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只有分离。”

绫子深吸一口气：“好吧，看来你认为自己做得很对，那么，我问你，你作出这种选择时，是否考虑过她的心情？她究竟是愿意生不如死，还是生死相随呢？”

风间夜的手又顿住，轻拢起手掌，将那小小的花蕊藏于指间，仿佛轻呵着她的心情。即使眉宇间隐藏了多少寥落的心情，即使外表如何的漫不经心，每看到屋外纷飞的樱花，他的心痛都会为之加剧。

他知道，在选择分手的那一刹那，他又自私地为她作了选择，也许是自己最后一次任性的行为了，也许会伤她更深。他本不愿如此，但当她那样哀恳地望着他，求他离开自己的时候，他无法拒绝。也许，这也是她的心意吧。能让两个人都遂了心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是……无法言明，这心愿得偿的代价究竟又是用多少碎裂的心片换来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没有光亮的小屋，隐在黑暗中的剪影，一双如夜灯的眼散发着狂魔般的光亮，拳头重重地击在桌面上，痛斥着：“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

在他桌前的人，频频地深深鞠躬，似乎立刻就要跪地叩首，“我们派去的人没有找到筱原秀作的母亲，邻居说，几天前她被远方的亲戚接走了，我们正在继续查。”

“胡说！”那声音如狂，“筱原秀作早就没有任何亲戚在日本了，如果是国外的，出境处应该能查到她的下落！”

“是，我们也曾调查过出境处的记录，但是，找不到任何和她有关的登记，如果不是偷渡，她应该还在国内。”

“那还不去找？你站在我这里只是在浪费时间！”手一挥，打翻了桌上的茶杯，眼看属下慌忙着要走，他忽然又叫住：“等一下。”

主人的喜怒无常令属下惴惴不安。

那双眼睛沉稳了很多，思忖着问：“依你看，会是谁接走了那个老太婆？”

属下忙答：“能做得这样干净利落，很难让道上的人查出来的，应该只有帮会里的人才行。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六神会最可疑。”

“六神会？”眼睛眨了眨，蹙紧眉头，“风间夜不是和千寻雪樱分手了吗？六神会还有什么义务做这种事？”

“他们的分手不会是假象吧？”属下继续揣测着。

眉蹙得更紧，最后还是松开：“不会，凭他们那点演技，要想演得如此逼真骗过我的眼实在是不可能。你继续去查，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势力在插手我们的事。”

“是，我立刻去办！”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那人急急忙忙地离开。

桌上的一盏台灯忽然“啪”的一声打开，照亮了桌上一帧嵌在镜框里的照片。照片中的女人，浅笑盈盈，明眸皓齿，纯美而动人。

桌边的人痴痴地望着她，轻声低唤：“夏子，你永远都是那么美，永远都是我的夏子。没有人能从我的身边将你夺走，所有妨碍我们的人我都会为你把他们解决的。再为我笑一个吧，就像我们初见面时的那样，樱花就是我们爱的见证，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的爱才是最伟大的，最永恒的！”

樱阁的樱花在谢了。

风间夜凝眸望着满园飞舞的花瓣，怔怔地出着神儿。看了二十多年的樱花，每一年的感觉原本都是一样的，只有今年，看到樱花凋谢，会觉得格外的凄凉。是因为这将是他的最后一年欣赏樱花了吗？最后的美丽，应当是珍藏于心底的，不知道当他死时，是否会有樱花这样的坦然？而那个像樱花的人，会不会与他含笑送别？还是带着恨意与他诀别？

他笑笑。多无奈而无生趣的笑。

有人影走近，他知道是哥哥，所以没有回头。

“你让我办的事，我都已经办妥了。”风间日向站住。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禁不住皱起眉头，“回来这些日子，你一直在看樱花，不腻吗？”

风间夜将头轻抵着廊柱，低笑：“看它们就像在照镜子，有谁会看自己看到倦呢？更何况，我能看它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风间日向的眼眸一沉：“你无需太悲观，其实整个家族一直没有对你放弃希望。”

“你误会了，我并没有悲观。我只是在想，我曾经说过我若有一天死去，一定要死在最爱的人的身边。而现在，我的爱人可能就是这些樱花了。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它们其实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没想到真的会实现。”他回头对着风间日向一笑，“所以说，‘美梦成真’原来也并非谎言。”

“放弃她你很伤心吗？”风间日向忍不住问。

风间夜的黑眸幽幽然闪着伤情：“我的伤心恐怕还远比不上她的百分之一，若我当初可以压抑住自己的情感，多为她去考虑，也许……是我错在前，纵有再多的痛苦需要我来承担也是应该的。”他苦涩地笑，“其实我真的很想自私一回，把她抱在怀中，让她成为我的人，让她永远都记得我，为我伤心，为我流泪……可惜，当她为我付出时，我却已没办法回报。有人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其实背负着情债而死，即使死去，也会将这分愧疚带至来生，痛感岂不更甚？”他望着哥哥，满是诚挚地，“所以，如果有时间去自私地爱一回，就放任自己的自私吧，尤其是，当你们皆彼此相爱的时候。”

风间日向被他清雅的声音打动，眼前隐隐的一片都

是北川绫子嗔怒而又哀怨的神情。自私地去爱，会让彼此都快乐吗？

千寻雪樱又一次走进“相遇在涩谷”的酒吧。北川绫子在吧台前，一如上次见到她时她坐的位置，只是那一回，身边还有一个人。温和地执着她的手对绫子介绍：“我朋友。”当时感觉平平无奇的一句话，现在想起来备感沉重。再也不会有那样的一双手，一个声音了。

推给她一杯酒，绫子点起一支香烟，呼出一口烟雾，说起了开场白：“最近忙吗？听说前几天伊藤组的一幢房子出了火灾，以为你会脱不开身。”

可能是酒吧内的灯光太暗，她懒懒地睁不开眼：“我现在已经不再过问组里的事了。”

“知道我为什么约你来吗？”

“知道。”一定是好奇她与风间夜之间的故事，她轻啜着杯中的酒，咽下无尽的伤心，“我来，只是为了和你告辞。”

“你要走？”绫子并不显得吃惊，“去哪里？”

“不知道，”她干脆将酒一口饮干，“也许是天涯海角吧。”

“那么，不准备再回来了？”

她沉寂着为自己又倒上一杯酒，再次一饮而尽：“看腻了京都，很想出去走走。外面的世界太大，也许一辈

子都看不完。若是死在外面，也就不用回来了。”

绫子古怪地微微一笑：“这边就再也没有能值得你牵挂的人了？”

对绫子的所指，彼此其实心知肚明，索性直接回答：“我牵挂不起任何人，他有他的人生，我不想介入。”

“古怪的逻辑。”绫子继续吞吐着烟雾，“你们两个好像都在为对方寻求幸福，可是谁也没有得到幸福。就这样咫尺天涯地站着，还摆出一副人人都不得不赞许的姿态，真搞不懂你们究竟在想什么？”

千寻雪樱微微一笑：“像他那样的人，应该会有很精彩的人生，我是个不祥之人，与我在一起，只会亵渎了他的光芒。”

绫子的烟蒂停在空中，烟灰一串串掉在台面，她也没有理会，只是睁大了眼睛瞪着千寻雪樱，好像突然发现了一件很令她吃惊的事，于是问她：“你该不会是……对他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吧？”

千寻雪樱犹不自知地还在笑：“他？夜之子，风间家族的继承人之一，我知道这些已经足够了。”一只手又去拿那只酒瓶。

绫子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额角，惊讶之色溢于言表。看千寻雪樱又要倒酒，她一把抓住瓶身，死死地念出：“冬天，你知道冬天吗？没有樱花的冬天，没有生命的冬天！”

被她的眼神震住，千寻雪樱恍惚有种很不祥的预感。握住酒瓶的手忽然开始僵硬，原本泛起酡红的脸颊渐渐

失去了血色，一字一顿地问：“冬天，代表了什么？”

北川绫子的眸中被蒙蒙的雾气遮住，所有的笑容都已退去，她无奈地低诉：“那是他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不是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在今年，就在这个冬天，在没有了樱花季节里，我们会永远地失去他——小夜。”

千寻雪樱的车闯进樱阁。在空荡的走廊和屋中奔跑，她没有看到任何的人影，只有屋外漫天飞舞的樱花似在回应她的造访和她震痛的心情。

她一再地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察觉到他身体上的异样？当他一次次虚弱得晕倒时，她只是被一个简单的“贫血”轻易地骗过。当她深陷生死之间，苦恼着徘徊时，是他在竭尽全力地鼓起她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但是，潜藏在那些温柔笑容背后的，却又是怎样一颗孤独而凄冷的心？

犹记得他曾说过：“不要把死亡看成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当你的生命一点点流逝，生存的时间可以用分秒计算的时候，你只会感到无边无尽的恐惧，然后在心底不断地对自己呐喊：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当时听来虽然震撼，却未曾真的留意他话中那分沉重的由来，只当是他好心的规劝而嗤之以鼻。现在重新思量，才骤然明白那是在讲述他自己生命的悲歌。

她想死，他拼命挽留她生的勇气。而当她终于开始

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时，他却一个人孤独地迎接死亡。

与他分手的一刹那，她明白地看出他眼底的悲壮与伤心，却未曾领悟那种心碎竟是源于他对自身生命短暂的悲泣。所以他才会那么轻易地放她走吧？否则他一定会将她紧紧搂在怀中，绝不肯放开的。

“樱花凋落的一天就是风止的时候，但我却不愿就这样死去，我要和你一起活下去啊。樱子！”“即使有一天我不能陪在你的身旁，你自己也能以坚强的笑容面对一切。”

“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离开！”

“樱子，我究竟还可以爱你多久？”

“从没有心甘情愿去死的人，无论死得多慷慨，多么情有可原，如果可以给他们一个光明正大活下去的机会，没有人会选择去死。就是因为生的美丽无人可以抗拒，包括你我。樱子。”

他曾经那么多次地明示暗示过她了呀，但她从来都是无知无觉，只自私地接受他单方面爱的信息，而很少给以回答。

“这世上最美的誓言莫过于用生命作交换。倘若……”

倘若什么呢？那天他并没有说出来，自己也没有问，其实他是想说，如果他的生命还有时间，他也一定会为她许一个永恒的诺言吧？

傻呵，被爱迷惑的她和独自品尝死亡的他。即使曾

经一次次地交流，却始终没有将心底的话真诚地袒露，只是任时间流逝，任真心交错，任心灵破碎，任生命之火渐渐耗尽，却始终不肯多说一句为彼此减轻痛苦。

为什么人活着就有痛苦？

为什么人要痛苦地活着？

多少年来反复自问的一句话，原来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总在寻找爱与被爱的理由，却又一次次地失去。难道真的只有等到生命消失，一切归于风尘，才去无尽地感叹惋惜，然后在樱花中凭吊一切吗？

错了一次，决不能让错误成为永远。擦肩而过的人很多，但是真能与自己心意相同，相知相许的只有一个。

这一次，她不会逃避，她要尽全力去挽留他的生命，哪怕只有一刻能够相守，便已足够。

风间家的祖宅。

风间夜穿着深蓝色的和服靠在栏杆前微合着双眼，似在沉睡，唇边淡淡的笑意酷似在枝头盛放的樱花，如暗夜般深黑的长发在风中缱绻，虽被牵绊，却在无尽地向往与风同舞的世界。

小院幽静，花香轻浮。在这个世界中，无论生死，或是悲喜，都已非外人所能感受。在那看似沉静的面容下，潜藏着的究竟是对生的依恋，还是对死的幻想？这一切，只有樱花知道。

急促赶来的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沉睡的人睡姿未变，笑容仍在。

“二少爷。”有人在轻唤他，尽管为难，却不得不来打搅。

他没有睁眼，只简单地应了一声，似乎还在留恋梦中的世界。

来人小声地禀报：“有个小姐来找您，被大少爷拦在门外了。”

睫毛闪动，那双瞳眸倏然睁开，瞳中清澈而幽黑的光亮如天边之星，令人心动：“那人叫什么？”他低低地询问，其实早已猜出答案。

“似乎是姓千寻。我听大少爷称呼她为千寻小姐。”

清澈的眼眸中出现一片震动的涟漪，为什么她要来？是因为有谁要对她不利吗？不，依她的性格，就是遇到危险也决不肯求人，更何况她已心甘情愿地离开，两人的情丝已经斩断，不应该再有交集。

“说我不在吧。”他简单地吩咐。努力抑制下自己想再见她的心情，如果再次相见，只恐他会忘了自己应该坚守的立场而不顾一切地将她拥进怀中。若果真如此，又如何能完整地归还她的人生？他的瞳眸轻闪，眼前的樱花还在飘坠而落。他最爱的樱花见证了他的一生，包括爱情，甚至他的死亡。与千寻雪樱只有咫尺之遥，又是樱花相隔，若它们能给他一个答案，会告诉他什么呢？

千寻雪樱面对风间日向，一字一字地说：“我知道他在里面，我一定要见他！”

“你们已经分手了。没有再见面的必要。”风间日向冷着心肠回答，却也禁不住被她眼中的狂热震动，是怎样的变故让她回头，还带着如此坚决的信心？

千寻雪樱紧咬住下唇，固执地重复自己的话：“我要见他！就是现在！”

“不可能。”风间日向冷酷地回击，“我决不会让你们再有接触，你和小夜在一起，只能伤害他。”她的身子一晃，想起那通神秘的电话和那如鬼魅一般的咒语：“你的痛苦应该由你自己承受，连累别人只能给你身边的人带来更大的不幸。如果你还懂得一点点爱的话，就离开他们！永远地，离开！”

不！在他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决不会再离开。解决痛苦的惟一办法是面对，而不是逃避。这是他教她的，而现在她要告诉他，当他面对痛苦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共同面对才能真正领会生的喜悦。

“他，真的活不过今年冬天吗？”她打着牙颤。

风间日向一惊：“你已经知道了？”

“是什么病？”

风间日向冷硬的嘴角渐渐垂下，脸上一片黯然，“血癌。”

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紧张的气氛被悲哀的情绪替

代，几乎忘记了此刻彼此敌对的立场。

“去年，他第一次发病后，没有人注意到病情的严重性。直到他又一次晕倒，才被诊断出已经到了中期。惟一的治疗办法是骨髓移植，但是整个风间家族居然没有一个人的骨髓可以与他的相匹配。这一年来，我们费尽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合适的骨髓配型者，依旧是一无所获。”他长长地低叹，“或许真的是天妒英才，注定他的生命要像樱花一样，璀璨却很短暂。”

她的拳头始终紧紧地攥着，好像要把这一切的不幸用拳头敲个粉碎。为什么上天要这样残忍？将这样的不幸强加在风间夜的身上？他有着那样温暖的笑容，光明的心情，美好的理想，而这一切却要被一个冰冷的死亡全部残忍地扼杀。这不公平！

她紧视着风间日向：“让我见他。我必须见他！”

从她的眼中，风间日向似乎突然读懂了很多自己从未领悟过的感情，那种为了爱可以不顾一切的疯狂与执着，是他自己一直弃如敝屣的，或者说，是他能够感受，却从不敢去追随的。没有试过勇敢地去爱一次，但是旁观千寻雪樱和风间夜的感情，除了震撼之外，那心底酸涩涩，又微带慨叹的，也许就是感动吧。

在自己三十年的生命当中，此刻突然有种从未经历过的警醒，似是有谁在内心深处不断地提醒他，要去抓住那些原本应该属于他的一切幸福。冲动的热潮一下子向他袭来，但他又不免踌躇，这世上总有些事是做出后

就已无法挽回 ,若自己现在再去争取 ,是否还能来得及？

风间夜还在轻睡。风拂过脸颊的感觉很清凉，便如儿时第一次感受的一样。闭上眼，依然可以看到樱花在黑夜中轻旋的样子，很美，又很凄凉。不知道母亲自杀前的一刻有没有对生的眷恋？那种极度的心灰意冷是他所不能领悟的。若有一线的机会，他都不会选择死亡，活着，无论是爱人还是被人爱，都是一种幸福。

风声很轻，和着他的呼吸，起起伏伏，不知道冬天的风是否还能这样轻柔而温暖，在寒冷的北风中，他是否还能继续坚守这分对生的热情与渴望？还是把自己最后的希望也冻僵在寒风里了？

于是他又忽然自嘲地一笑。最近的他似乎除了胡思乱想之外，已经不曾去真正地做过什么了。放走了最爱的人，寂寞地等待死亡，他真的是在热爱自己的生活吗？还是在扼杀自己的生活？

有些倦怠，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他应该做些什么呢？

忽然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微闭的双眸再次睁开，眼前除了樱花之外，蓦然多了一个比樱花更加艳丽的人，用一种近乎责备的目光深沉地凝视着他。

他眨眨眼，确认自己看到的不是幻境后，轻轻然说了一声：“总是能在樱花前见到你。”

她走近，声音僵硬而古板：“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骂你一声混蛋！”

他的神情惊愕，笑着问：“是吗？为什么？”

她似笑非笑：“因为你从未真正地爱过我！”

为她的话，他不觉再次惊诧，却保持自己一贯如风般的优雅，笑而不答。

她逼近一步，狠狠地说：“你以为你抛下我，一个人静静地等死就是最美丽、最神圣的事了？你以为你就可以因此走得无牵无挂了？你自私到不管也不顾别人的感受，只为了自己心情的宁静与释怀，宁可让别人为你去承受痛苦……风间夜，这就是你对爱的伟大证明吗？”

他轻恻着颤抖，喉咙哽咽，幽幽地长叹出声：“樱子——”

她突然奔向他，全无顾忌地扑进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用尽力气大声地喊出：“活下去！你说过，要和我一起活下去！”她的眼泪簌簌而落，声音依然清晰而坚定，“我要活着的你来爱我！我要能触摸到你！听到你的心跳！听到你的声音！我们的微笑，我们的眼泪，我们的爱，只有活下去，才能完整地拥有它们！我不想只在回忆中幻想你的一切，我希望能一生一世都这样拥抱着你啊！”

风间夜再次闭上眼，抱着她的手臂抖得厉害，没办法回答她，只有一滴热泪滚落到她的脸上。与她的泪融在一起，仿佛彼此的生命都已融合。

沉默了近半个世纪似的，他终于哑哑地开口：“曾经以为爱人和被人爱是件很幸福的事，直到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竟不能去回馈对方的爱时才不禁从心底透出近乎绝望的寒冷。我不会说‘要你一辈子都将属于我’这种海誓山盟，因为我没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去拥抱你，守护你。不离不弃，生死相随的意境虽然很美，但对你却绝非公平。如果我的放弃真的伤害到了你，请原谅我，因为我真的是在用生命去爱你。”

她却尖锐地阻断他：“你若放弃我就等于放弃了爱，你说过，如果我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不配被人爱。那么放弃了爱人的你，是否也放弃了被爱的权利？你又何谈是在用生命来爱我？”她的眼睛再次黯然，“在我的人生中，几乎从未曾拥有，只有不断地失去，是你让我感受到在这个世上还有一分被人爱的美好。若上天真的注定要让我们永远地分离，这分美好也必会永驻我心。因为——我的生命已经给你，你的生命也已给我，在我们灵魂相融的一刻，便得到了永生。这是你告诉我的，不是吗？”

他悠悠地笑了，往事一幕幕想起，共同经历的一切何曾忘记？还有那风与樱的传说，其实早已为他们的感情作了最好的注解。

“樱子，我们真的可以永恒地相爱吗？”他轻轻地问。

她回答：“除了爱，没有永恒的生命，即使失去了生

命，只要我们的爱还在，便得到了永恒。也许有一天我无法再拥抱你，但我们所给与对方的爱是谁也不能夺去的。你不用担心我会因你的死亡而憔悴神伤，只要真心爱过一次，便已无悔！”

风间夜的脸缓缓仰起，所有的泪都已隐在眼底。

从这一刻起，他们不再需要眼泪，也更不需要悲伤。只要爱过，便会无悔。只要爱过，便无须心伤。即使失去了生命，还能拥有对方的爱，为爱而活，不正是他们长久以来最渴望的梦想吗？

谁管它来生如何呢？今生，今生已爱过，这便足够了……够了……

## 10

一辆轮椅静静地停在千寻夏子的墓碑前。轮椅上的人冷漠地看着墓碑上的刻字：千寻夏子。古怪的姓氏，与那个美丽的名字毫不相称，令他看得刺目，终有一天，他要将这墓碑上的名字改过来。藤真，只有藤真这个名字才能还以她本来的清纯与高雅。

她应该是被男人紧紧藏在羽翼下，细心呵护的女人，而不应该躺在这冰冷的坟墓中，让枯草、泥土，让一群庸俗低级的死人环绕在左右。

他皱着眉对身边的人吩咐：“御苑的墓地是否已经买好了？”

“是的。”

“那就尽快迁移吧，多让她留在这里一刻，都是对她的亵渎。”为她精心营造一个美丽的家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只是这些年为了不引人注目而忍耐下来，现在，似乎他已无需再去小心翼翼地刻意隐藏什么了。

那个破坏了夏子人生的男人，此刻就躺在不远处的一块坟墓中。即使死了，也无法和妻子同穴。因为他不配！而那个流着那男人血液的女孩子，如今也已十倍百倍化气尝到了他曾经历过的痛苦。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对自己开始质疑，又被爱侣抛弃，她会怎样呢？会伤心而死吧？会选择怎样的死法呢？跳河？上吊？还是饮弹？服毒？

他真的很想大笑出来，他这个体贴的养父演得虽然不算成功，但勉强还能打个及格。毕竟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再怎样的情感都无须伪装下去了。

十几年不曾沾酒，或许今天应该开瓶香槟庆祝一番。坐回自己的车子，他随手拿过一份报纸来看。

车子在向前行进，路过新宿的和泉小学时他禁不住多看了几眼。

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是那里的一名学生，因为那时的他矮小而怯懦，毫不起眼，而且那时他的父母尚未离婚，他随父亲姓久保。只是一个永远躲在角落里偷窥外面世界的小孩子而已。那时候最大的愉悦，就是看到从阳光中走来的夏子——那样的美丽而夺目，深刻地烙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也无法忘怀。于是他偷偷在她经常走

过的廊柱上刻下了“永远爱夏子”的誓言。那么热烈地期盼她能看见，但她一次次擦肩而过，始终未曾发现。或许是从那时起，两人就已注定今生无缘。

但是他不会甘心，一路跟随着她上了中学，大学，直到大学才为她所知。但那时她却有了一个很要好的男友：千寻英明。他实在是不甘心，他爱了她这么久，爱得如此深沉而狂热，究竟哪点输给了那个男人？但他的表白已晚，夏子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那个男人。

他得不到的东西一定要亲手毁掉！他制造了千寻英明的醉酒坠海，自作聪明地以为夏子会回到他的怀抱中来。但夏子却早已看穿一切，悲愤地指责他是凶手，拒绝再与他来往，甚至搬家企图逃开他无休止的纠缠。

他怨，他恨，他为她付出了这么多，究竟她又为他做过什么？最后……悲剧发生了，夏子永远地离开了他，以死亡回应他所之于她的爱。一切都该结束了。他今生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爱上了一个名叫藤真夏子的女人。爱得痴狂，无怨无悔。

即将离开墓地的时候，他看到的千寻雪樱，与夏子有着惊人相似的容貌，但那张稚嫩的脸上却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苍凉与孤独，甚至在眼中带着强烈的绝望。被那小小的身形震动，他几乎枯竭的心忽然又沸腾起来，死人无法回应他的报复，但是活着的人可以。

于是，千寻雪樱从那时起被注定了命运的走向。

千寻雪樱很聪明，从很小的时候就对他充满了戒备

和敌意，想用温情打动她很难。也好，这也本不是他的强项，不过风间夜的出现的的确令他十分欣喜：一个温和优雅的男人，就像当年的千寻英明一样，如磁石般吸引住了千寻雪樱。她们母女还真是像，连选择配偶的眼光都是一模一样。他们按照他既定的路线走下去，不顾他的“阻拦”誓要查出真相，结果，他们查出来了；结果，他们分手了；结果，只剩下千寻雪樱一个人憔悴得要死，孤独得发狂。

多么美丽的故事，因为残忍而美丽，因为冷酷而动人。他实在是兴奋，看着这一幕戏在眼前慢慢地拉开，落幕，心情就如饮尽了一杯“血红的维纳斯”那样意乱情迷。

夏子，你不会再孤独了，这个世界中所有肮脏的生命都已清除，只有我可以永远地陪伴你了。

车子停下，他从车内出来，坐回自己的轮椅，却惊讶地发现这并不是在他的别墅前。身边的随从不知从何时起全变成了陌生的面孔，一切都是那样的危险而诡异。

“你们是谁？”尽管深陷于危险之中，他仍然要保持自己的风度。

对方没有回答，只是将他推进屋子，又将门紧锁。

屋内，正有人在等他。

对视上那张俊雅的脸和那双深幽的眼睛，他却倒抽

一口冷气，从心底透出寒意。

“伊藤先生，真高兴能再见到您。”对方愉悦的微笑似乎发自心底。

他努力平静自己的心情，冷冷地问：“风间家费这么大的周折把我弄到这里，是要绑票吗？”

对方可亲的笑容如夏夜的微风，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只是想请您说明一些事实。”

他的寒眸依旧：“关于夏子的死吗？我想我上次已经说得够多了。”

风间夜笑笑，从身边取过一个厚厚的纸袋，递了过来，谦和地说：“或许您可以先看看这里面的东西，再作回答。”

伊藤打开了那个纸袋，里面只有三件东西：一封看上去很平常的信，一个发旧的日记本和一张过时的死亡报告。但只是这三样，也足以让他变色。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从哪里搞到的？”

风间夜含笑作出回答：“那封信自然是从深田先生的家里找到，日记本是筱原秀作的母亲无偿地送给我，而这张病历来自前不久的一场火灾。”

“是你们六神会放的火？”他禁不住咬牙切齿。

风间夜还是轻笑不断：“没有那场火灾，我们怎么会知道您的贵重物品都放在了哪里？您做事虽然利索，却不够干净。这些证据您早就该统统毁掉，而不应留到现在。”他很随意地又将那个纸袋取回，一点点细说它们的

由来和整个故事的始末，如诉旁白，“从您一开始将报复的起源点选择在和泉小学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您自作聪明地让我们去找千寻女士的死亡原因，却也让我们去寻找了她的过去。那份充满恨意的委托函好像来自地狱，只有被情伤过的人才会下这样的指示，自然而然让我们联想起去寻找那些曾经围绕在千寻夏子身边的所有男人。有她爱过的，也有爱过她的。您曾是她的同学、朋友，绝不可能离开我们追查的视线，虽然您以一个伟大的高姿态现身仍不能让我消除对您的怀疑。”

“为什么？”伊藤冷冷地凝视着他。

“因为您眼中那深切的恨意是无论如何也隐藏不住的。您太过急于表露您对千寻女士的崇拜和热爱，和对千寻雪樱的关心与呵护，您‘好心’地一再地阻止我们去调查事件的真相，是很对，但是太热情了，反倒弄巧成拙，好像是在刻意提醒我们什么。您拙劣而肤浅的个人表演是您整个复仇计划中最大的败笔。而且您也太过放心自己组织的电脑系统，被人侵入调出资料犹不自知，您杀深田光和筱原秀作的理由牵强而不够充分，只有引得我们继续深查下去。”风间夜拿出那封信和日记本，信手翻着，“深田光和筱原秀作早就看出您是个危险的人物，只是因为力量悬殊而不敢和您正面对抗，所以只有各自隐居起来以逃避您可能进行的追杀。他们的书信和日记都已真实而清楚地记录下他们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但您终究还是没有放过他们。他们的死亡虽然令他们永

远封住了口，却又一次证明您正在企图掩盖某件事实真相的目的。”

伊藤大左已完全冷静下来，好像在冷眼旁观风间夜的解说，如同一个置身事外的陌生人。

而风间夜也只是一径地如侦探般朗朗而谈：“千寻女士的死亡检验报告，完全不重要的一个东西，您却把她珍藏起来，只用一个‘爱’字来形容您的心情是不够的。这里一定隐藏着什么您不想让外人知的东西。直到我拿到它的那一天，我才豁然明白了所谓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伊藤接口，虽然强作镇定，但额角的青筋已经突突直跳，面色赤红。

风间夜的笑在唇边冷凝，那种阴郁的讽刺和憎恶毫不掩饰地显露于他的表情之中：“您如此处心积虑地想要毁掉千寻雪樱的生活，甚至不惜编造一个天大的谎言来欺骗她脆弱的心灵。”他一摇手中的那份尸检，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千寻夏子是身中两枪而死。其中一枪打中了她的左腿，却并不致命，真正夺去她生命的，是那穿心而过的子弹！

“这打中她左腿的那一枪才是樱子在游戏时无意中开的，而那另一枪，”他的黑眸如冰般寒冷：“是您开的吧？”

伊藤大左沉默着，却忽然笑了：“聪明的年轻人，你是怎么猜到的？”

风间夜沉着地回答：“以樱子当时的年纪身高，想一枪击中母亲的心脏是件很难的事，如果是凑巧，几率也是微乎其微，更何况如果她开完第一枪发现母亲中弹的变故，绝不可能再开第二枪去打母亲的腿，若旁边有人开枪，也不可能在前一枪已经致命的情下去补那毫无意义的后一枪。所以，那第一枪才有可能是樱子打的，而后一枪，是凶手趁乱补上的。”他俯下身，直视着身前人的眼睛，“我说得对吗，伊藤先生？”

两人四目相视，几乎都能望进彼此的心底。迷雾重重的日子一直压抑在四周许久，是该拨开阴云的时候了。

“不错，那一枪是我打的。”伊藤大左空洞的声音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既然她活着时心已不在我的身边，我只有选择让她死。死后的她，才能完完全全地被我拥有。”

“这就是你爱人的方式？”风间夜的眼中尽是冷冷的鄙视。对于这种已经疯狂的人，他无话可说，更无需再说什么。

从他的身后，自高高的沙发中盈盈站起一人，转过身，幽幽地看着伊藤大左。说不出那眼中究竟是恨意还是怜悯。

伊藤全身一震，在很久以前，在夏子的眼中也曾见过这样的眼神，令他颤抖的眼神：“想杀我报仇吗？”他的额头还在突突直跳，暴露了他惶恐的内心。

千寻雪樱只是站在他面前，深深地看着他，不发一

语。然后，她解下了自己随身佩带的手枪、银链等所有的武器，放在桌旁。

深刻地低语，没有任何激动：“您所给我的，如今我已全部归还，您所欠我的，这十多年的养育即算抵消。我什么都不想深究，只请求您，把我的人生还给我！”

他已是一个残废，不只废在身体，还包括心灵。她不想以一个近乎死亡的灵魂去祭奠母亲与父亲的英灵。只想离开他，回到她原有的生命轨迹，把握自己往后的人生。毕竟，真正需要她的人就在她身边。而她真正需要的人，已经拥有。

回眸对视着风间夜明亮而温柔的眼睛，两个人都轻轻地笑了。没再多说一句话，携起手一起走出了这间阴暗的屋子。

外面是阳光明媚，有生命的气息相随左右，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生活。

即将上车的一刹那，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枪声，真切而惨烈的声音代表着一个孤独的灵魂已经死去。在那个世界中，不知道他是否能得到他从未有过的温暖与宁静。

## 尾 声

“我常常在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樱花，会不会有我们的故事？”千寻雪樱靠在风间夜的怀中，两人坐在樱花树下，沉静而温柔。

风间夜抬头看了一眼从天而落的花瓣，淡笑地应：“应该会有吧，只不过那也许不是一个与樱花有关的故事了。但我庆幸这世上有樱花，庆幸你我的相遇，庆幸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彼此。”

“有一个问题。”千寻雪樱转过身子，贴紧他的脸，以手指去逗弄他优美的脸型，声音如魔幻般的低语，“为什么以前你从不吻我？”

他淡淡一笑：“因为那时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资格。”

“现在呢？”她呢喃着问，却没有听到回答，只被一个浓烈的吻封住了双唇，吻得缱绻而多情，比夏日的阳光还要滚烫灼热，似乎可以点燃她的整个身心。

良久，两人才好不容易分开，尽管已不是第一次拥吻，她还是有些羞涩，下意识地逃避他专注的眼神，用手轻轻抚过小腹：“不知道会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的手也轻柔地放在那里，好像可以感受到那里正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生命在坚强地律动。没想到他会把自己生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孩子的身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生命逝去的忧郁逐渐被期待另一个生命到来的喜悦而替代。无论这个孩子的出世是否能拉住他步入死亡的脚步，他已能安心地微笑着去迎接死亡。

一个生命死去，必有一个新的生命接替。而爱的故事亦因生命的繁衍而得以延续。

凝望着他焕发着光彩的脸庞，她忽然悠悠想起那段

深藏于记忆中，曾困扰成心结的寄语，那其实是母亲生前倾注了她自己全部的爱意对她诉说的一段叮咛，如今再想起时，已没有了当初的惶恐和逃避，只有深深的感悟和安慰——

“要珍爱你的生命啊，不管到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都不要放弃自己生存的希望，要勇敢地面对，即使生命之火将熄，也要像樱花一样，以最美丽的容颜面对死亡……”

在死亡面前，她和他都已无所畏惧。珍爱自己的生命，也是在珍爱别人对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关怀。看那樱花翩翩，馨香无数，便似他们的笑，将永驻心田。

若此刻你也有一个深爱的人，请拥紧他（她），别放手，在樱花开遍的春天里，和着晚风，也许你们可以听到一首在黑夜中轻轻流动着的情歌，那就是夜樱之歌，只有心中有爱，才能听到，只要心中有爱，就一定能听到！

人如樱花，命如樱花，樱花如歌，樱情永存！